

拉祜族簡介

拉祜族居住在雲南省境內，據 1982 年資料有三十萬四千一百七十四人，但據 2010 年中共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拉祜族人口為四十八萬五千九百六十六人，其中男性為 247667 人，女性為 238299 人，二十八年人口增長加了十八萬一千多人，增長率在 50% 以上。拉祜族主要居住在瀾滄江流域的思茅、臨滄兩地區，其次，散居在孟連、耿馬、雙江縣以及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等地。

拉祜族多數山居可說是真正的高山族，而且是一個富有傳奇色彩的民族，按拉祜語來解釋，「拉」是老虎，「祜」是烤熟虎肉的意思。相傳拉祜族先人屬於古羌人系統，過著傍水宿林、游牧採集生活，大約在西元紀元前從川藏高原不斷遷徙，至距今一、二百年前定居於現在分布的地區。在漫長坎坷流動、遷徙過程中，披荆斬棘，獵殺過無數非常凶暴的猛虎，人們為慶賀狩獵和遷徙的勝利，每每圍坐以火熏烤獵來的虎肉，一面吃肉，一面歌舞，久而久之，一個飽含褒義的族稱「拉祜」一詞充滿傳奇色彩。

拉祜古語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彝語語支，在拉祜語中，有關動物的詞匯與傈僳語、彝語基本相同，這表明拉祜族、傈僳族、彝族在歷史上有著密切的關係，又因拉祜族長期與漢人、傣族綿密往來，所以許多拉祜人都能兼通漢語與傣語。

上個世紀初，有些外國傳教士到雲南一帶傳教，曾用拉丁字母拼寫拉祜語，形成了拉祜文，但這種文字只在少數宗教上層人士中使用，中共建政後，另行創制了拉祜文。

拉祜人相信萬物有靈，崇拜多神，後來又信泰大乘佛教，近代以來由於外國傳教士的到來，也有信奉天主教與基督教的，不過信徒不多。傳統上拉祜人普遍信奉火神「厄霞」，傳說中「厄霞」創造了宇宙和人類，主宰萬物是執掌人們禍福吉凶的大神。清初，大理名僧楊德淵及其門弟子到拉祜人居住地弘揚大乘佛法，同時，漢文佛教經典、曆法也傳入拉祜地區。但在拉祜族內仍然有「募拔」（巫師），「募拔」通曉本族歷史、傳說、經典、祝詞、祭祀儀軌等，負責主持婚喪、疾病、出行、生育、占卜凶吉等事務。

拉祜族實行小家庭制，由父母子女組成家庭，父親為家長，重大事情丈夫要與妻子商量辦理，家庭裡男女都要擔家務及勞務。男女都有財產繼承權。拉祜族社會基本上是一夫一妻制，青年男女享有戀愛和結婚的自由。拉祜人很重視喪葬，傳統是火葬，近代以來也有採行土葬。

目 錄

放下大族思維圓一個少數民族的中國夢	楊克誠	1
從「301 暴恐事件」到中國的民族夢	楊開煌	15
詳介《龍在雪域》兼駁夏格巴《藏區政治史》之謬論	孟 鴻	25
書評：Matthew W. Mosca 著《從邊疆政策到外交政策： 印度問題與清代中國地緣政治的轉變》	蔡偉傑	43
滿文名字塞思黑考辨	張華克	57
畫鷹話鷹(海東青拾遺)	粘龍音	101
「如何圓一個少數民族的中國夢」學術研討會紀要	林遙鵬	105
少數民族美食簡介（十四）—赫哲族食品「他勒卡」	華 華	119
稿 約		123

●本協會辦公室已於 2014 年五月一日起遷至台北市松
高路九號 29 樓（信義誠品書店大樓）

●本協會秘書長劉學銚近著《唐代以來的邊疆策略》
業已由台北致知學術出版社出版 (TEL:2331-8262) 。

本書計收錄《論清代邊政之得失》等六篇論文。本書書名雖以「邊政」為主，但內容卻不以「邊政」為限，而是兼及中國邊疆特定地區的史地變遷、風土民情、經貿發展、宗教文化、詩詞歌賦等，內容深入淺出，對於前人鮮少述及者多所引介闡釋，值得關注此一議題者細細品味。

放下大族思維圓一個少數民族的中國夢

楊克誠
中國邊政協會理事長

壹、前言

今年是甲午戰爭後的兩個甲子，也是七七抗戰後七十七年，這是每一個中國人難以忘懷的年份，中國邊政協會有幸邀請兩岸研究少數民族學術的學者齊聚一堂，探討如何「圓一個少數民族的中國夢」，這就顯得既有前瞻性的需要，也具有歷史意義。「中國」在人類史上，曾有過輝煌的歲月，在世界文明史上，也作出巨大的貢獻，然近二百多年來，卻是苦難頻頻，中國各民族也受盡災難，所幸最近三十年來，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都在奮發圖強，尤其是中國大陸從世界最大工廠，轉化為世界最大市場，目前已是舉世第二大經濟體，據媒體報導 2013 年大陸進、出口貿易總額已超越美國，高居世界第一，此時談中國夢自有其時代意義。但中國是由多民族共同建構而成，中國夢也應該由少數民族共同參與共同享有才有意義。本文擬就以下幾個面向來談如何「圓一個少數民族的中國夢」。

貳、各民族共構國史

翻開我國歷史看，自三皇五帝而夏商周、秦、兩漢、三國、兩晉、諸胡列國、南北朝、隋唐、西夏、遼、金、兩宋、乃至元、明、清，都各有其國號，都未以「中國」為其國號，但又無不以「中國」自居，從而可知「中國」是一個形而上的詞彙，其文化、歷史、地理和民族的涵意，遠遠超過政治成份，這是一個歷史事實。

自秦統一天下(西元前 221 年)，至清宣統宣布退位(西元 1911 年)，前後共計 2133 年，在此期間，曾經命王稱帝，建元立號者，有五、六十人

之多，如以其創建者的民族屬性來說，胡族¹與漢族²可以說平分秋色，現在且將自秦以來曾創建政權或王朝者³的民族屬性，約略可分為以下四種：

- 一、漢人：創建政權或王朝者，如秦、兩漢、蜀漢、曹魏、孫吳、兩晉、南朝、宋、齊、梁、陳、西涼、後梁、後周、前蜀、吳越、後蜀、閩、南唐、兩宋、明，以上共計二十四人。
 - 二、胡族：創建政權或王朝者，如成漢(氐族李特)、漢趙(匈奴劉淵，其建國號時稱為(漢)，劉耀篡位後，改國號為趙，一般史書稱之為前趙，但以稱漢趙較為適合)、代(鮮卑族，拓跋什翼犍)、後趙(羯族石勒)、前秦(氐族苻健)、前燕(鮮卑慕容儁)、後秦(羌族姚萇)、後燕(鮮卑慕容垂)、西燕(鮮卑慕容泓)、西秦(鮮卑乞伏國仁)、後涼(氐族呂光)、南涼(鮮卑禿髮烏孤)、北涼(瀘水胡沮渠蒙遜)、南燕(鮮卑慕容德)、夏(匈奴赫連勃勃)、北魏(鮮卑拓跋珪)、北周(鮮卑宇文毓)、西夏(黨項羌李元昊)、遼(契丹耶律阿保機)、金(女真完顏阿骨打)、元(蒙古博爾濟錦·忽必烈)、清(女真或滿族愛新覺羅·努爾哈赤)，以上共有二十三人。
 - 三、漢化胡族：創建政權或王朝者，其族源為胡族，但來華時日已久已經漢化，如後唐(突厥李存勗)、後晉(中亞可能為羯族的石敬瑭)，後漢(突厥劉知遠)、北漢(突厥劉旻)，以上共有五人。
 - 四、胡化的漢人：創建政權或王朝者，其族源雖可能或自稱漢人，但其思維模式或行事風格都帶有胡風，如諸胡列國時代的冉魏(冉閔)、北燕(馮跋)、北齊(高洋)、隋(楊堅)、唐(李淵)、以上共有五人。
- 以上四組，如把(一)、(三)類歸為一組，共有二十九人；把(二)、(四)類歸為一組，共有二十八人，兩者幾無差異，但是同在中國大地建立政

¹ 由於歷史上少數民族支系繁多，難以一一列舉，況且向來中原都以不雅之字稱四周少數民族，但「胡」字則不帶任何歧視之意，此字係西漢初期匈奴狐鹿姑單于致書漢廷時稱：「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因此，本文以「胡族」泛稱非漢人之邊疆少數民族。

² 漢人或漢族，最初係由華夏、東夷、百越、荆吳四大族系混融而成，其後不斷吸納四周各民族，其內涵也不斷增加。

³ 此處所謂政權，係指未留下正史的政權，如諸胡列國，西夏等，反之，凡有正史傳世者，則稱之為王朝。

權的柔然汗國(曾建有帝號、年號)，突厥汗國、高車汗國、高昌、吐蕃、吐谷渾、大理國、回紇汗國……等，尙未包括在內，如果將這些胡族所建立政權加計在內，則曾經命王稱帝建元立號者，胡族比漢族還要多，這是史實，無需避諱更無法否認。我們且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這些胡族所建立政權或王朝累積統治年代比漢人所建立政權或王朝累積統治年代要長的多⁴，不僅如此，再看自秦至清，所有政權或王朝，其國祚超過二百年者，計有西漢(西元前 206-西元 8 年)、唐(西元 618-907 年)、遼(西元 916-1125 年)、明(西元 1368-1644 年)、清(西元 1616-1911 年，1643 年以前為後金)，這五個王朝西漢和與明為漢人所建，遼與清為胡人所建，而唐代介於胡漢之間，李淵一族是胡族或漢人至今仍有爭議，「但以女系母統言之，唐代創業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為獨孤氏，太宗之母為竇氏，即紇豆陵氏，高宗之母為長孫氏，皆是胡種。故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統，雜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不待闡述。」⁵胡、漢民族同在我國歷史長河中留下光輝的篇章，這不是歷史的偶然，而是歷史的必然，因此，我們可以說一部中國史，是由古往今來胡、漢各民族共同建構而成。

參、胡族君王常以中國自居

胡族在中國大地建立漢、魏式政權，始於西晉季世，匈奴族劉淵(元海)，於西元 304 年(晉惠帝司馬衷永安元年)，建立政權，定國號為「漢」，且看他在發表「建國宣言」時，他說：

「善！當為崇岡峻阜，何能為培塿乎，夫帝王豈有常哉，
大禹出於西戎，文王出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漢有天
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
衡於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
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人望。」⁶

⁴ 詳細數字請見劉學銚《北亞游牧民族雙軌政制》，台北南天書局，1999 年，頁 39-43。

⁵ 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年，頁 193，按該書係與《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合輯，頁 183，等於頁 1。

⁶ 《晉書、劉元海記載》，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

可見匈奴劉淵自以西漢劉邦、東漢劉秀及蜀漢劉備傳人自居，且定國號爲「漢」，可見他並未自外於中國。再看繼「漢趙」建國的羯族石勒，據史傳所載，石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之中，常令儒生爲其誦讀《春秋》、《史》、《漢》諸傳以聽之⁷，近人呂思勉曾稱石勒「在五胡之中，石勒確可稱之爲一人物，……而於中國情形，頗能曉解也。」⁸前秦氐族苻堅不但以中國自居，更以統一中國爲其一生奮鬥目標，西元 377 年，前秦苻堅建元十三年，前秦太史奏稱：

「有星見於外國之分，當有聖人之輔，中國得之者昌。」⁹

可見苻堅已經把前秦看成就是中國，這裡說的「聖人」，是指西域高僧鳩摩羅什，苻堅於其建元十九年初（西元 383 年），派大將氐族呂光率大軍伐西域，並囑呂光說：

「朕聞西國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善闡陰陽，爲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之大寶，若剋龜茲，即馳驛送什。」¹⁰

而苻堅一生奮鬥目的在於統一中國，中國未能統一，他甚至食不下嚥，他對此曾說：

「吾統承大業垂二十載，芟夷逋穢，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嘗不臨食輟餉。」¹¹

可見苻堅完全以中國正統自居，而且志在統一中國，只是苻堅未考慮到其所統軍隊以鮮卑族、羌族等少數民族爲主，氐族精銳多隨呂光出征西域，以致肥水一戰而敗，鮮卑少數民族立即率眾叛離，前秦由是土崩瓦解。肥水戰後，北方又陷入分裂情勢，鮮卑拓跋部趁機崛起建立北魏王朝，漸次統一北方，形成與南方的東晉、宋、齊、梁對峙之局，史稱南北朝。北魏傳到孝文帝時，遷都洛陽，採行全面華化政策，洛陽呈現一片榮

⁷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台北中華書局，1974 年，頁三正面。

⁸ 呂恩勉《兩晉南北朝史》，台北開明書局，1974 年，上冊頁 60。

⁹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頁十背面。

¹⁰ 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頁 50。

¹¹ 《晉書·苻堅載記》下。

景，所薈萃中華文明，是南朝所不及的，之後曾有南朝人陳慶之到洛陽，親眼目睹洛陽繁華景氣，曾感慨地說：

「自晉、宋以來（宋指南朝劉宋），號洛陽為荒土，謂長江以北，盡是夷狄。昨至洛陽，始知衣冠士族，並在中原，禮儀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識，口不能傳，所謂帝京翼翼，四方之則，始知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¹²

可見北魏自孝文帝之後，已經承襲了中華文化的正統，之後南北朝結束，隋、唐是一個長時期的統一局面，同時，諸胡列國時代的匈奴、羯、鮮卑等胡族之名，不再出現於史籍之上，並不是這些民族滅絕殆盡，而是與中原之人混融成為隋、唐時的新漢人，如大詩人元稹是鮮卑族裔，劉禹錫是匈奴族裔，而白居易更可能是西域中亞西胡後裔，唯其唐人是眾多民族混融而成，為中國民族注入新血脈，等於注入新活力，所以大唐文化顯得格外璀璨炫麗，從而可見少數民族對中國文化做出巨大貢獻。唐末在今日東北松遼平原，有一支東胡系民族契丹興起，建立大遼王朝，擁有今日北部中國，聲威遠播於西域，遼朝係胡族所建立第一個王朝享祚超過二百年，遼朝稱北宋為南朝，自澶淵之盟後，北宋每年向遼朝致贈白銀二十萬兩、綢緞二十萬疋，漢文文獻稱之為「歲幣」，但說直白些就是北宋向遼朝進貢，遼朝諸帝仍然自認與中華無異，《松漠紀聞》有如下一段記載：

13

「大遼道宗（耶律洪基）朝，有漢人講《論語》至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道宗曰：『北極之下為中國，此豈其耶？』至夷狄之有君，疾讀不敢講，則又曰：『上世獯鬻猃狁，蕩無

¹² 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台北華正書局，1980年，頁119，經查此版本係范祥雍所校注。

¹³ 《松漠紀聞》為宋洪皓所撰，洪皓於南宋高宗趙構建炎三年（1129），出使女真金，被拘留十五年始歸，期間多據傳聞載錄金朝政事，於南宋高宗紹興年間（1131-1162年），由其長子洪适編刊，有正續二編；乾道（為南宋孝宗趙昚年號1165-1173年），其子，洪遵又增補所遺十一事，以洪皓所居留之冷山為唐松漠都督府，故題其書為《松漠紀聞》。另葉隆禮《契丹國志》也有此段文字，台北廣文書局，1968年，頁87。又《論語·八佾》有：「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禮法，故謂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何嫌之有？』卒令講之。」

可見遼道宗耶律洪基，雖然是契丹族，但自認「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也不自外於中國。西元 1125 年興起於白山黑水之肅慎系女真部崛起，建立金王朝，於是攻滅遼朝，並擄獲遼末帝耶律延禧，未幾又攻滅北宋活捉徽、欽二帝，統有遼國之故地，其為胡族王朝自不待言，但在金人看來，自己就是中國的主體¹⁴，而金世宗完顏雍（1161-1189 年在位）更曾稱：

「我國家拙遼、宋主，據天下之正。」¹⁵

從而可見，女真完顏氏所建立的金，雖然是胡族王朝，但確自認是「據天下之正」的中國。之後興起於漠北東胡系蒙古族博爾濟錦.鐵木真，統一各部蒙古後，於 1189 年稱蒙古可汗，稍後攻滅克烈部與乃蠻部於 1206 年統一漠北，稱成吉思可汗，從此向四面八方擴張，鐵騎所至幾乎無堅不摧，及其孫忽必烈在中國本部建立王朝，取《易經》「大哉乾元」建國號為元，當然是胡族王朝，而且是第一個全國性胡族王朝，疆域之廣袤，堪稱空前，其所創行中書省制簡稱行省制沿用至今，就我國政治制度史而言，誠屬一大創建，元朝一舉修《宋史》、《遼史》、《金史》對歷史也算有所交代。至今吾人稱孔子為「大成至聖先師」，蓋歷代該累封孔子為『至聖文宣王』，至元代加「大成」二字於其上，當時詔詞略曰：

「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百王，師表萬世者也。」¹⁶

也可見元朝也未排斥中國傳統儒家文化。因此，我們可以這樣說：在我國歷史長河中，胡、漢各民族共同建構了中國，也都認為自己是中國的

¹⁴ 申有良《中國北方民族及其政權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330。

¹⁵ 《金史·禮志一》，「紺」此處作貶斥，廢退解，通「紺」。

¹⁶ 葉子奇《草木子》，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卷之三下，頁 60。按葉子奇係元末明初人，書中所述多為葉氏親自見聞，頗有參考價值，此書明正德時曾刻印，清時收入《四庫全書》。

一份子，中國是屬於國內各民族所共有的，不是某一個民族所獨有。

參、國力衰弱，外力分化，邊疆發生問題

清代民族或治邊政策向稱完整，歷來論歷代治邊政策者，對清代治邊政策每多讚譽之，但如深入探討清代邊政得失，須從三個角度看，始能分辨其得失，茲分別析論如下：

一、從愛新覺羅一系看

清朝是由女真族愛新覺羅.努爾哈赤一系所創建，努爾哈赤近乎赤手空拳，端賴其縱橫捭闔結合女真各部，進而以和親方式與蒙古科爾沁部結為同盟，形成滿蒙一家，更親上戰場，冒刀槍鋒鏑之險，建立政權，自是希望愛新覺羅一系能永享政權，此乃家天下時代之正常思維，不足為病，但對蒙古以其曾經君臨天下，如不予以「馴化」勢必威脅愛新覺羅政權，在這種既聯合蒙古又要馴化蒙古，遂研擬出各項馴化蒙古的治邊政策，如：聯姻、封爵、實施蒙旗制度、嚴禁蒙漢交往等¹⁷，以此等措施，使蒙古民族完全屈服清朝，有清兩百多年，蒙古幾無叛亂行為，就愛新覺羅一系而言，其治蒙政策無疑是成功的。

二、就滿州一族而言

努爾哈赤率滿州（女真族）建立清王朝，論功行賞，滿州人享有許多特權，如滿州貴族可以任意「圈地」，每一滿州人每年可領一定額度之銀兩等，其實這種特權雖討好滿州人，但實際上是銷磨滿州民族進取心，及至遜清季世，許多八旗子弟頹廢情況與入關之初驍勇善戰之八旗雄師形成強烈對比，可知「優遇」措施，絕對不是好的民族政策，建立大清王朝之滿族，深知自己人數既少，又不是中國主體民族，既不願意與漢人混融形成國族，反而堅持站在漢人的對立面，許多措施如雍髮令、博學鴻詞科、文字獄等作為，不僅要在有形方面要征服漢人，更要將漢人的思維也要加以征服或籠絡；同時透過聯姻企圖將滿蒙結合成一體，但實際作為上，只是馴化、弱化蒙古，使之依附滿州、支持滿州，意圖與主體民族漢人對

¹⁷ 有關清代治邊政策得失的三個面向，可參考劉學銚《論清代邊政之得失》，該文已輯入《唐代以來之邊政》一書，即將由台北思行文化傳播公司出版。

抗，以維護滿州一族之既得利益，入關之初，此種意識尚不明顯，如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 年）之前，主管少數民族事務之理藩院（清季改為理藩部）尚有漢人擔任較高職務，如院判、知事、副使等，之後二百一十一年理藩院（部）竟無一個漢人，派駐各邊疆地區之大臣、都統、將軍、參贊大臣等，也幾乎全無漢人，¹⁸越往後此種排漢情況越嚴重，無怪今日有學者批評乾隆具有狹隘的民族立場，¹⁹不過如就滿州一族而言，清代治邊政策仍稱成功。

三、就中國歷史傳承看

在中國歷史長河中，從沒有千秋萬世的政權，試看自秦至清二千多年中，無論政權或王朝，享祚超過兩百年者，只有西漢、唐、遼、明及清朝五個，因此，每一個政權或王朝，都只是歷史長河中的一點或一節，其功過端視其所作所為對後世的影響，唐代立國後對境內各民族一視同仁，少數民族在朝廷任文官、武將者，不計其數，而且匈奴、羯、鮮卑……乃至中亞粟特人都融入唐人之中，形成內容多元的新中國人，也唯其如此，唐朝文化瑰麗璀璨，在人類文明史上寫下光輝耀眼的一頁；反觀滿族所建立的清朝，實行民族隔離政策，使各民族間壁壘森嚴，此種情況如外無強國覬覦分化，內則中央尚具相當實力與威望，邊疆地區或邊疆各少數民族尚能相安無事，但是清廷自嘉慶之後，內則國力日隳邊政不修，外則西方列強頻頻叩關，謀我日亟，1840 年鴉片戰爭之後，清廷對外連續敗戰，邊臣疆吏能力操守均有可議之處，對清廷已失尊敬之心，而東、西方帝國主義，對我外蒙古、東北、內蒙、新疆、西藏等邊疆民族進行蠱惑分化，誘使其脫離中國，由於有清一代民族政策，（也即所謂治邊政策），是採行排除民族融合的民族隔離措施，以致無法建立國族認同感，在外力誘煽之下，頓然萌生脫離中國之言行，因此，論清代民族政策，如從中國歷史傳承看，是極為失敗的。

¹⁸ 關於派駐各邊疆的區大員，如駐庫倫辦事大臣、駐藏辦事大臣、伊犁將軍、烏里雅蘇將軍、綏遠城統等全無漢人，詳情可參看章伯鋒《清代各地將軍都統大臣等年表 1796-1911》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

¹⁹ 劉浦江《從“遼史國語解”到“欽定遼史國語解”-契丹語資料的源流》一文，該文輯入《歐亞學刊》第四期，2004 年，頁 150。

清朝之民族政策，既然只為愛新覺羅一系和滿州一族的利益著眼，當清帝宣佈退位時，英、俄極力蠱惑，操控外蒙古宣布獨立，不旋踵西藏步其後塵，更於 1913 年雙方簽訂類如兒戲的《蒙藏條約》，雙方互相承認彼此的「獨立」，²⁰之後外蒙古雖然經中、俄、蒙三方會議後，改為自治，甚至撤銷自治，然而僅如曇花一現，白俄軍隊恩琴進入外蒙，從此外蒙就是多事之秋，終至正式脫離中國，西藏也在外力操作下，與中央若即若離，至今仍未停息，而新疆也因中央既無合理之民族政策，更在新疆地區放任軍閥橫徵暴斂，若干野心份子遂在外力煽動下，發生所謂「三區革命」，更進而演變成東突運動，²¹此種動亂至今未歇，從以上所敘邊疆地區的動亂情勢看，遠因固然肇端於有清一代民族隔離政策，近因則是兩岸政府之民族政策尚有不足之處，至少在執行方面有不少可議之處，以及外力的蠱惑分化，都是造成今日邊疆問題根本所在，因此，若要弭平邊疆問題必須從根本處著手。

肆、尊重少數民族，落實民族平等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由眾多民族所建構而成，中原與邊疆唇齒相依，榮辱與共，邊疆與內地猶如皮之與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曾在大陸擔任過甘肅省主席、八戰區副司令長官、東南行政長官公署副長官，來台出任國防部長，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郭寄崎將軍曾對內地與邊疆關係提出：「內地無邊疆無以屏障，邊疆無內地無以繁榮」說法，這與大陸所提「兩個離不開」可說有異曲同工之妙，邊疆與內地，或少數民族與漢人既有如此密不可分的關係，但是毋庸諱言的，近百年來彼此相處並非十分融洽，民族齟齬也經常發生，遠者不論，以 2011 年 3 月至 2012 年 11 月在藏族聚居地區曾發生近百起喇嘛自焚事件，²²雖然 2012 年 12 月新華社報導稱：

²⁰ 有關《蒙藏條約》，詳情可參看王光祈《西藏外交文件》，另劉學銚《中英有關西藏之條約》，蒙藏委員會 1988 年，頁 47-51。

²¹ 有關「三區革命」、「東突運動」，請參看張大軍《新疆伊犁事變與偽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成立及其潰滅》一文，文載《新疆研究》，中國邊疆歷史語文學會出版，1964 年，頁 3010-354。另潘志平、王鳴野、石嵐《東突的歷史與現況》及馬大正、許建英《東突厥斯坦國迷夢的幻滅》二書均有較詳敘述，前者係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年出版，後者為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年出版。

²² 關於藏人自焚事件，見台北《蘋果日報》2012 年 11 月 10 日，B10 版。

「四川警方近日偵破一起宣稱是『煽動、教唆、脅迫、自焚殺人案』逮捕兩名男子，他們供稱自 2009 年以來接受『達賴喇嘛集團指令』先後煽動、教唆八名藏人自焚，造成三人死亡」；²³海外西藏流亡組織循例否認有教唆自焚之事，不過奇怪的是，自從大陸提出指控之後，藏區自焚事件就不再發生了，至於新疆強部分，姑以 2013 年而言，就有多起動亂，茲以表列方式呈現下：²⁴

時間	事件
12 月	新疆喀什民警抓捕嫌犯時遭暴徒襲擊，14 名暴徒被擊斃
11 月	9 名暴徒襲擊巴楚色力布亞鎮派出所被擊斃
10 月	東突份子吉普車撞北京天安門金水橋，致 5 死 38 傷
6 月	新疆鄯善恐襲事件，致 24 警民遇害
4 月	新疆巴楚發生暴力恐襲事件，15 人遇害 6 暴徒被斃
3 月	新疆庫爾勒市發生持刀殺人案，致 4 死 8 傷

在上列事件之後，2013 年 12 月 30 日新疆喀什莎車縣又發生一起暴力事件，結果遭警方擊斃八人，逮捕一人²⁵，可見新疆地區民族問題仍有很大的改進空間，再如以漢人均絕對多數的內蒙古自治區而言，2011 年 5 月、7 月分別傳出民眾千人上街示威抗議，²⁶可見內蒙也存在有民族問題，到底是民族政策不夠周延，或者是執行面沒有落實？抑或兩者兼而有之？按民族問題既單純又極其敏感，當國家力量強大，又無外力介入時，縱然民族間有所齟齬，都只是個別事件，不會被渲染為民族衝突；否則任何個別事件都會被擴大為民族衝突，如 2009 年 7 月 5 日，新疆烏魯木齊動亂事件，其導火線為同年 6 月 25 日廣東省韶關市旭日玩具廠，為響應

²³ 2012 年 12 月 10 日，台北《蘋果日報》A15 版。

²⁴ 2013 年 12 月 17 日，台北《旺報》A8 版，有關新疆 2013 年動亂，詳情可見參看金兆鴻《今年以來新疆動亂》一文，文載《中國邊政》季刊 195 期，中國邊政協會 2013 年 9 月。

²⁵ 2013 年 12 月 31 日，台北《蘋果日報》A23 版。

²⁶ 2011 年，台北《蘋果日報》A19 版。2011 年 7 月 1 日，台北《自由時報》A24 版。

大陸照顧少數民族政策，從新疆招聘六百多名維族員工，維族員工上班後，就一直傳出維族員工強姦或性騷擾女漢族員工的耳語，6月25日晚間，女工黃翠玲誤入新疆籍員工宿舍內，被幾名員工挑逗戲弄，引爆大規模群毆事件，結果有兩名維族工人被毆致死，玩具廠漢族員工認為廠方長期坐視維族員工為所欲為；維族員則認為廣東在善後調查時偏袒漢人²⁷，於是種下7月5日新疆烏魯木齊大規模動亂事件，事實上廣東韶關旭日玩具廠維、漢工人羣毆事件，是偶發的個別事件，設若在工廠內如能對之前性騷擾事件迅速作合適處理，後續的群毆事件，就不會發生；廣東工廠以漢人思維模式處理維吾爾族穆斯林事件，是完全不合轍的，廣東韶關以客家人居多，有很強的地域宗族意識，而天下穆斯林又都非常「齊心」的，韶關這家玩具有廠有一萬多個工人，其中來自新疆維族工人就有800多人，都是經由新疆疏附縣勞動局招募來的，這麼大的一個工廠，竟然沒有注意到不同民族族群的問題，漢人一向不懂得尊重穆斯林的飲食禁忌，平時就會累積許多不愉快，據北京三略管理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孫志強稱：「南方人比北方人更不了解新疆回民（按應為維族之誤），很多人不知道維民不吃豬肉，生活上不予尊重，很容易起衝突，有人煽風點火，馬上就打群架，不巧韶關的客家人多，有很強的宗族意識，有事也是全族動員，以致兩幫人大打出手。維民認為被欺負了，人少勢弱，只好回老家抗議出氣，（按老家指新疆），暴打街民（尤其針對漢族），就這樣發生了事件，起因單純，外部勢力一旦介入，立即變成民族宗教之爭，夾有濃厚的分裂意識，問題變得複雜難解。」²⁸孫氏之說，頗有見地。宗教信仰是極其感性的，只能予以尊重，儘管漢人實質上沒有民族歧視，自先秦以來對民族的區隔，是以文化而非血統或膚色，因此才有所謂：「夷狄入於華夏，則華夏之；華夏入於夷狄，則夷狄之。」的說法，但是卻在形式上，也即口頭上文字上，不尊重邊疆少數民族，如對少數民族的稱謂，常加上不雅的偏旁，如「虫」、「牛」、「豸」……等。多少具有大族意識形態，而且歷來所謂「正史，」幾乎都是由漢人執筆，在用字遣詞上較少給予少數民族應有的尊重，對促進民族團結毫無助益，如果國內各民族不能

²⁷ 2009年，台北《中國時報》A15版。

²⁸ 2009年7月7日，台北《中國時報》A15版。按孫志強係研究穆斯林之民間學者。

團結，凝聚國族意識，則必然會被外人所分化，近兩百多年中國就是處於這種情況，如想避免這種情況繼續存在，漢人必須放下大族思維，從實質到形式都要落實民族平等，這個平等不是只出現在口頭上、法律的條文裏，而是要落實到政治、教育、經濟、宗教……各個層面，使邊疆各少數民族真正感受到已經與漢人立於平等地位，也是構成中國的一份子，才會覺得中國富庶，等於自己富庶，也唯有如此，才會樂意為中國的富強而努力奮鬥。

伍、全民各族同心攜手，圓一個美好的中國夢

自秦統一天下以來，在這兩千多年裏，曾經命王稱帝建立政權或王朝者，有五、六十個之多，平均享祚不過四、五十年，因此可以說是動亂的時候多，安定的時候少，但近半個世紀來，海峽兩岸都是安定的，兩岸的中國人都是豐衣足食，在國史長河裏，稱得上是一個盛世，但是一百多年來飽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分化、裂解的威脅，並未完全解除，海內外所有中國各民族都要提高警覺，不要被眼前的榮景給迷惑了，要知道中國在人類歷史上，曾有過輝煌燦爛的歲月，這是中國人的夢，目前距離這個夢還有漫長的路，而且圓這個夢的路途上，還佈滿了荆棘，西方人唯恐中國壯大，提出所謂「上帝之鞭」、「黃禍」到當前的「中國威脅」，用以防堵中國人想圓一個和平壯大的夢，因此，中國想圓一個歷史上曾經有過和平的，圓融的中國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要圓一個中國夢，就邊疆少數民族而言，除了上文提到要放下大族思維，尊重少數，真正落實民族平等，只有在這個前提之下，以企業經營思維，來鎔鑄各民族建構國族意識，所謂企業化經營思維，就是以全國各民族所擁有的資源（包含土地、地上、地下、人才……等），在國家總資源所占的百分比，則其在國家的政治、教育、經濟乃至各項建設上，也應享有同樣的比例，如同在一個企業體，各股東依據其投資股份的多寡，分享適當比例的利潤，設能如此，各股東必然會為己身所參與的企業體努力奉獻，因為企業體與股東的利益是一致的，如是各邊疆少數民族與國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國族意識由是自然形成，只有凝聚成國族意識後，外力始無分化著力點，此時談中國夢，才有落實的可能。中國境內各民族都是極為

優秀的，也都曾在歷史上寫下璀璨的篇章，今天中國文化，也是歷史上所有各民族文化所薈萃而成的，別的不說，即使在全人類使用最久，如今仍在使用，預期未來也仍將繼續使用，獨特的表意文字方塊式的漢字，其中就有一千多個字是鮮卑族拓跋氏北魏時期所創制，²⁹可見中國文化有濃厚邊疆少數民族元素，誠然二十一世紀兩岸四地的中國人，以及遍佈世界各地的華僑，無論在經濟上，知識上都可以說是「盛況空前」，但毋庸諱言，在新疆、西藏、內蒙古、雲貴高原、青海乃至台灣原住民的聚集地區，在經濟，文化建設上，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我們必須讓這些邊疆少數民族聚居地區與內地同步發展，共臻榮景，如是才可能攜手同心實現中國夢。

然而何謂中國夢，縱然各有不同的詮釋，但總以民富國強為前提，以目前趨勢來看，兩岸四地中國人的財富逐年增加，是可以預期的，國強則需要各民族的合作，尤其蒙古、新疆、西藏等邊境地區，地下資源極為豐富，二十一世紀強國的條件端賴地下資源，如內蒙古的稀土、新疆石油、天然氣、黃金等都有極大的蘊藏量及產量，如何使這些地下資源既能繁榮地方，又能為國家所用，邊疆少數民族的合作，則成為必要的前提，要能作到取之於地方用之於地方，自然民富國強，如此要圓一個中國夢，應該是水到渠成，從中國歷史傳統看，中國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一旦民富國強應該要宣稱對外絕對不擴張，採取睦鄰外交；對內務必貫徹各民族一律平等，堅定推行民主、自由、均富措施，設能如此，相信邊疆各少數民族也樂於共同來圓這一個中國夢。

²⁹ 《魏書·世祖本紀》：「始光二年（西元 425 年）三月初造新字千餘，詔曰『昔在帝軒，……今創文字，世所用者，頒下遠近，永為楷式。』」，歷來有頗多學者考定認為其所創制之千餘字係鮮卑字，但都缺乏論證，千餘年來，也未見所謂「鮮卑字」出土，況且《魏書》「鮮卑石室」所刊刻之頌詞，仍為漢字，因此，劉學銚考定北魏所創制之千餘字，仍為漢字，詳見劉氏所撰《鮮卑族可曾創制文字》一文，該文輯入劉氏所著《少數民族史新論-平心靜氣看新疆、西藏事件》一書，台北南天書局，2011 年，頁 371-383。

按該文係依據劉氏著《鮮卑史論》一書改寫，此書係台北南天書局，1994 年出版。

邊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牛奶靠人擠出來，莊稼靠人種出來（維吾爾族）

馬、牧人的翅膀（柯爾克孜族）

管不好牛犢，喝不上酸奶（哈薩克族）

騎馬需要韁，捕魚需要釣竿（蒙古族）

善事可做，惡事莫爲（壯族）

山不轉路轉，影不歪人歪（景頗族）

惡鳥不能當黃鸝，惡狼不能當家狗（壯族）

寒冬不凍勤勞人，五荒六月吃糯團（瑤族）

一家之計在於和，一生之計在於勤（壯族）

錢財不會生仔，汗水泡看全碗（哈尼族）

人懶雜草壯，人勤莊稼子（彝族）

要想長久富，不怕吃大苦（壯族）

如果沒有才德，位高只是羞恥（藏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從「301 暴恐事件」到中國的民族夢

楊開煌
銘傳大學教授兼兩岸研究中心主任

一、中國的民族夢的反省：

「中國夢」的提出就是希望中國人能夠透過新一波全面深化改革的歷程，來完成和實現全中國的現代化，一個現代化的中國必然是統一、和諧、團結的中國，「統一」直指兩岸關係的「中國夢」；「和諧」直指中國大陸自身的制度運作、政、經、社會關係的「中國夢」；而「團結」直指中國境內的各民族關係的「中國夢」，在中國人所作的現代化之夢裡面，必然包括了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的現代化，這裡包括了中國（主要指漢民族為主）的民族夢，民族（主要指非漢族的中國人）的中國夢，以及民族（中國境內各民族）的民族夢的自主統一，相向而行，則「中國夢」的實踐過程和結果，才能是集體主義現代化選擇，可以與西方國家的個人主義的現代化道路進行對話。

目前在中共的政策中，比較最常見的是：中國（主要指漢民族為主）的民族夢，主體民族代替也代表了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無一例外，必須跟上國家現代化的腳步，所以中共從 1999 年正式提出西部大開發政策，所有的政策、財政都朝西方地區傾斜，而且特別對西藏、新疆民族、宗教比較複雜的地區，以及西部地區中比較艱困、貧困的縣、鄉還採取了對口扶貧的辦法，幫助其現代化；在實踐的方式上，也不斷調整、改進，例如從硬體援建而軟體教育、文化，從醫院建設而醫師支援，從提供經費到發放到人，從協助開發到專營獨賣，從築巢引鳳到勞務輸出，可以說現階段中外的現代化的可行之策，可以借鏡的作法、政策幾乎都做了，當然從整體的效果和成績來看，政策效果並不差，西部地區的經濟成長，人均所得，市鎮面貌，交通狀況，教育水準，文娛生活無一不是成績亮麗，但是深入去看，這些變化基本是依賴投資，而在地的經濟並不能自我循環，不斷成

長，是一種與當地民族消費脫節的經濟發展，民族的現代化意識並不普遍，因此過分快速的現代化，反而帶來普遍的失望、傍徨和焦慮，所以出現有些少數民族人士領到現金就拿去贈獻，拿去買醉，而生活依然貧窮，生存仍舊無著；或者某些少數民族個人取得專買，分到店面，出租外人，坐收租金，不事生產，近年在藏區興起草蟲生意，那曲地區藏民分得放牧土地之後，卻雇人濫挖草蟲，發家致富，竭澤而漁，不再放牧，立足於這些基礎之上，中共中央號召的「中國夢」對於已經處於現代化的半途上，的少數民族和少數民族中的個人其意義為何？他們可以在中國的國家前題下，有自己的「民族夢」嗎？如果有他們的民族夢與中國夢的關係為何？他們也想有自己的民族復興嗎？他們的民族復興與中華民族的復興關係又為何？本文的目的不在於回答以上的回答，我們認為在每個少數民族及少數民族的個人，一定有自己的「夢」，關鍵是除了經濟的支援之外，我們還可以做什麼，使得真正理性的少數民族的民族夢，得以成就。終能匯集到「中國夢」之中，則「中國夢」才能成就全國人，成就中國人的復興。

當前的所作所為成就、成績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代價之大也有目共睹的，在各別的民族地區維穩和發展的成本之高和現代化的成就是很難平衡的；維穩不等於真和諧，發展只能靠輸血，其結果民族地區的現代化表現為邊陲對中心的依賴，對民族而言形成越一種越依賴越失落的焦慮，換言之，過份強勢的中國的民族夢，壓制了民族的中國夢和民族的民族夢的發展，為少數民族地區的不穩提供了主要的環境和土壤。

二、民族暴力事件的教訓：

前述的少數民族地區高速現代化，在有成就之餘，也帶來有些少數民族人民們焦慮、不安和迷失，部份少數民族人民就被激進思想洗腦、催眠，從而參與暴力，反抗變遷，今（2014）年3月1日在雲南省昆明市火車站發生了極令人震驚們嚴重暴力恐怖案件，當晚9時20分許，8名身著統一着裝的暴徒蒙面持刀在昆明火車站廣場、售票廳等處砍殺無辜民眾，此一暴力恐怖事件共造成29名民眾遇難，130多人受傷。隨后官方認定，這是一起由新疆民族分裂勢力一手策劃組織的嚴重暴力恐怖事

件。¹

事實上，在新疆地區 2013 年新疆發生多起暴力恐怖襲擊事件，其中比較嚴重的事件，如下：

新疆 3·7 庫爾勒暴力恐怖襲擊事件導致 4 人遇害。

4·23 新疆喀什色力布亞鎮暴力恐怖襲擊事件導致 15 人遇害。

6 月 26 日，新疆鄯善縣魯克沁鎮發生暴力恐怖襲擊事件，24 人遇害，其中維吾爾族 16 人。同月 28 日，新疆和田又發生暴力恐怖襲擊和持械聚集鬧事事件。

10 月 28 日，3 名嫌疑人駕車在天安門製造了 5 人死亡、40 人受傷的襲擊事件，經過公安機關調查，這起事件被定性為“一起經過嚴密策劃，有組織、有預謀的暴力恐怖襲擊案件”。

據《人民公安報》報導：去（2013）年全國 31 的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共有 298 名人民警察因公犧牲，其中新疆最多，自治區和生產建設兵團 0 人犧牲，其中多數是在處置暴力恐怖襲擊事件中殉職。²

今（2014）年開春恐怖襲擊更是有增無減：

天山網訊，1 月 24 日 18 時 40 分許，阿克蘇地區新和縣城一美容美髮店和一菜市場發生爆炸，致 1 人死亡，2 人受傷。公安機關迅速出警處置，抓獲 3 名嫌疑人員。在圍堵一可疑車輛時，該車發生自爆，車上 2 人死亡。³

之後，公安機關在處置新和縣 1 月 24 日發生的暴恐案件過程中，遭到暴徒投擲爆燃裝置襲擊，擊斃暴徒 6 名，抓獲 5 名，6 名暴徒在實施犯罪時發生自爆死亡。一名公安民警受輕傷，群眾無傷亡，繳獲一批爆燃裝

¹ 「新疆分裂勢力製造暴恐案」2014 年 04 月 06 日，2014 年 3 月 02 日下載，《僑報》，<http://dailynews.sina.com/bg/news/usa/uspolitics/chinapress/20140302/02375507793.html>。

² 「2013 年全國各省 4 區市 298 名公安民警因公犧牲 名單公佈」2014 年 04 月 06 日，2014 年 1 月 1 日下載，《觀察者》，http://www.guancha.cn/society/2014_01_01_196775.shtml。

³ 「新疆阿克蘇新和縣車輛自爆 爆炸案致 3 死 2 傷 3 名嫌疑人被抓」2014 年 04 月 06 日，2014 年 1 月 24 日下載，《觀察者》，http://www.guancha.cn/local/2014_01_24_202159.shtml。

置和作案工具。⁴

《環球時報》透露，1月30日（除夕），新疆庫爾勒發生過一起針對公安巡邏車的襲擊事件，此事件暫時還沒有其它細節資訊。暴恐分子開始更加頻繁地自製爆炸裝置，有的爆炸裝置中會加入鋼鐵碎塊以加大殺傷力。⁵

天山網訊，2月14日16時許，阿克蘇地區烏什縣發生一起襲警案件。犯罪嫌疑人駕駛車輛，攜帶爆燃裝置，手持砍刀，襲擊公安巡邏車輛，致2名群眾和名民警受傷，5輛執勤車損毀。公安民警在處置過程中，擊斃8人，抓獲1人。3名犯罪嫌疑人在實施犯罪時發生自爆死亡。⁶

從以上來看，今年的情況似乎比去年未見好轉，而且上述的暴力恐怖行為又表現了若干的特點：由新疆地區逐漸外擴、由以公權力為對象轉而以平民百姓為對象，同時發生的頻率有增加的趨勢。當然暴力恐怖份子絕不代表少數民族，頻發的暴力恐怖行動也不等於否定中共的民族政策。

然而當我們要討論「中國夢」時，我們不能不注意到上述的暴力恐怖事件，對我們實踐個人的「中國夢」時候的局限性，例如新疆是否成為中國境內的各族人民去實踐「中國夢」的理想之地，特別是在昆明發生的「301嚴重暴力恐怖案件」，它在心理層面讓中國境內的各族人民都面臨到人身安全的挑戰，則「中國夢」的實踐似乎又增加了不確定性。他們的人數不多，行徑更不為當代社會所接受，但是其負面影響卻不容小視。如果我們只是簡單地以暴易暴，則恐怕是抱薪救火，讓民族議題進入惡性循環之中，特別是針對「301嚴重暴力恐怖案件」，如何以多面的方法、手段處理類似負面事件，使之有利於中國的發展，有利於民族的團結，在當前的情勢之下，顯得尤其重要。

⁴ 「新疆新和縣暴恐案最新消息：警方擊斃6名暴徒」2014年04月06日，2014年1月25日下載，《觀察者》，http://www.guancha.cn/politics/2014_01_25_202263.shtml。

⁵ 董佳寧 編，「新疆庫爾勒大年三十曾發生恐襲事件」2014年04月07日，2014年2月15日下載，《觀察者》，http://www.guancha.cn/FaZhi/2014_02_15_206151.shtml。

⁶ 新偉 編，「新疆暴力恐怖事件最新消息：烏什縣擊斃8人抓獲1人另有3人自爆」2014年04月07日，2014年2月14日下載，《觀察者》，http://www.guancha.cn/local/2014_02_14_206102.shtml。

三、「301 嚴重暴力恐怖案件」後續處理之分析：

對任何一個政府遭遇「301 嚴重暴力恐怖案件」，必然是首先嚴懲「暴恐分子」，這是法治社會應有之義，不做處理不足以穩定人士，保障社會，所以鎮壓暴徒，逮補各數激進份子，與之同時，全力慰問無辜遇難者之家屬，搶救無辜傷患，這些都是任何負責任的政府很正常的，必要的反應。

其次此外北京也必然加大援疆力度，積極南疆的開發，今年下半年還會召開全國援疆大會，採取更多具體措施，大力支援加速新疆的發展，這是北京長期推動的政策，不會因為一、兩件意外的事件而輕易修改，俞正聲在 26 日至 30 日赴新疆喀什、阿克蘇、烏魯木齊等地考察時，還是強調：「牢牢把握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這個著眼點和著力點，高舉各民族大團結旗幟，切實把加快經濟發展和改善民生統一於長治久安的總目標之中，推動新疆和兵團各項工作邁上新臺階。⁷」但是，更重要的是和此次事件的後續處理中，若干不同的作為：例如在文宣媒體方面，並沒有如同 2008 年拉薩的「314 事件，或 2009 年烏魯木齊的「7*5」事件一樣，以鋪天蓋地的形式大肆抨擊海外的「東突」、「東伊運」、「世維會」等「維獨」組織的圖謀；其次在對施暴的恐怖份子的定性上，人民日報對這暴徒的定性上，也只說是「暴恐分子」，⁸李克強在全國人大的報告中也「只是強調這是“挑戰人類文明底線的暴恐犯罪”和“暴力恐怖份子”，修正了中共雲南省委書記秦光榮，在 3 月 4 日中共人大會議上向媒體談及昆明暴力襲擊事件，提到涉案的 8 個人原先是想參加“聖戰”。之前，雲南官員曾經表示是“新疆分裂勢力作出的恐怖襲擊”，而修正的原因，就是不指明「暴恐分子」的宗教和族別。雖然這些「暴恐分子」的宗教和族別，其實是十分明確，此種定性的目的代表了中央依法治國的公正性，執法主要以行為對象，不以族群為考慮。

⁷ 顧瑞珍，「俞正聲，把握目標要求 扎實做好工作 確保新疆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2014 年 04 月 08 日，2014 年 4 月 1 日下載，《人民日報》，<http://cpc.people.com.cn/n/2014/0401/c64094-24787858.html>。

⁸ 「新疆分裂勢力製造暴恐案」2014 年 04 月 08 日，2014 年 3 月 02 日下載，《人民日報》，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4-03/02/nw.D110000renmrb_20140302_4-01.htm。

其三大力致力於消除因「301 事件」而產生的族群誤解或刻板印象，俞正聲在全國政協會上，也強調在「昆明 3·01 變亂之後，有些處所把矛頭瞄準了通俗的維族群眾，限定維族群眾的人身自由，搜查住所證件，乃至驅趕相干人員。這些都是違背政策的很是愚笨的做法，正中了暴恐分子的下懷。這種簡樸化、粗暴化的做法，誹謗了民族相關，嚴峻影響了民族團結，給暴恐分子可乘之機，這也說明有些領導幹部的覺悟還達不到群眾的程度。」⁹長期從事統戰工作的朱維群也說「“不能把昆明暴力恐怖事件一般地說成民族宗教問題，更不要把它同特定民族‘掛鉤’。這些恐怖分子無論如何代表不了我們任何一個民族，只能代表那些背叛祖國，也背叛他們自身所在民族的極少數人。」¹⁰張春賢強調「新疆現在是反恐的前沿陣地和主戰場，又是處於暴力恐怖活動活躍期、反分裂鬥爭激烈期、干預治療的“陣痛期”。面對“三期”疊加的形勢，要把著力點、著眼點放在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上，把這作為第一位的任務。“要標本兼治，多管齊下，綜合施策，但根本還在爭取民心，」¹¹3 月 2 日雲南大理公安機關特別為對暫住大理市轄區內的新疆籍人員進行核查乙事，上網道歉，大理警方說「3 月 2 日當地派出所將阿布都帶至派出所核實身份，並對租房主不按規定申報登記暫住人口進行處罰，後房東報警不願再租房給新疆籍人員，派出所通知阿布都限期搬離現住地，在經營中如遇有新疆籍人員及時報告派出所。3 月 5 日大理警方聲明：在 3 月 2 日對流動人員身份核查中，工作方式方法確實欠妥，我們已責成當事民警向阿布都當面道歉；大理警方在此也向當事人及全體網友道歉！並聲稱：目前，阿不都仍在大理古城正常經營生活，大理開放、和諧、包容的傳統文化始終不變。¹²」維

⁹ 朱永新，「俞正聲，驅趕維族人很蠢」2014 年 04 月 08 日，2014 年 3 月 14 日下載，《新京報》，<http://www.touthe.com/news/gn/1394780688305774.html>。

¹⁰ 朱維群「別把昆明暴恐事件同特定民族掛上鉤」2014 年 04 月 09 日，2014 年 3 月 04 日下載，《人民日報》，<http://news.china.com/2014lh/news/11151572/20140304/18371695.html>。

¹¹ 張春賢「反恐根本還在爭取民心 新疆安全歡迎去旅遊」2014 年 04 月 10 日，2014 年 3 月 06 日下載，《中國新聞網》，<http://news.china.com/2014lh/news/11151572/20140306/18378071.html>。

¹² 「雲南大理警方就“要求維族小夥限期搬離”道歉」2014 年 04 月 10 日，2014 年 3 月 05 日下載，《中國新聞網》，<http://news.china.com/focus/km31/11152138/20140305/18374258.html>。

族人士熱漢古麗也注意到此一趨勢，他說：「不久前發生的烏魯木齊持械襲警案，以及湖南長沙街頭砍殺事件，國內媒體在報導犯罪嫌疑人時都有意識地沒有強調其民族身份。這表明我們的媒體工作在變得成熟。」他說「每次涉疆暴恐事件發生後，維吾爾族民眾也都是直接的受害者。新疆百姓出新疆，需要經過更嚴格的安檢，需要特殊個人資訊上報，在打車、入住賓館等方面都面臨一些麻煩。我們知道這樣做也很無奈，保障社會安全是政府的職責，也是民眾的根本利益所在，但現實生活的種種遭遇，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心情，可能會造成漢維之間的隔閡。」他呼籲「製造漢維對立是暴恐分子的一大圖謀。我們不能讓他們得逞，不能讓極少數人的陰暗心理成為漢維關係的毒藥。暴恐分子是全國人民共同的敵人，維吾爾族民眾需要積極主動支援政府的反恐，漢族民眾也應對維吾爾族民眾的感受更多理解，尤其避免生活中給他們一種‘冷暴力’」。¹³ 所謂「冷暴力」，作者是指在現實生活中，不斷遭遇懷疑和敵對的眼光，在網上不斷看到侮辱性的人身攻擊和挑撥性的言論，不論誰都很難始終坦然處之。¹⁴ 我們以為熱漢古麗的說法完全正確，如果大家共同生活在同一個國家之中，但是有一部份人，總感覺到「懷疑和敵對的眼光」，聽到、看到「侮辱性的人身攻擊和挑撥性的言論」，誰都很難始終坦然處之。這代表了中共對宣傳工作中，長期不自覺地漢族沙文主義的宣傳方式，對民族政策的實施造成的傷害。換言之，對任何一位讀過中文的少數民族人民而言，在以往的宣傳中他可能很敏感地感到自己的族群被塑造成迷信、危險、不講規矩的族群，一方面還要我們接受和感謝按你們的樣子和方式來改造自己。當然其結果就會勢得其反，給得越多越不感激。

其四，強調要保護和發展少數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3月5日所作政府工作報告中闡述民族問題時強調，「認真落實中央支援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發展的政策措施。扶持人口較少民族發展，繼續實施興邊富民行動。保護和發展少數民族優秀傳統文化。中華民族大家庭的各族兒女和睦相處、和衷共濟、和諧發展、心心相印，一定會更加幸福安

¹³ 热汉古丽，「应避免“冷暴力”加深民族隔阂」2014年04月11日，2014年3月29日下轉，世界戰略網》，<http://www.worldiiss.com/wstb/2014-03-29/301.html>。

¹⁴ 同上註。热汉古丽，「应避免“冷暴力”加深民族隔阂」。

康、興旺發達。¹⁵」我們梳理一下，近年中共的政府工作報告可以發現，在 2010 年報告中實提出要“重視保護少數民族文化遺產和民族地區生態環境”。但今年的不同在於，不僅僅是保護，而且有發展，當然這是有選擇性的，只針對「優秀的傳統文化」，從正面作理解的話，這是代表中共承認少數民族的文化中，也有「優秀的傳統文化」，我們以為這是漢族在心態上十分重要的調整，以往在中共的文本中，說得比較多的是「繼承民族優秀傳統，吸收外國先進文化」，而在這些說法的背後，事實上，是沒有境內少數民族文化的合理空間，如今李克強的說法，出現微調，自然是令人期待的重要調整。當然接下來的問題就是，何謂少數民族的「優秀的傳統文化」？由誰來認定少數民族的那些「傳統文化」是優秀的？如果在這一部份，不是由中央來主導，不由漢族幹部越俎代庖，而是引導少數民族自己在全球化對話中，在現代化的衝擊下，由少數民族的精英去主導、篩選、調整、傳承，則中華各民族必定可以相互借鑑，和諧發展。

中國的民族夢推動至今最大的挑戰是，只有中國的熱情推動，欠缺民族的自覺努力，因此，當今鼓勵民族的中國夢，以及民族的民族夢的成長和接軌，成為中國的民族夢的群眾路線，應該是調和中國的民族夢，民族的中國夢以及民族的民族夢三者合作而合一的必由之路。

當年鄧小平在 1978 年 6 月 23 日聽取消華大學的整頓計畫之後，他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只派十個八個。我們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大學的水準，一方面派人出去學習，這樣也可以有一個比較，看看我們自己的大學究竟辦得如何。這是五年內快見成效，提高我國水準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搞個計畫，今年至少先派三千人出去，怎麼選派，派到哪裡，要訂好計畫。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¹⁶」如今中共當局亦應以鄧小的推動留學的魄力，不擔心出了國就不回來的勇氣，去鼓勵少數民族青年學子大量出國求學，在全面深入改革中，由國家提撥編列適當的專項經費，供給少數民族精英

¹⁵ 李克強「2014 年政府工作報告」2014 年 04 月 08 日，2014 年 3 月 05 日下載，《大公報》，<http://news.takungpao.com.hk/2014lh/article/2014-03/2324509.html>。

¹⁶ 「紀念鄧小平同志關於擴大派遣出國留學人員重要講話發表 25 周年專題報導（一）」2014 年 04 月 11 日，2014 年 6 月 20 日下載，《神州學人》，http://2003.chisa.edu.cn/newchisa/web/0/2003-06-20/news_842.asp。

開放出國學習、研究、考察的機會，以便更多的少數民族的精英在感性地接觸世界之後，從自己的角度，立足自己民族的立場，篩選、調整、傳承「優秀的傳統文化」，構築民族的現代化之夢。

四、結論：

中國夢的實現不能缺少各民族的共同參與，而參與的方式應該是既有頂層設計，又有群眾路線，上下結合，官民協力，才是真正的民族復興之路，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國大陸進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時代，其改革的思路，正是如此，其實對西部大開發的思路更應如此，以往中國大陸的順口溜說「要致富，先開路」，如今我們處在網路時代，應該說「要改變口袋，先改變腦袋」，腦袋的變化，首先是看見變化，之後是感受變化，才能無懼變化，進而擁抱變化，最終才能掌握變化，實現民族復興。（20140419）

邊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木雕的雄獅，雖兇誰又怕（藏族）

吹得比山還大，做得比羊還小（藏族）

內奸作怪，外敵得逞（白族）

吃家裡的飯，敲廟裡的鼓（傈僳族）

老鼠替貓生崽（毛南族）

外患易治，家賊難防（蒙古族）

積累財產，不如積累知識（烏孜別克族）

知識是燈，不撥不亮（維吾爾族）

羊靠草原，人靠知識（塔吉克族）

武器越擦越亮，道理越辯越明（壯族）

一株榕樹九百條根（侗族）

滿樹的紅果，不是一朝的露水（維吾爾族）

井水不出魚，枯樹不開花（蒙古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詳介《龍在雪域》兼駁夏格巴 《藏區政治史》之謬論

孟 鴻
前清雲科大中亞所教授

全書漢譯本共 655 頁，約有五十一萬餘字，可說是大部頭著作，作者茨仁夏加，1959 年生於西藏拉薩，藏族，其父為一所藏語學校校長（據此書封面裡所載，但據其他資料 1959 年之前拉薩並無所謂藏語學校），但不幸英年早逝，1967 年由其母攜其離開拉薩，前往印度，1973 年赴英國留學，獲英國倫敦亞非學院社會人類學與南亞史學士，2004 年獲藏學博士學位。目前為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國家級講座教授，除本書外，尚著有《雪山下的火焰》，編有《雪獅之歌：現代西藏新創作》、《看見拉薩：英國人眼中的西藏首都》。

譯者謝惟敏，台灣花蓮人，台灣大學史學士，多倫多大學史學碩士，現在英國從事翻譯工作，除譯本書外，另譯有《遮蔽的圖伯特》。本書譯筆相當流暢。（該書於 2011 年台北左岸文化出版）

本書原名為：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cus—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漢譯《龍在雪域》頗為傳神，在卷首附有九幅地圖，在正文之前有《前言》，在《前言》中提到作者撰著此書所用到的史料，作者稱：「第一手史料方面，我使用了不同檔案館裡的藏文與英文材料……」（見頁 16），但是沒有用到中華民國政府的中文檔案或相關人士的文獻，如英國撤離印度後（也是本書敘事的起點），中華民國首任駐印度大使陶希聖，曾撰數篇有關西藏的文章，不知作者是不識中文無法閱讀，或是刻意避免運用，如是前者，應屬可慮，如是後者，則凸顯作者刻意排除中華民國於藏事之外，則是相當不智的作為。《前言》另一部分為「藏文名字與名詞的翻譯」，是相當好而且相當重要，對於許多藏人名字與名詞提供了比對上的方便，彌足珍貴。全書共分十五章，每章之下各有若干小標題，書末附有各章注釋，茲將十五章標題引錄如下：

- 第一章 暴風雨前的寧靜
 - 西藏與其鄰居
 - 驅逐國民黨官員與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
 - 西藏準備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
 - 西藏尋求國際支持
 - 西藏與中共協商
- 第二章 中共入侵
 - 中共籠絡西藏
 - 人民解放軍進攻
 - 中共對西藏強加條件
- 第三章 西藏向聯合國請願以及《十七條協議》
 - 聯合國的問題
 - 聯合國展延西藏案的辯論
 - 西藏與中國的談判
 - 美國步入西藏議題
 - 藏人討論《十七條協議》
- 第四章 懈惶的共存
 - 兩位總理
 - 人民的反對
 - 札什倫布一派
 - 印中貿易協定
 - 達賴喇嘛與毛澤東晤面
 - 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
- 第五章 嫌隙
 - 康與安多的起義
 - 西藏中部地區反對聲浪日高
 - 達賴喇嘛造訪印度
 - 周恩來力勸達賴喇嘛返回西藏
- 第六章 起義
 - 「四水六嶺」的創立

- 美國的秘密支援
- 安撫中共與鎮壓康巴反抗活動
- 第七章 達賴喇嘛遠走印度
- 起義的導火線
- 包圍夏宮
- 最後爭取達賴喇嘛的企圖
- 達賴喇嘛出逃
- 第八章 國際的反應與西藏在聯合國
- 尼赫魯與西藏
- 對西藏的支持
- 聯合國的辯論
- 第九章 改革與鎮壓
- 打倒反動分子
- 班禪仁波切
- 七萬言書
- 第十章 喜馬拉雅之戰
- 帝國的遺緒
- 藏人的抵抗
- 印度與中國交鋒
- 第十一章 西藏向社會主義過渡
- 整肅班禪仁波切
- 西藏自治區域成立
- 第十二章 文化大革命
- 破「四舊」
- 打倒當權派
- 兩大派
- 尼木的叛亂
- 第十三章 來日再革命
- 政治系統的重建
- 林彪事件與新任黨委書記

- 中美大和解
- 批林批孔、聯繫批判達賴、班禪
- 毛之死
- 自由化的第一階段
- 北京—達蘭薩拉對話
- 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
- 第十四章 一條通往新西藏的路
- 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
- 北京對達賴喇嘛的政策轉趨強硬
- 新的黨委書記
- 中印邊界爭議再起
- 西藏議題的國際化
- 西藏戒嚴
- 北京—達賴喇嘛對話破局
- 第十五章 跋語
- 西方的批評
- 區域團結
- 經濟
- 班禪仁波切爭議
- 結論

本書首章敘述 1947 年八月十五日，印度脫離英國，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雖然剛剛擺脫殖民地身份，拋去被剝削、被奴役的角色，可是立即「從英國處繼承了它過去在西藏所取得的政治影響力以及特權」（見頁 23），這裡作者用字遣詞相當技巧，避開了英國如何在西藏獲得「政治影響力以及特權」，不提 1904 年英國以槍炮刺刀血洗拉薩、十三世達賴喇嘛北逃外蒙古，企圖進入俄境尋求俄羅斯保護的往事，或許作者以得到英國獎學金留英的關係，對英帝國的侵略行爲刻意不提，對印度甫脫下被殖民的枷鎖，立刻披上帝國主義的外衣，竟毫譴責之意，或許有一些藏人流亡印度，不敢得罪印度，果而如此，本書在立論之初，已經有了寧願隱瞞史實，也不敢得罪英、印的立場，因此閱讀本書必得從根本處了解作者的

意識形態，否則很容易被作者所誤導。在本章《驅逐國民黨官員與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小節裡，從標題《驅逐國民黨官員》一句，可以看作者刻意抹殺中華民國，此一事件，就是中文史料上所指的「驅漢事件」，而作者概括的「國民黨官員」稱之，按當時被迫離開西藏的漢人有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官員、有拉薩小學教職員、有醫生、有商人，豈可以「國民黨官員」一語稱之，或許只依據英、印方面的資料，其實當時中華民國駐印度大使陶希聖，在事件發生後，曾接待被迫離藏的漢人官員、教職員、醫生及商人，事後並曾就此一「驅漢事件」撰就專文，以《揭開中印間有關西藏的幕》為名，於 1950 年九月二十二日在台北發表（按「驅漢事件」發生於 1949 年七月）刊載於 1950 年十月出版之《自由中國》半月刊第三卷第七期，羅氏在文中提到：「印度雖然痛罵英國帝國主義對印度的侵略，卻是認為英國帝國主義處心積慮之所得，是印度不可分割的遺產。」可惜作者沒有用這一段話，很像印度繼承英國在西藏的政治影響力與特權是理所當然之事，如果後來的西藏流亡政府、達賴喇嘛一再宣稱西藏是一個國家是真的，那豈能容許英國或印度在西藏享有特權。

「驅漢事件」是由原先英國駐拉薩代表理查森（Hugh Richardson）後成為印度駐拉薩首任代表提出（見頁 33），作者稱主要與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連繫的達拉·朋措札西也說「驅漢事件」是理查森所提出，這個達拉·朋措札西，是達賴喇嘛的姐夫，曾於 1966 年五月首次來台，名字譯為塔克拉、彭措札西，曾就讀於南京中央政治學校（今政治大學前身）附設之邊疆班，所以通曉漢語，以之作與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聯絡人員相當合適，而且也是首次見諸文獻的史料，頗為珍貴。在本章《西藏準備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一節中，提到西藏地方政府內部進行改組，設了外交、國防、軍餉與供應三部每位「夏卜拜」（即噶倫）負責一個部門（見頁 36），這三個人分別為魯康瓦（漢人史料多作魯康娃）、索康、旺欽格勒（台北方面作蘇康旺欽格勒，此人於 1970 年曾來台定居，與宇托·札西頓珠出任《噶倫辦事處》主任）及饒噶廈，作者對「夏卜拜」等藏語專有名詞在注釋中作出詳細說明（見頁 560），對讀者提供了莫大的助益，也是本書的一大特色。在《西藏尋求國際支持》一節中，作者參考《英國外交部檔案》提到西藏於 1947 年向印度提出「將先前受英國蠶食

的西藏領土歸還」的要求，作者肯把這一段寫出來，比達賴喇嘛只敢向中國大陸要求所謂「大西藏」，對被英、印侵占原屬西藏的土地，連提也不敢提，可見作者良知未泯。

中共贏得內戰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西藏恪於現實情勢，不得不與中共進行協商，西藏想派夏格巴為西藏代表團團長與中共在香港進行協商，但香港總葛量洪認為夏格巴「聰明又狡滑」（見頁 56）而予拒絕，葛量洪的看法相當正確，夏格巴其人不但狡滑，更善於扭曲史實，篡改史實，其所撰《藏區政治史》就憑空捏造許多似是而非的論調，企圖誤導西方社會進行支持藏獨，若干年輕一代西方尤其美國的所謂藏學家，頗有受其影響者。

次章《中共入侵》，在卷首附有《人民解放軍入侵西藏圖》頗具參考價值，在此章《人民解放軍進攻》一節中，提到達賴喇嘛二哥嘉樂頓珠曾於 1950 年五月曾到台北，於五月二十一日與中華民國蔣介石總統見面，按嘉樂頓珠也曾就讀南京中政治學校附設之邊疆班，當時蔣為中央政校校長，作者根據《英國廣播公司全球每日新聞摘要》，認為嘉樂頓珠來台想透過台北向美國尋求軍事援助（見頁 70 及頁 568，註 41），此事在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及蒙藏委員會均查無此事，但作者引英國廣播公司資料，當係必有此事，可見嘉樂頓珠之來台，必係與情報單位有關，應係出自嘉樂頓珠主動求見（如以政校學生求見老校長，塔克拉·鼓措札西 1966 年五月也以此理由來台），這點極為重要，因為後來達賴喇嘛屢次指責蒙藏委員會從事情報工作，分化海外流亡藏人，其實以蒙藏委員會一丁點之預算（只占總預算萬分之零點捌），根本不可能從事情報工作，況且蒙藏會職員都不具情報工作專長，達賴喇嘛或流亡政府是無的放矢，全無根據。

第三章《西藏向聯合國請以及“十七條協議”》，就西藏向聯合國提出的請願書居然是由「印度駐拉薩代表辛哈先生所寫的」（見頁 84），辛哈之敢於操刀，必然得到印度政府的首肯，這是毫無疑問的，在請願書裡強調，西藏與中國的關係「在過去主要是因為共同信仰而產生的，正確地說，應該是宗教上師與他眾多俗家弟子之間的關係，沒有任何政府意涵。」（見頁 85），這個說法（喇嘛與施主的關係，而非中央與地方的

關係）從此就成為主張西藏不屬於中國的理論，依據夏格巴稍後撰寫的《藏區政治史》也採此說，但始作俑者竟然是印度人辛哈，夏格巴不過是拾人餘唾而已。至於向聯合國情願以及聯合國處理情形書中有頗詳細的敘述，於此不贅。在與中共協議時，起初西藏方面仍然抱持西藏與中共只有「喇嘛與施主」的關係，竟然提出以下五個條件：

1. 西藏一定要享有完整的內政獨立。
2. 中國軍隊不能駐紮在西藏。
3. 西藏軍隊負責國防。
4. 中國的駐拉薩代表其下屬與警衛不能超過一百人。
5. 中國代表一定得是佛教徒。（見頁 99~100）

這五個條件與獨立何異，尤其第 52 頁，縱然是國與國間的外交關係，不能規定所派大使必得是某一種宗教的信徒，其所以提出此項條件，當係自認達賴喇嘛是「佛教」的法王，中共所派代表是佛教徒，在宗教禮俗上，這個代表必得匍匐在達賴喇嘛的座前，這是何其高明的手法，其實喇嘛教並不等於佛教，佛教絕無「雙修」這回事，再進一步說達賴喇嘛只是喇嘛教格魯派的法座（還不是教主），在喇嘛教裡其地位與薩迦派、噶舉派、寧瑪派教主一樣，這雖題外，但對喇嘛教的瞭解，也是不可或缺的。中共豈會被拉薩唬弄，五個條件全不接受，幾經周折，最後簽定了《十七條協議》，作者在書中指出：「在談判的過程中，中國代表不斷地詢問阿沛，他是否得到授權可以簽署協議書。這一點對中國代表來說顯然十分重要，如果阿沛給予否定的答覆，那麼談判無疑就會不歡而散了。於是，阿沛回答他獲授權可以簽字。」（見頁 105），從這一記載來看，在談判過程中，中共方面似乎並沒有使用粗暴的言行脅迫藏方，但夏格巴在其《藏區政治史》中稱「（中共代表）蠻橫地不斷人說話，……最後，按照他們意願寫了一個所謂的《十七條協議》，不管承認或不承認都一槌定音，連西藏代表說話的語氣稍微不合味時，張經武就會拍桌子站起來，憤怒地說盡粗話，而且會議主持人李維漢粗暴的話也越來越多，最後，他們說：『要麼同意這個協議文本，否則無論你們無論明天或後天返回，都不阻擋，直接放行，中央政府只不過給邊境官員發一通電報而已，無別的任何困難，用不著在這裡扯皮了。』」（見《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下冊頁

251) 如果確有這種情形，本書作者應不會漏掉這一段，看來倒是夏格巴在馮空杜撰出這一段話來。至於在協議上蓋章的問題，本書作者稱阿沛之所以不願用他原來的官璽（這裡用「璽」字極不妥適，不知原文如此，抑或譯者誤譯，按「璽」，唯帝王之章始可稱璽），藉此表達他並不贊成（協議），「中國於是建議，他們會負刻新印章，藏人表示同意。」（見頁 105）夏格巴之書又在這件蓋章事上無中生有捏造以下的一段話：

起初，以為是和平、平等地進行商討，是合法的。故昌都基巧帶著外出噶廈的圖章，各位代表也帶著標志各自權力的圖章，但結果全是在非法的、霸道的、武力威脅下強行簽訂協議，因而全體代表說沒有圖章。於是，中國政府就偽造了圖章，令他們蓋上後，把圖章都保存在北京。（見《藏區政治史》漢譯本頁 253）

以上夏格巴這個說法相當矛盾，既指中共以非常的、霸道的、武力威脅下強行簽訂協議，而又能將代表身份、權力的圖章藏匿起來，這中間的矛盾如何統一，試想在霸道、武力威脅下，不要說有相當體積的圖章無法藏匿，恐怕就是一張紙片也都會被搜查出來，何需乎偽造圖章；接著又說在協議簽蓋之後，「把圖章都保存在北京」，果而這些蓋在協議上的圖章都是中共所偽造的，以中共辦事之細膩，豈敢將西貝貨保存在北京，按無論噶廈政府之章、或代表人員的官章，都是陳年舊章，上面必然染浸相當的印泥油脂，果真中共偽造了那些個圖章，都是新章，絕對缺少上只有舊章才有的陳年舊蹟，這是無法作假的，試問中共把這些個西貝貨保存在北京，豈不是明白昭告這些圖章都是偽造的，中共會有這麼愚蠢嗎？我們再從時間順序看，十七條協議完成於 1951 年五月二十三日，果真有偽刻圖章之事，必然在這個時間點之前，而夏格巴的《藏區政治史》是 1967 年首次出版，前後相距十六年，這十六年裡夏格巴何以不說？難道他啞了？再退一步看，在十七條協議的最後，除了蓋章，還要簽字。何以不說簽名也是偽造的？道理很簡單，由於西方人不用圖章，對圖章的新舊毫無辨識能力<當然極少數的漢學家或中國古物鑑識專家除外>，容易哄好騙，這也許就是夏格巴敢於信口雌黃的原因。

美國是見不得別人好的國家，挾其得天獨厚的資源，以及兩次世界大戰，其本土都未受到波及，因此稱強於世界，到處煽風點火製造事端，介

入西藏議題，對美國而言，乃是「順理成章」之事，本書第三章有一節《美國涉入西藏議題》（見頁 107~128），有相當詳細的描述，此處不贅。

第四章《恓惶的共存》，本章共有六節，以第五節《達賴喇嘛與毛澤東晤面》較具可看性（頁 166~168），可惜太過簡略，有些藏人認為達賴喇嘛到那裡（按指北京）去只當區區一名人大委員，與西藏元首的地位並不相襯，然而，達賴喇嘛個人認為，假如拒絕參加全國人大的話，西藏「也許會失去任何自治的機會」（見頁 166），之後達賴喇嘛當選中共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班禪額爾德尼為人大常務委員（書中只稱班禪為仁波切，不知作者是否別有所據，或者只是刻意貶低班禪在喇嘛教格魯派中的地位，蓋在喇嘛教攝化區稱仁波切者，有數百人之多，貶低班禪更所以凸顯達賴的尊貴地位），緊接著成立「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達賴喇嘛為主任委員，班禪額爾德尼與張國華為副主任委員。

第五章《嫌隙》，有四節，重點為中共以武力「解放」西康時（在書中稱為東部西藏），有頗多的康巴（西康藏人稱康巴，青海藏人稱安多）戰士逃往拉藏一帶（書中稱中部西藏），這些康巴失去土地家園財產，自然對中共充滿敵意，到了拉薩地區後散布反中共言論，而中共的唯物思維當然成為無神論者，對喇嘛寺廟的破壞，對喇嘛的迫害，對無神論者而言，都不具罪惡感，但對藏人而言，喇嘛教信仰幾乎成為生命中最重要部分，西藏的歷史，政治、思維……如果去除了喇嘛教，就所餘無幾，在許多康巴渲染之下，拉薩地區的藏人，尤其是喇嘛對中共充滿疑惑，嫌隙由是而起，西康、青海地區，雖然「解放」，但仍經常發生動亂事件（書中稱之為起義，如本章首節標題即為《康與安多的起義》），消息傳到拉薩，更引起藏人的不安，於是反對中共的聲浪日益高漲，本章即以《西藏中部地區反對聲浪日高》為題，以四頁篇幅加以敘述（頁 192~195），西藏地區政府不安的情緒也因之升高。書中（頁 196）提到一個屬於藏地方政府設立於 1954 年的機構「德冬措巴」漢譯為「西藏社會福利委員會」，由達賴喇嘛二哥嘉樂頓珠及一位喇嘛堪穹洛桑堅贊共同擔任主任委員，在印度噶倫堡設了一個貿易辦事處，由夏格巴擔任辦事處秘書，無論西藏的福利委員會或其下的噶倫堡貿易辦事處，從一開始就有政治的企圖

心，試圖從噶倫堡來領導西藏反抗中共的運動（見頁 196），起初印度總理尼赫魯表面上裝模作樣的表示不要引起中共的抗議，並向中共保證在印藏人不准從事政治活動，但骨子裡卻是放任縱容，據印度情報局主任穆里克說，尼赫魯告訴他「別理中國的抗議」，也不必注意藏人在噶倫堡的活動（見頁 197），可見印度自始就是支持西藏政治活動的幕後黑手，要說沒有外國勢力介入藏獨活動，看來連白癡都不會相信。

1956 年十月，印度透過錫金邀請達賴喇嘛及班禪額爾德尼（書中僅稱仁波切）前往印度參加佛陀兩千五百歲誕辰慶典（事實上兩年前，也即 1954 年就開始邀請，見頁 196~198），如所周知，印度幾乎已沒有佛教信仰，何以有興趣舉辦佛陀誕生 2500 年慶典，縱然要紀念佛陀誕辰，也不必提前兩年就開始邀約，一個紀念活動，何需乎籌備兩年，其中是否有特定的政治含意，留下了相當的想像空間。中共當然不希望達賴喇嘛去，但最後還是讓達賴喇嘛與班禪額爾德尼前往印度參加「盛典」，不過達賴喇嘛最後還是回到拉薩（見頁 199~212）。

第六章《起義》，是指 1959 年三月十日拉薩動亂部分，中外各書多有詳細的敘述，其所以有這次動亂，與大量攜械逃到拉薩地區的康巴密不可分，康巴人入藏後組織了「四水六嶺」的社團，成為反中共的武裝團體，所謂四水六嶺，作者在注釋中作了詳細的解說，作者稱四水六嶺藏語作「曲希崗楚」，四條河流是：一、薩爾溫江（在中國境內稱怒江，按作者係流亡藏人，一如西藏流亡宣稱西藏不屬中國，故始有「中國境內」一詞）。二、長江、三湄公河（中國境內稱瀾滄江）、黃河。六座山嶺是：一、色莫崗、二、繡波崗、三、木雅熱崗、四、擦瓦崗、五、芒康崗、六、瑪札崗。作者對「四水六嶺」作了詳細具體的介說，以解一般人但聞「四水六嶺」之名，莫知其詳的惑，這也是本書可貴處之一。當拉薩動亂發生後，美國暗中參與其事，本章特《美國的秘密支援》為名，作了一節的敘述（見頁 221~233），以整整十二頁的篇幅細說美國如何在動亂前後介入西藏事務，如何接運（透過達賴喇嘛大哥圖登諾布）年輕康巴前往美國某地接受訓練，這個某地據作者稱是太平洋塞班島美軍基地（見頁 224）、圖登諾布（達賴喇嘛的大哥，此間譯作土登諾爾布，達賴被認定後，他也被認定為轉世活佛，曾為某一大喇嘛寺廟的主持，令人奇怪的，

他們一家「出產」活佛）於昌都「解放」後，到拉薩，全力鼓吹反共，後被美國情報單位認為是「奇貨」而予以接去美國，有否施以情報訓練及加入美國情報單位，則不得而知，不過他後來落腳美國印第安大學教授藏語文，美國情報單位更空投武器支援康巴，不過書中頁 233 稱 1958 年七月美國中情局首次空投武器到西藏，但在頁 238 又說 1958 年二月底，美國中情局曾第二次空投武器給康巴，在時序上有矛盾，但美之介入西藏動亂則是無可抵賴的事實。

第七章《達賴喇嘛遠走印度》，下分四節，這裡要特別注意的是：1959 年三月十日拉薩動亂的導火線是中共解放軍邀請達賴喇嘛到軍方司令部禮堂看表演，而拉薩群眾（大部分是康巴）反對達賴喇嘛到軍方司令部，由是引起動亂，這是一般文獻所載，夏格巴之《藏區政治史》也作如是說，但本書則還原事實真象，指看表演一事的源由是：「藏曆十二月二十九日（1959 年二月七日），尊勝寺的僧人在布達拉宮舉行了宗教舞蹈儀式，……中央駐西藏代理代表譚冠三、西藏軍區副司令鄧少東也都在場，在表演過程中，譚與鄧向達賴喇嘛提起拉薩有一個新舞蹈團，他們剛在中國受完訓練回來，達賴喇嘛禮貌地表示想看他們的表演，譚表示可以在羅市林卡安排一場演出，達賴喇嘛當時表示羅宮沒有恰當的設備可以配合演出，新蓋好的解放軍司令部禮堂應該更適合。」（見頁 242，作注明這段話出自達賴喇嘛所撰《流亡的自在》，頁 142，作者認為看表演的地點與時間都是達賴喇嘛自己選定的，見本書頁 597，註 9 及註 10），但夏格巴卻在其所撰《藏區政治史》中稱：「這使有頭腦的群眾產生格大疑慮，是夜通宵相互傳說，此事十分危險」（見漢譯本《藏區政治史》下冊頁 291），可見夏格巴之書經常在製作史料，有相當部分不可採信。

由於有人刻意造謠說是達賴喇嘛一旦進入軍區看表演，就會被中共扣留，於是聚眾阻止達賴喇嘛前去軍區，終於爆發衝突，群眾既然鬥爭，軍警不得不加以處理，於焉造成拉薩暴動事件，暴動事件發生後一日（三月十一日），在噶廈與羅布林卡官員都不知道的情況下，達賴喇嘛寫信給冠三，說他本來想去看表演，但卻為宮中「反動分子」所阻止（「反動分子」係書中用語，見頁 252），之後又曾回信給譚冠三說他正「想辦法平息騷動」（見頁 252），如果這些都屬實的話，則三月十日的拉薩動亂只

是逃到拉薩的康巴人與拉薩某些人刻意操作的，基本上達賴喇嘛並未預聞其事，如此項推論可以成立，則其之後的的出逃印度，也可能是被挾持的推論也可以成立，一旦出逃成真也只好將錯就錯假戲真作了，所以在 1959 年四月十八日起程前往印度提斯浦爾火車站時，面對許多媒體時，達賴喇嘛發表了一篇談話，在末尾說此次出逃「不是被反動分子劫持」（見夏格巴《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下冊頁 307，在通篇的書面談話中，說不是被劫持，不僅顯得突兀，更是畫蛇添足，充滿了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意味。達賴喇嘛從此滯留印度以至於今。

第八章《國際的反應與西藏在聯合國》下有三節，本章標題下半段《西藏在聯合國》語意不明，不知是否翻譯有誤，理論應還有一段（句）受詞才通。作者在本章《尼赫魯與西藏》這一節裡，相當美化了尼赫魯，認為尼赫魯小心謹慎的處理達賴喇嘛問題，他發表聲明說「印度沒有能力介入中藏問題，更不會採取任何行動讓（西藏）情勢更加惡化」（見頁 272），政客的任何聲明都只是官樣文章，要看其作為，前面第五章印度情報局主任穆里克曾說尼赫魯縱容在噶倫堡的藏人從事反中國的政活動，現在西藏的政教領袖既然到了印度手中，豈會不善加運用，但作者顯然過於相信印度的官樣文章，印度政府只是在等待「適當」時機，才會打出「達賴牌」，狐狸終究會露出牠的尾巴，後來印度在聯合國投票支持討論西藏問題，無視於海峽兩岸的中國，都堅稱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其憲法也均作此規定，再往後，印度竟然同意達賴喇嘛在印度設立流亡政府，說印度不介入「中藏問題」，沒有分化、裂解中國的野心其誰能信，作者或許在印度讀書、又留學英國，失去閱讀漢文史料的意念與能力，受印、英影響，寬容了對印度的用心。在本章《聯合國的辯論》一節提到 1959 年三月，蔣介石宣布「只要大陸上的傀儡政權被推翻，西藏人民能再度表達他們的意願，國民政府將助他們，依照民族自決的原則實現他們的夢想」並稱蔣介石的演講是由國民黨駐華府大使葉公超所擬（見頁 292~293），按這一段文字與事實頗有出入，其一這是一篇文告，不是蔣介石的演講，在中華民國稱之為《蔣總統告西藏同胞書》，其二，所引的文字與原文頗有出入，原文為「一俟摧毀匪偽政權之後，西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之時，我政府當本民族自決的原則，達成你們的願望。其三、稱此文告是國

民黨駐華府大使葉公超所擬，這一句話至為荒腔走版，只有國與國之間才能互派大使，國民黨只是中華民國的一個政黨，不能派駐華府大使，縱然派出，美國也不會接受，這是常識，其次指稱這篇文告是葉公超所擬，在台北所有文獻中都沒有看到這篇文告出自葉公超之手，不知作者所據為何？或者是當時中華民國駐美大使把這篇文告知美國，至使作者有此誤認，不過從以上所指可以斷言作者沒有中文閱讀能力。

第九章《改革與鎮壓》共有三節，按中共建政初期經濟始終沒搞好，而毛澤東又好大喜功，一心想超英趕美，從土地改革而三面紅旗到文化大革命，把整個中國搞得哀黎遍地，西藏也不例外，其中班禪額爾德尼的《七萬言書》這一節較為重要（見頁 325~339），在書中頁 334 提到 1962 年有大批的哈薩克人，維吾爾人從新疆出逃到蘇聯中亞地區，這部分乃是由於中俄兩共發生路線之爭，蘇聯誘惑新疆維吾爾人、哈薩克人前往俄屬中亞哈薩克，當年蘇聯駐新領事館曾對維、哈各族人民進行蠱惑誘煽，大量散發《召喚書》、《邀請信》、《出生證》及《僑民證》等文件，誘使頗多維、哈人民進入俄屬中亞（詳情可參看李琪《中亞維吾爾人》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36~83。另劉學銚《新疆史論》，台北知書房出版社，2013 年，頁 25~252），這些進入俄境的維、哈人民，又多係三區革命時的民族軍，中共入新後改編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或由於無法習慣有規律之軍旅生活，又與當初從事三區革命時的初衷不合，再經俄國的誘煽，遂有逃入俄屬中亞地區之事，作者或許對新疆史事不甚瞭解，遂簡化為「有大批的哈薩克人、維吾爾人從新疆出逃到蘇聯中亞地區」，不無誘導讀者認定中共暴政引致「少數民族地區卻都發生大規模的暴動」（見頁 334）。

班禪額爾德尼在此期間曾向中共中央上《七萬言書》，提出改革意見，後來遭中共中央認為是惡意的批評，「中共當局將它的重要性等同彭德懷對黨的批評；……甚至超過了彭德懷」（見頁 338），班禪且因此入獄。關於班禪額爾德尼及其《七萬言書》詳情可參看降邊嘉措所著《悲劇英雄班禪喇嘛》一書（香港開放雜誌社，1999 年），此處不贅。

第十章《喜馬拉雅之戰》共有三節，主要是敘述「美國中央情報局已高度參與西藏的反抗運動，提供武器的數量越來越多，也訓練藏人打遊擊

戰」（見 340）可見美國介西藏事務之深。在這章《帝國的遺緒》這節中，出現了一個很怪異的矛盾現象，之前英國統治印度時，曾侵占了許多屬於西藏的土地或土邦，當中華民國政府大力協助印度擺脫英國爭取獨立時（可惜作者對此一史實支字不提，不知是現代史的知識貧乏，還是刻意忽略中華民國），曾向印度要求「歸還前此被英人蠶食的領土」，就在 1947 年十月十六日，印度甫告獨立兩個月後，致函印度新政府要求歸還西藏的領土，如白瑪崗裡的察隅與瓦弄、隆納、羅巴、不丹、錫金、大吉嶺與在恒河北岸的其他地方（按原書，北岸作此岸，當係誤植）還有拉沃、拉達克等（見頁 345），此舉不僅合理而且合法，然而印度置之不理，之後 1959 年達賴喇嘛在記者會上卻說「如果你否認西藏的主權，你就否認了西姆拉會議，並因此否認了麥克馬洪線的效力」（見頁 345），這是一個很荒謬的說法，如所周知西姆拉會議是一個沒有結論的會議，而麥克馬洪線，中華民國政府從來不予承認，何況西藏能否有「主權」、能否獨立，尚在未定之天，憑白先失去幾大片土地，所謂「智廣如海」之智慧也不過爾爾，關於西姆拉會議及《西姆拉條約》詳情，可參看羅家倫《中印間關於西藏問題的幕內證件》一文，此文刊載於《自由中國半月刊》第四卷第二期，1951 年一月十六日出版）。本章《藏人的抵抗》一節大致在敘述美國中情局介入西藏事務，自 1960 年以來涉入越來越深（見頁 347），從 1960 年至 1962 年，超過一百五十位藏人被送到美國去受訓（見頁 350），這些受美國中情局訓練或支使的所謂「西藏遊擊隊」，達賴喇嘛前此曾說遊擊隊「對西藏所造成的傷害大過中共」（見 1999 年四月十九日出刊之美國《新聞周刊》以《西藏：中國的科索沃？》為題之報導，台北《聯合報》同年四月十四日中譯，以《40 年前中情局在西藏秘密作戰》為題予以刊出），從而可見美國中情局才是屠殺藏人的劊子手。末節《印度與中國交鋒》最值得注意的一段話是「許多受過（美國）中情局訓練的藏人後來加入了（印度）德拉屯的軍團」（見頁 352~353），另據無法證實的消息指出若干流亡印度的藏人加入印度情報單位。

第十一章《西藏向社會主義過渡》（頁 354~386），共兩節，較重要者為首節《整肅班禪仁波切》，班禪因上《七萬言書》招致整肅以至囚

禁，上文曾提到班禪之秘書降邊嘉措已著專書在香港出版詳述其事，此處不贅。

第十二章《文化大革命》，本章共有四節，按文化大革命，可說是中國有史以來的大災難，連大陸也稱之為十年浩劫，西藏無可避免地非自願地捲入此政治風暴之中，在文革之中「破四舊」、「打倒當權派」成為文革「主流」行動，西藏也不例外，較值得注意的是末節《尼木的叛亂》，此處作者用「叛亂」二字，而不用「起義」相當正確，按尼木縣屬拉薩市所轄，在拉薩市區西南不到一百公里的距離，1968年六月十三日「造反總部」曾經發動一次暴力奪權的企圖，有赤列曲珍與她的追隨者，帶著大刀長矛，步行到尼木縣的總部，二話不說就開始動手，幾乎殺光了所有在那裡的漢人，以及跟他們在一起的藏人（見頁423，作者訪問丹增曲札之訪問稿，他來自尼木縣，現住印度，他的某位親戚當時與赤列曲珍一起被處決，見頁625註101），可見在文革中漢藏人民都曾受到屠殺。

第十三章《來日再革命》，本章共有八節（頁427~479）占有相當篇幅，敘述文革後的情況，作者稱「在西藏，中共很容易就平息了文化大革命的混亂，恢復了社會的秩序。」（見頁438）此說頗為持平。在《中美大和解》一節中，提到「中美聯盟對於西藏有嚴重的影響，也對於流亡社區的政治活動有不良的後果，美國本來一直暗中援助在印藏人，木斯塘的藏人游擊隊也是由美中情局所資助」（見頁439），可見美國介入藏事之深，充分顯示美國唯恐天下不亂的心態。而印度也沒閒著，吸納了曾受美國中情局訓練的藏建立起秘密的藏人部隊基地，一般藏人稱之為二十二號兵營的軍團（見頁439），流亡印度的藏人竟然成了印度兵，設若有朝一日中共與印度發生戰爭，很可能產生藏人打藏人的情況，不知道「智廣如海」的達賴喇嘛可曾想到這個問題？當中美和解之後，美國中情局也停止了對游擊隊的援助，而游擊隊內部也發生派別之爭，達蘭沙拉流亡政府派塔克拉、彭措札西（書中作達拉、朋措札西）前去瞭解，竟暴出嘉樂頓珠私吞了經費的疑問（見頁441）。在印度與孟加拉戰爭期間（按孟加拉，係沿用莫臥兒帝國之名，而莫臥兒帝國創建者為帖木兒後人巴拜兒，帖木兒自稱是蒙古族，所以無論莫臥兒或孟加拉，在讀音上都與蒙古 Mongol 有所關聯，此雖題外，但頗值一提），印度曾派出七千到一萬藏人的秘密

軍團參與印孟之戰（見頁 442），想不到流亡藏人竟然充當印度的砲灰。這可能達賴喇嘛流亡之初始料未及吧！在本章《第一次西藏人居住的地區，藏人稱之為「卻喀松」（衛藏、康與安多）的地方，成為一個單一的政治與行政體（見頁 471），其實這就是所謂的大西藏，但是卻刻意漏了不丹、錫金、察隅、拉達克等原來屬於西藏的土地或土邦，是他忘了？還是寄人籬下不敢提？

第十四章有七節，其中第二節《北京對達賴喇嘛的政策轉趨強硬》，作者確實看到現象，但是何以會有這個現象，作者似乎並沒有說出來，其實我們稍加思索，不難發現中共之所以轉變對達賴喇嘛態度，有其主、客觀因素，先看客觀因素，達賴喇嘛自出亡印度後（不論被挾持出逃或自願出逃），其家族如大哥土登·諾爾布（書中作圖登·諾布）、二哥嘉樂頓珠、姐夫塔克拉·彭措札西等，或被美國中情局吸收成為其爪牙，或在印度的藏人流亡組織，擁有控制力，或在流亡組織中占有高職位，因此想把西藏問題國際化，而國際上向有一股分化，裂解中國的潛意識，在歐美日等國家刻意建構一種說法，認為漢人才是中國人，其他藏蒙、維、哈……等幾十支系聚居在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都不是中國人，因此其所聚居的西藏、西康、青海、內外蒙古、新疆、雲貴乃至東北都不是中國領土，這一種說法等於在認知上肢解了中國，當達賴喇嘛一夥流亡印度後向國際訴求西藏獨立，正合歐美日等國的胃口，因此西藏流亡組織致力於把西藏問題國際化，但歐美日各國並非布偶可以任憑達賴喇嘛玩弄，深知中共乃龐然大國，而中國更具有悠久歷史，且漢唐元清更曾稱霸於世，雖然自清中葉之後，日漸就弱，但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何況中共正在崛起，一旦反撲，其力道必然可觀，豈肯成為達賴喇嘛手中玩偶，反而以達賴喇嘛為籌碼，作為向中共討價還時的憑藉，當中共改革開放之後，經濟力量日見壯大，國防軍力也相當可觀，國際對達賴喇嘛之支持度因中共之壯大，隨之下降，兼以達賴喇嘛年事已高，縱然有不死之精神，古往今來從無不死之軀體，時間並不站在達賴喇嘛這邊，因此在客觀上中共可以強硬。

至於在主觀方面，中共自改開放之後，不僅經濟、軍事力量日見壯大，而政治上國家領導人之產生已形成制度，趨於安定，中共全國上下充滿自信，在國際的聲望也因之高漲，對達賴喇嘛當然可以擺出較高姿態。

上述主客觀情勢都對中共有利，對達賴喇嘛政策轉趨強硬，應屬可以理解者，本書作者之所以只說北京政策轉趨強硬，以其功力，絕非見不及此，而是身為藏人不忍宣之於口。

在十四章中《西藏戒嚴》這一節裡，作者提到「藏人有一種強烈的歷史意識，認為西藏自古以來是只屬於西藏人的土地。」（見頁 511），換言之，就是說西藏這片土地只屬於西藏人，這話乍看起來像是不錯，但如果往深一層看，則半點都不對，試想古往今來，可曾有一個人，一個民族到這世界來時，帶來寸土尺地？事實上連一粒沙都不會帶來；人，只能屬於土地，土地從不屬於人，人是會走動的動物，定居那裡就是那裡人，如果強調西藏地方只屬於西藏人，那麼美洲也只屬於印地安人，試問達賴喇嘛敢講白種人離開美洲嗎？如果不敢講，請問有什麼資格要非藏人離開西藏。

由於主、客觀情勢都不利於達賴喇嘛及西藏流亡政府，於是不得不放低姿態，從逃亡之初的堅持西藏獨立，到比照中共對台灣喊出的一國兩制，到高度自治，如 1988 年六月十五日達賴喇嘛訪問歐洲議會期間，他「勾勒出他『解決西藏議題』的重要新方案，他宣布『中國『可以繼續對西藏的外交政策負責』』」（見頁 514~515），看來像是放低姿態不訴求西藏獨立了，但如仔細推敲，既不訴求西藏獨立，是則只有中共的外交政策，試問美國可會有加州的外交政策？至於防衛問題，達賴喇嘛主張把西藏宣布為「和平區域」，請問美國會把德州宣布為「和平區域」嗎？所以他的這些放低姿態的主張，只是舊酒換了新瓶而已，骨子裡仍是藏獨，想以改變包裝唬弄世人。

末章《跋語》也有五節，在頁 528 作者有以下一段話，相當實在，作者說：「雖然印度反覆聲稱說它不支持西藏獨立，也不會允許藏人在印度的國土上發動反中國的活動，北京明白這只是外交的障眼法。達賴喇嘛在海外運動的成功，幾乎完全仰賴印度對他的國外行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事實上，精明實際的中國分析家把達賴喇嘛在海外的運動當成是印度外交政策的延伸，並且主張印度利用西藏來離間北京與華府的關係。」這一段看法相當精確，可證作者對西藏問題確有深入的研究，較諸許多西方藏學家高明得多，較夏格巴之扭曲史料睜眼瞎說更是不知高出幾許。

邊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 純金扔在水裡沖不走，扔在火中燒不壞。（傣族）
- 寧願冰死也不願烤燈上火。（黎族）
- 窮苦不吃衙門飯，困難莫拜觀世音。（壯族）
- 寧喝朋友稀飯，不吃強盜酒肉。（壯族）
- 壯士凍死不賣劍，秀才餓死不賣書。（回族）
- 不要貪圖山珍海味，不要酷愛榮華富貴。（赫哲族）
- 即使少錢財，也不近強盜。（滿族）
- 寧可按照自己意志受苦，絕不依仗別人權勢享福。（蒙古族）
- 在昏君手下當官，不如在窮人門前討飯。（蒙古族）
- 與其吃巴依的抓飯，不如喝自己的稀飯。（柯爾克孜族）
- 坐在他人寶座上，不如蹲在自家涼棚下舒服。（烏孜別克族）
- 朋友面前別昂首，敵人面前別低頭。（哈薩克族）
- 雄獅不會爬著走，英雄不願跪著生。（維吾爾族）
- 箭矢不能亂射，靈魂不能出賣。（維吾爾族）
- 白馬不褪色，黃金不變質。（藏族）
- 活著要有一顆純潔的心，死了要留一副清白的骨。（藏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書評：Matthew W. Mosca 著《從邊疆政策到外交政策：印度問題與清代中國地緣政治的轉變》

蔡偉傑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學系博士候選人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 By MATTHEW W. MOSC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408 pp. \$60.00 (cloth).

自 1990 年代初起發軔的美國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作為一個比較鬆散的學派，近年來受到頗多關注。然而焦點主要放在第一代的新清史學者如 Pamela K. Crossley 與 Mark C. Elliott 等人身上。而忽略了新清史自身的新發展。特別是第一代學者所培養出來的學生也日漸嶄露頭角。而在這些第二代學者中，Matthew W. Mosca（馬世嘉）博士 2013 年出版的新書《從邊疆政策到外交政策：印度問題與清代中國地緣政治的轉變》正是所謂「新清史 2.0」的代表作之一。

作者於 2008 年獲美國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言聯合學程博士，師承 Philip A. Kuhn、Mark C. Elliott 與 Peter C. Perdue。後曾於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與香港大學進行博士後研究。現任美國維吉尼亞州威廉與瑪莉學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歷史系助理教授。其研究興趣包括了中國與內陸亞洲史，主要關注大清帝國的對外關係以及清代地理與史學思想史。

本書所處理的兩大問題：1) 自 1750 至 1860 年間，清朝皇帝、官員與學者們如何看待大英帝國勢力在印度的崛起？2) 對此一局勢的了解又如何影響清朝政策以便維護自身安全？本書鑑別了發生在這段期間的兩個主要變遷：一是清朝政府在對外政策上存在從多元化的邊疆政策過渡到一元化的外交政策；二是清帝國內部的資訊階序的變遷——即邊疆相關資訊

從初期由中央內廷獨占到後來在地方官員與學者間得以自由流通的情況。清帝國並非用政策上的差異來區分不同的邊疆，而是帝國自身對威脅的感受主導了外交政策的選擇。基本上清朝在 18 世紀中葉平定準噶爾後，就認為自身的安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

但為何清朝會相信在平定準部之後，自身的安全會得到基本保障？特別是此後發生了一連串國際重要事件：例如七年戰爭導致了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印度掌握了主要地位、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戰爭對亞洲局勢的影響、以及英俄兩國在中亞的「大博弈」（the Great Game）等等，這些都將清朝週邊的國家與民族捲入當時歐洲帝國主義的擴張當中。但是清朝卻沒有對周邊的局勢產生危機感。造成這種情況的關鍵在於清帝國的地理與地緣政治思想。在內亞邊疆上，清朝與準部的領土相毗連，朝廷中也有許多出身滿蒙大臣嫻熟草原環境，因此在情報的蒐集與追蹤上相對容易。而在征服準部後，清朝就將目標轉向於維持新領地的穩定與和平上，對於蒐集外邦情報的熱情也降低了許多。大英帝國在亞洲的擴張及其威脅事實上比準噶爾更甚。為了此一威脅很有可能迫使清帝國放棄多元化的邊疆政策，而採行協作程度更高的一元化的外交政策。但是要認識到這樣的威脅需要對不同邊疆的資訊進行同步分析，而這正是邊疆政策所禁止的取向，因此清朝實際上陷入了一種惡性循環。簡言之，清朝缺乏所謂的大戰略（grand strategy）考量（第 9–11 頁）。

清朝邊疆政策得以維持的原因有三：首先是清朝內部的科層責任制。一般而言，邊疆官員的奏報對於皇帝的世界觀有一定的影響力。然而清朝皇帝一般又認為邊疆的穩定繫於封疆大員的能力上。若是邊疆發生亂事，責任主要會歸咎於疆吏的能力不足或舉措失當。因此基本上，疆吏多半會秉持大事化小的精神，儘量將遇到的問題視為小規模的地方性動亂，以避免獲罪。這不代表他們沒有意識到問題背後的意義，但是常常會有意無意地低估這些意義的重要性。而這種報喜不報憂的傾向，也限制了皇帝對於外界的了解。

第二、對清朝皇帝而言，帝國邊疆可以被分為數個區域，而對這些邊區的管理則交由所屬官員利用當地所探得的情報與資源來達成。這種邊疆政策的極簡主義取向對清朝政府這種小規模的官僚結構來說也很合適。

最後，這種制度上的區域劃分又被當時清朝學術界的輿地學所強化，無論是官員或是學者，對當時的地緣政治知識都缺乏一個標準化的框架。這也不利於整合不同的區域知識。這種情況要到後來政策辯論的非官方渠道、戰略性挑戰的新意識，以及地理學的進步打破了邊疆政策的獨占後，清朝才出現了首次將不同邊疆視為整體的外交政策。而在這三個重要因素中，重構清朝的地理世界觀是最為困難的。因為這需要在不同的區域與學者團體間傳遞一致的地理認識，而這種認識又必須跨越不同語言與文化的障礙才能達成（第 12–15 頁）。

David Morgan 曾經以中世紀波斯的例子將知識區分為一般知識（ordinary knowledge）與實用知識（practical knowledge）。一般而言，商人，水手或旅人對於關於外國情勢的實用知識更加豐富，但一般並未形諸文字，而這類知識也為一般清朝官員與學者所採用。然而對於前者所知的政經趨勢之一般知識卻缺乏管道為後者所用。

清代分析國外情勢的三種模式由三種不同的文類來決定：1) 操作型地理學，由官員訪談地方專家所得；2) 學術型地理學，由文人分析古今文本所得，通常出現在帝國方志中；3) 私家型地理學，由單一作者所寫成，內容涵括範圍可大可小，視作者的學問見識而定，而其受歡迎的程度也與時代環境息息相關。而在清代，上述三種形式的地理學並沒有任何一種能夠獲得普遍認可，而對外國地理有興趣的人也都會參考這三種材料，因此無法僅憑其中任何一種就能夠說明清朝的世界觀，因此必須綜合分析。因此而在這些不同形式的地理學中，透過分析當時的地理詞彙（其中又以地名為主），可以描繪出三者發展趨勢相同之處的輪廓，因為這是當時的官員與學者共同關注的焦點（第 15–18 頁）。

本書除前言與結論外，正文一共分為四個部分：

第一部分「清帝國的世界視野」（The Qing Empire's Vision of the World）由第一章「印度的財富：清朝地理實踐中的印度（1644–1755）」（A Wealth of Indias: India in Qing Geographic Practice, 1644–1755）構成。

在第一章中，作者從庫恩（Thomas Kuhn）的科學史典範理論出發，說明清初的地理學就類似於其理論中的前典範科學（pre-paradigmatic science），充滿了各種互相抵觸與競爭的理論（第 39 頁）。不管是儒家

《尚書·禹貢》中的九州四海論、佛教中以須彌山為軸心的四大洲論、伊斯蘭教中以麥加為世界中心的論點，或是歐洲傳教士傳來的七大洲五大洋的理論，都無法找到一以貫之的世界觀來整合解釋。然而當清朝學者試圖弄清楚何者為真時，他們能仰賴的對象一般是本國商人、水手與旅人，但是這些人很可能吹噓自身經歷，而外邦人又被懷疑可能故意提供不實資訊，因此雙方說法都無法輕信。到最後清朝地理學者只好將各種異聞「姑錄存之，備參考焉」，導致了地理不可知論的產生（第 42 頁）。相較清朝地理學以文本敘述為主，而西方地理學則以數學地圖製作為主，因此為了得出準確的位置與地名，西方發展出一套評估資訊階序的系統，而引入經緯度系統則是西方地理學的巔峰，這是雙方最大的差異（第 45 頁）。

在這種世界觀的脈絡下，中國傳統上對印度的稱呼源自於梵文的 *Sindhu*，這個詞被認為是《史記》中的身毒、後來又被天竺所取代，而佛教傳入中國後則引入了印度一詞（一般認為有東、西、南、北、中等五印度）、滿蒙同源詞的厄訥特克（滿語 *Enetkek*、蒙語 *Enedkeg*）、源自藏語的甲噶兒（*Rgya-gar*）、源自察合臺文的痕都斯坦（*Hendustan*）、明末耶穌會士引入的印第亞與莫臥爾（源自波斯語的 *Mughul*）（第 47–48 頁）。另外利瑪竇（Matteo Ricci）為了區別大西洋與印度洋，而創造了小西洋一詞來稱呼印度洋，後來被陳倫炯的《海國聞見錄》所沿用（第 50 頁）。在漢語穆斯林著作中則習用源自波斯文的欣都斯塘（*Hindustan*）（第 58 頁）。自西藏進入清朝領土的印度商人自稱來自大西天（第 63 頁）。上述諸詞構成了流行於清代與印度相關的稱呼。縱然這些稱呼的來源極度多元化且存在庫恩所言的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但由於清初對於追蹤印度的情報並無迫切需求，也因此能夠容忍這種不可共量性。這種情況直到 1755 年清朝進軍準噶爾後才有所改變。

第二部分「打造多民族帝國：邊疆政策的極盛期」（*Forging a Multiethnic Empire: The Apex of a Frontier Policy*）包括了第二章「征服新疆與『欣都斯坦』的出現（1756–1790）」（*The Conquest of Xinjiang and the Emergence of "Hindustan," 1756–1790*）、第三章「圖繪印度：製圖學脈絡中的地理不可知論」（*Mapping India: Geographic Agnosticism in a*

Cartographic Context），與第四章「發現『披楞』：從西藏看英屬印度（1790–1800）」（Discovering the “Pileng”: British India Seen from Tibet, 1790–1800）。

第二章從「欣都斯坦」一詞的出現討論乾隆朝中葉對於印度認識的提升。在征服東突厥斯坦的過程中，當地和外國報導人提供的情報引起了清廷對於葉爾羌以南地區的注意。這些情報提供了北印度與莫臥兒帝國末年混亂的政情。對於熟悉印度作為佛教發源地的乾隆皇帝而言，這些可信度高的情報對他的世界觀構成了極大的挑戰。而他吸收這些資訊的結果後來也反映在他的詩文當中。然而由於忽略了來自南方海疆的情報，「欣都斯坦」與印度的關聯仍舊是一大問題（頁 71）。

在第三章中，有別於之前對文本資料的分析，作者從清廷所製作的地圖來分析清朝對印度的認識。清廷的地圖製作始於康熙年間，這些地圖的範圍不僅涵括了清朝以外的國家，如阿拉伯、波斯與印度，同時也已經開始使用西方地圖常見的經緯度。然而前述的地理不可知論仍舊影響了清廷的地圖製作與接受效果。在有關清朝治下的領土時，這些宮廷地圖所提供的資訊被認為是具有權威性的；然而在描繪外國時，宮廷地圖的權威性則大為降低。清朝官員和學者僅有在查無其他相關材料時，才會參考這些地圖的相關資訊，因此這些地圖僅僅被視為是解釋外部世界的諸多版本之一，並不具權威性（第 101–102 頁）。

第四章從廓爾喀之役與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出使中國探討清廷對於英屬印度的了解。正當清朝將注意力放在欣都斯坦時，大英帝國的勢力已經悄悄在印度半島上立穩腳跟。1765 年，英屬東印度公司獲得莫臥兒皇帝的允許，能夠自己徵集與管理稅收，而且孟加拉也在其實際控制之下。而這些情勢的轉變都未受到喀什米爾與葉爾羌等地的注意。然而英屬印度距離西藏更近，而且孟加拉也透過海路貿易與廣州有所聯絡。1791 年廓爾喀二度入侵西藏，乾隆皇帝派兵平亂。基於情報與外交聯絡的需求，清朝將軍與位在加爾各答的英國總督取得聯繫。不久後，1793 年英皇喬治三世派遣的馬戛爾尼使團在造訪北京時，馬戛爾尼本人已經預料到清朝對於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擴張有所擔憂，後來也有跡象顯示，最晚在 1794 年清廷已經知道東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的擴張及其在廣州貿易之

間的關係。然而由於葉爾羌、西藏與廣州三邊的報導人在人名地名等用語上的不同，加上滿文、耶穌會士與中文在用詞上的差異，在情報整合上出現極大困難。這也導致清廷並未意識到大英帝國威脅的嚴重性，也因此這兩起事件並未成爲清廷由邊疆政策過渡到外交政策的契機（第 127–128 頁）。

在橫跨喜馬拉雅山鄰近地區的外交關係中，三世班禪扮演了重要角色。他與乾隆皇帝關係密切，同時也是英藏關係中的關鍵人物。自 1760 年代起，英方就希望能開通從西藏進入中國通商之路。並且期望透過三世班禪說服乾隆皇帝。而在英藏外交文書中，關於英屬印度的稱呼主要是波斯語 *Farangi*，該詞源自阿拉伯語對法國人的稱呼，在印度則用來稱呼歐洲人，藏語形式則從原本的外來語 *Phe-rang* 變成本土語 *phyi-gling*，意爲外國人。西藏對於英屬印度的看法影響了清廷在廓爾喀之役中的官方用語（第 129–135 頁）。

1793 年英屬印度與清廷在廓爾喀之役中首次直接接觸。在此之前，1792 年清朝遠征軍指揮官福康安爲了從尼泊爾的鄰國（其中包括英屬印度的加爾各答）尋求支援，而向乾隆皇帝上奏，這也是「披楞」一詞首次出現在清朝官方文書中。披楞其實是 *Farangi* 之藏語形式 *Phe-rang* 的漢文翻譯（第 139 頁）。後來根據加爾各答的方面的回覆與其他情報，福康安了解到尼泊爾以南的廣大地區原名甲噶兒，其中最大的國家由德里大王（*Delhi Padshah*）所統治，而德里大王又受披楞（即英屬印度的加爾各答）所節制，而且與廣州有貿易往來。然而披楞與在廣州貿易的西洋各國之間的關係則不清楚（第 143 頁）。後來在 1793 年 7 月清廷也得知披楞已經遣使（即馬戛爾尼使團）前往北京觀見乾隆皇帝（第 146–147 頁）。然而由於英方使節在相關文書中被稱爲英吉利，並未提及披楞字眼，且原先其動機被認爲是前來爲乾隆皇帝八十大壽祝壽，因此清廷起初並未將馬戛爾尼使團與披楞連結在一起。但是後來透過尼泊爾方面的報導人提供的情報，清廷在馬戛爾尼使團訪問結束前已經認知到該使團代表的是西藏附近的鄰國，並且最遲至 1796 年，清廷已經認識到，在廣州貿易的英吉利人與統治加爾各答的披楞事實上是同一群人（第 156 頁）。但由於披楞與英吉利的關係並未被清廷放在大英帝國的全球擴張脈絡下理解，因此並未

對清廷造成如準噶爾一般的強大危機感，其地緣政治的世界觀亦未改變（第 160 頁）。

第三部分「過渡期（1800–1838）」（The Age of Transition, 1800–1838）則由第五章「十九世紀初的英屬印度與清朝戰略思想」（British India and Qing Strategic Thought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與第六章「在中國海岸發現英屬印度（1800–1838）」（The Discovery of British India on the Chinese Coast, 1800–1838）組成。

第五章討論十九世紀大英帝國在亞洲的進一步擴張與清朝的反應。1798 至 1805 年間，英屬東印度公司打敗了印度半島上最強大的對手馬拉地人（the Marathas）後，英國在印度的勢力已經無人能挑戰了。在拿破崙失敗後，英國海軍在印度洋與中國海上也無人能敵。許多亞洲與歐洲國家當時都已警覺到英屬東印度公司的威脅，其中有部分也曾經向清朝求援。然而清朝卻置之不理，僅持續蒐集相關情報而已。在印度與歐洲國家努力尋找盟友時，清帝國卻有意地避免與其他國家結盟，並且準備僅靠一己之力保護邊疆。如果要了解清廷的動機，有必要重建從海疆、西藏與新疆眼中當時的清朝觀點（第 163–164 頁）。

第六章探討 1800 至 1830 年間，清朝的邊疆政策與其對於拿破崙戰爭期間英國在亞洲的擴張不聞不問之間的關係。在這段期間，雖然清廷的對外政策並沒有顯著的改變，但是在正式的官方通訊以外，對於外界已經出現更為完善且靈活的看法，而這也逐漸動搖了清朝邊疆政策的基礎。在十八世紀的清朝，國家壟斷了對外政策的討論。然而 1799 年乾隆皇帝駕崩之後，清帝國的軍事史、方略與外國地理作品開始引起了漢人文士的討論。這也受到當時經世學風的影響。這些成果主要反映在阮元所編纂的《廣東通志》上（第 199–202 頁）。另外，西方地圖雖然在這個時期得到更加廣泛的利用，例如蔣有仁（Michel Benoist）的《地球圖說》，但是清朝的官員與學者仍然對其存有疑慮（第 222 頁）。然而雖然當時少數清朝學者認知到大英帝國的擴張，但是他們相信這對清朝威脅不大。只要清朝斷絕和英國的貿易往來，英國就會屈服（第 230 頁）。1830 年代由於鴉片問題被認為是白銀外流與銀價高漲的主因，而成為朝野與經世學者關注的議題。英屬印度作為鴉片產地也因此受到注目。而由於後來鴉片戰爭

的影響，使得整合不同邊疆的情報日漸重要，因而促進了外國地名的標準化。這也為後來破除清朝的地理不可知論與外交政策的出現奠定了基礎（第 232–233 頁）。

第四部分「外交政策及其侷限」（*Foreign Policy and Its Limits*）包括了第七章「鴉片戰爭與大英帝國（1839–1842）」（*The Opium War and the British Empire, 1839–1842*）與第八章「外交政策的浮現：魏源與清朝戰略思想中對印度的再詮釋（1842–1860）」（*The Emergence of a Foreign Policy: Wei Yuan and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India in Qing Strategic Thought, 1842–1860*）。

第七章討論鴉片戰爭的爆發與英屬印度的地位在清朝戰略中的提升。1840 年鴉片戰爭英國戰艦進入渤海灣，這也是自 1690 年準噶爾蒙古大汗噶爾丹以來，再次有外國軍隊進逼北京。然而清朝發現自己對於來自海上的攻擊，缺乏有效的反制能力。因此朝野大臣開始苦思應對之道。在各種反制方案中，英屬印度的重要性浮上檯面。林則徐等人接受了外籍顧問的建言，認為英國地狹人稀，其財富與力量主要來自印度。因此若能切斷印度與英國的聯繫，英國的實力將大受打擊。雖然鴉片戰爭的範圍主要限制在南方海疆，但是清朝官員與學者的注意力逐漸轉移到英國在印度與阿富汗的勢力，並且思考應對之策。隨著新需求的出現，過去的戰略、官僚制度與地理思想也開始轉向（第 237–238 頁）。

第八章討論鴉片戰爭結束後清朝對於英國戰略的轉向以及當中印度角色的轉變。1842 年鴉片戰爭結束後，最早開始反思清朝地理與戰略困境的學者首推魏源。在他努力收集各種材料（特別是西人著作）的情況下，他才可能提出跨越清朝海疆與陸疆的外交政策，而這也打破了過去邊疆政策的地理與地緣政治設想，即地理不可知論以及進取的外交政策，利用所有潛在的戰略優勢以達成單一目標。到了 1840 年代中葉，思考清帝國在內亞的戰略位置時已經不能忽略英國與俄國帝國主義在當地的勢力。雖然魏源的進取主張遭到駁斥，但是防衛性地緣政治思想已經變得更加一致與集中。把各個邊疆視為彼此孤立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第 271–273 頁）。

結論以「在邊疆政策與外交政策之間」為副標，說明此一政策轉向在清史與歐亞歷史上的意義。1842 年以後，清廷的邊疆政策已經破產，而

1846 年英國在征服旁遮普後取得與清朝劃定西藏邊界的權利。而 1846 年廓爾喀再度警告清朝，如果尼泊爾被英國征服，那麼英國將對西藏造成威脅。清朝對此事的處理則標誌了從邊疆政策朝外交政策的轉向。駐藏大臣琦善在奏報 Joseph Gabet 與 Régis-Evariste Huc (古伯察) 入藏經過時，首次確認披楞即英吉利。此後，即便清朝在對外政策上採取守勢，但已經不能再忽略不同邊疆之間的政策協調需求。1861 年總理衙門的設立就是例證，後來李鴻章與左宗棠對海防與陸防的辯論更說明了清朝的大臣深刻理解到海疆與陸疆息息相關（頁 305–309 頁）。然而此後，清朝在考慮其基本利益時，是否與所有臣屬與區域的利益相符合？又有誰能合法決定？這些群體的利益與愛新覺羅皇室的統治延續是重合或獨立存在？若後者為真，那麼在清帝國崩潰後，共同利益是否能夠用來強化原清朝領土內部的統一？而這種希望是否又與對全球趨勢更佳的了解有所關聯？這些問題都是未來可以繼續研究的方向。可以說，發現英屬印度一事對於理解曾在清帝國治下的地區及其現代史而言，具有深遠的意涵。

在史料上，作者主要運用了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大英圖書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與國家圖書館、臺灣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與國立故宮博物院，及日本東洋文庫等處的檔案與圖書資料。涉及的研究語文包括了中、英、滿、日、法、德、藏、蒙、波斯與察合臺文等。這不僅延續了美國新清史第二代學者延續了使用多語種檔案以反映清朝作為多民族帝國的研究旨趣，並且在深度與廣度上也有所提升。

在過去討論清朝對外關係的研究中，清朝被認為是閉關自守且拒絕現代化的天朝，對於英國的富強一無所知。¹然而作者在本書中透過整合廓爾喀方面的情報與馬戛爾尼 (George Macartney) 在信件中表達的顧慮，說明了在馬戛爾尼使團訪問北京前後，至少清朝在當時已經認識到英國在印度與廣州的勢力。即便這種認識還是相當模糊，且並未感受到英國的強大威脅，但清朝對於外界並非一無所知。可以說，本書對之後研究清朝對外關係的學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來學界勢必得整合更多元的角度和材料去看待清朝的對外關係，才可能有更加全面的認識。

¹ 關於本觀點的代表作，參見阿蘭·佩雷菲特 (Alain Peyrefitte)，《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王國卿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93）。

其次是有關魏源所繪製的地圖與其中的意識形態問題。本書封面的地圖取自魏源《海國圖志》中的地球正面全圖。其中溫都斯坦被放在正中央。這樣的地圖繪製格局，與《山海輿地全圖》、《坤輿萬國全圖》等西方傳教士所製的地圖相較，似乎都不盡相同。這是否反映了魏源重視印度的戰略思想而有意為之？抑或另有來歷？這也許是可以再作補充討論之處。

另外則是清朝如何認識俄國的威脅問題。與英國相比，沙俄在更早之前就已經與清朝有往來，包括了戰爭、外交與商業關係。從康熙年間的中俄雅克薩之戰，到後來的尼布楚條約與恰克圖條約的簽訂，俄國已經證明自身與清朝具有平起平坐的實力。在準噶爾蒙古被擊敗以後，俄國在滿洲、蒙古與新疆（雖有哈薩克與浩罕汗國做為緩衝）的勢力也都對清朝形成包圍態勢。但為何俄國並未先於英國被清朝視為威脅？這也是值得作者補充探討之處。

作者所謂的大戰略（grand strategy）也與過去的討論有所不同。本書認為清朝在對外關係上缺乏大戰略的考量（第 9–11 頁）。過去如 Alastair I. Johnston 以明朝與蒙古和戰關係對傳統中國的大戰略所作的討論，²也許會讓人認為作者是延續了 Johnston 的主題。然而 Johnston 與作者兩人所謂的大戰略其實並不相同。Johnston 討論的是傳統中國在面對戰爭的態度上，存在「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哲學思想與「權變」的實際策略之間的落差。而作者討論的則是為了達成單一的全球戰略目標而協調不同邊疆的大戰略。然而回顧歷代中國王朝之邊疆政策，不禁讓人想問，作者所總結的清朝邊疆政策特點是否存在於之前的中國王朝？

例如作者認為和英國相較，清朝並不願意介入鄰國與他國的糾紛，除非該糾紛會波及其邊境的安全。同時也不傾向與他國結盟。這又可以從三方面來解釋：1) 在策略上，一方面可以防止清朝被鄰國利用作為談判籌碼，另一方面也可以減少勞師動眾的機會；2) 從地理學來看，與大英帝國相較，清帝國去中心化的資訊蒐集模式也不利於獲取標準化的情報。而且在考證古今地名上的困難，也使得清朝官員在面對新地名的態度上更為

² Alastair I.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被動；3) 從官僚體系上來看，英國的邊疆官員通常是鷹派，然而由於清朝皇帝視邊疆動盪為邊吏無能的象徵，因此清朝的疆吏通常更傾向於息事寧人（第 195–197 頁）。

然而回顧傳統中國王朝的對外關係，與外國結為軍事聯盟似乎並不是一個禁忌的選項。例如漢武帝遣張騫通西域以制匈奴；唐代王玄策借尼婆羅與吐蕃兵擊天竺，及後來唐朝聯回紇以制吐蕃；兩宋之聯金滅遼與聯蒙滅金；明朝援朝抗日，以及後來援助察哈爾蒙古以便制衡滿洲等都是例證。而就算是在非漢民族建立的征服王朝中，元朝也會與伊利汗國聯盟，以便抗衡以盤據中亞的海都（Qaidu）為首之窩闊臺、察合臺及欽察汗國聯盟。³無論這些例子能否納入 Johnston 所謂廣義的「權變」範圍，但都或多或少說明了無論在傳統中國王朝中或是征服王朝，與外國結為軍事同盟是可以被接受的策略。

因此，相較於傳統中國王朝與征服王朝的態度，可以發現清朝在尋求外國同盟的態度似乎要來得保守許多。即便我們可以把乾隆皇帝拒絕馬戛爾尼請求視為是傳統中國儒家影響的天朝上國姿態（雖然不無爭議），但後來的嘉慶與道光皇帝拒絕廓爾喀求援與聯盟要求之舉，則明顯與傳統中國與征服王朝不拒絕與外國結盟的態度有所差異。這種態度的發展與清朝皇帝的現實政治考量與對過往歷史教訓的借鑑又有何關連？相信這是值得未來學界進一步研究的課題。

對前述問題的回答最終都會聚焦到對清朝歷史特殊性的討論。西方學界對近現代中國史分期的主要理論範式有三：早期現代（early modern）、晚期帝制（late imperial）與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早期現代是從西方現代化理論來討論中國歷史，因此無論是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西方挑戰與中國回應論認為 1840 年為中國現代史的開始、或是從馬克思主義出發以明末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為中國現代史的開始，這都是以西方歷史發展為參照所得的分期。⁴

³ 對傳統中國王朝與征服王朝的定義與區分，參見 Karl A. Wittfogel, “General Introduction,” in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Karl A. Wittfogel and Chia-shêng Fêng 馮家昇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49)。

⁴ 對早期現代中國分期的進一步討論，參見 Lynn Struve, ed., *The Qing Formation in World-Historical Tim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而有關

而晚期帝制理論則強調從中國內部的發展來對中國歷史進行分期。這個理論也受到以內藤湖南為代表的日本學界所提出的「近世」概念與唐宋變革論所影響。從貴族制走向極權制，經濟中心的南移，商業的發達與都市化，以及理學興盛等特徵，這些學者認為中國社會在唐宋時期出現了巨大的轉型，因此宋代以降可以被稱為晚期帝制時期。這個理論後來也引起了許多細部爭議。但是基本上強調從中國內部發展的趨勢來對中國歷史進行分期的立場則沒有太大變化。⁵

然而在這三種分期框架中，唯有新清史是以中國朝代命名的。其寓意是清代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特別的時期與政體，值得被區分出來進行討論。而由於中國史做為世界史中的重要一環，清史對於世界史也就具有了顯著意義。第一代新清史研究在這方面已經累積了許多討論，包括了清朝的滿洲統治特性、在內亞的擴張，以及藏傳佛教對於清朝意識形態與邊疆治理的影響。⁶

過去新清史一向被認為處理清代內亞相關的歷史，且主要關注的時期集中在 19 世紀以前或 20 世紀初的歷史。⁷因此新清史強調使用非漢語材料的方法以及對內亞的關注，似乎對鴉片戰爭後的清朝對英法等國的關係並未能提供有效幫助。然而與同為新清史第二代學者 Pär Cassel 對討論中日領事裁判權的比較研究一樣，⁸本書將新清史討論的時段擴展到 1800 年以後至鴉片戰爭前後的清史。同時透過分析多語種的檔案與資料，從清帝國的陸疆與海疆資訊蒐集與理解的角度來討論清朝的對外關係，在討論的視野、議題與時代上都有所突破。因此本書可以說是 2013 年最重要的美

明清時期當代人對於時間與時代的理解，參見 Lynn Struve, ed., *Time, Temporality, and Imperial Transition: East Asia from Ming to Qing*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and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2005)。

⁵ 對晚期帝制中國分期的進一步討論，參見 Paul J.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eds.,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⁶ 對於第一代新清史研究的評論，參見 R. Kent Guy, “Who Were the Manchus? A Review Essa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1, no. 1 (Feb. 2002), 151-164.

⁷ 張婷，〈漫談美國新清史研究〉，刊於《滿學論叢》第 1 輯，趙志強主編（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11），第 367 頁。

⁸ Pär Cassel, *Grounds of Judgment: Extraterritoriality and Imperial Power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and Jap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國新清史代表作，對於中國史、內亞史與世界史研究者來說，具有重要的啟發性。

最後針對書中中英名詞對照表的幾個疏漏進行補充，例如第 250 頁的 *xupo bing* 為敘坡兵，而 *landun wangjia bing* 為蘭頓王家兵。另外，本書若能附上詳細中文人名索引，與內亞及印度的細部古今對照地圖，將更有助於讀者的閱讀與理解。

（本文於 2014 年 3 月 20 日投稿，2014 年 5 月 10 日審查通過）

邊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獅子再餓，也不吃骯髒之食。賢者再艱難，也不取不義之財。

（藏族）

嘴上謙虛不難，行爲謙虛不易。（哈尼族）

別因自己笨嫉妒別人，別因自己聰明挑剔別人。（滿族）

學生知少高聲唸，先生知多不出聲。（白族）

斧利吃木，人強進理。（侗族）

別在人前誇自己，別在人後論人非。（蒙古族）

像家鴿那樣溫順有禮，像野鴿那樣歌聲稅耳。（景頗族）

只要能擰成一股繩，紗線也能捆住牛。（苗族）

針離不得線，線離不得針。（佤族）

十人拾一根大樑，大樑也會變得輕巧。（彝族）

一個鈕扣扣不緊，鈕扣成排吹不開。（白族）

好兒不享祖上福，好女不穿嫁時衣。（回族）

好吃不比嫩笠衣，好插不比爛泥田。（瑤族）

天黃有雨，天紅放晴。（布依族）

初雷不響，天不明亮。（納西族）

疾病易除，惡習易染。（塔吉克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滿文名字塞思黑考辨

張華克
中國邊政協會常務監事

摘要

雍正四年（1726）允祩被迫改名爲「塞思黑」，隨後在監禁中去世。世人對「塞思黑」一詞涵義的猜測頗多，本文從歷史與語言的角度分析，認爲「塞思黑」一詞是滿文「seshe」的漢字寫法，具有「顫抖」的意思。起因是康熙五十五年（1716）允祩建議僞裝「瘋瘡」，讓雍正的政敵允禩，取得康熙皇帝的恩寵。這種做法也使雍正相對失去了康熙的信任，而遭到重大的打擊。雍正登基以後爲了報復，就以謎語手法爲允祩改名「塞思黑」，隱喻爲「瘋瘡之症」，以示羞辱。本文嘗試運用文氏圖，來建立解釋「塞思黑」的推理模式，期望使「塞思黑」的解答更爲清晰合理。

關鍵字：塞思黑 允祩 雍正 瘋瘡之症 隱喻

壹、前言

允祩，是康熙的第九子，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廿七出生，雍正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去世，得年四十三歲（1683 年—1726 年）。允祩和皇八子允禩和十四子允禩是一群死黨，互爲奧援。雍正元年，受命出駐西寧。雍正四年，被斥「僭妄非禮」，削除宗籍，改名爲「塞思黑」，並解往保定監禁。八月，以「腹疾卒於幽所」。直到乾隆年間，才恢復原名與宗籍。¹

清史學界對「塞思黑」是什麼涵義有多種詮釋，綜合整理之後可以看

¹ 國史館校註，趙爾巽等纂，《清史稿校註》，（台北市：臺灣商務，1999[民 88]），卷二二七，列傳七·諸王六·允祩項下，冊十，頁 7833-7834。

出其中有四種說法較為普遍：

一、「豬」說

蕭一山先生《清代通史》稱：「塞思黑，滿語豬也」。這個講法影響深遠，一般通史、小說多予採信，幾成定理。²

二、「像刺傷人的野公豬，令人可恨的東西」說

玉麟先生在〈“阿其那”、“塞思黑”二詞釋義〉一文中認為，「塞思黑」有說他像刺傷人的野公豬一樣，令人可恨的東西的意思。³

三、「迂俗可厭之人」說

富麗女士在〈“阿其那”、“塞思黑”新解〉一文中則說：「塞思黑」一詞為 sesheri，讀作「瑟思赫里」，「里」音輕讀，近似「塞思黑」；《清文匯書》釋之為「迂俗可厭之人」，也正切合雍正勒令更名以示侮辱的本意。⁴

四、「討厭的人或東西」說

沈原女士的看法是，滿語「seshe 塞思黑」是 seshembi 的命令式，不過它也可以用作「形動詞」形式，⁵去修飾它後面的名詞。seshe 有「厭煩」之意，若用來修飾「人」或「東西」之類的名詞，則就表示「討厭的人或東西」之意了。⁶

以上這些論點，許多人都能接受。不過也有部分清史學者如陳捷先、⁷馮爾康等先生，⁸抱持著懷疑的態度，並不十分贊同。

² 蕭一山著，《清代通史》，卷上，（上海：商務印書館，民 16[1927]初版，民 21[1933]，國難後一版），頁七百十，七百十一。

³ 玉麟，〈“阿其那”、“塞思黑”二詞釋義〉，《紅樓夢學刊》，（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學刊編輯委員會，1981 年第一輯），頁 260。原文中出現的滿文，現均以拉丁字母轉寫。

⁴ 富麗：〈“阿其那”、“塞思黑”新解〉，載《文史》，（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第十輯），第 220 頁。

⁵ 季永海,劉景憲,屈六生編著，《滿語語法》，（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民 75]，第一版），頁一七〇。這類形動詞的全稱是「過去時形動詞」。

⁶ 沈原，〈阿其那、塞思黑考釋〉，《清史研究》，（北京市：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主辦，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1997），頁 93-94。

⁷ 陳捷先，《雍正寫真》，（台北市：遠流，2001[民 90]，初版），頁五一。「以上這幾位專家們的解釋是不是最可信的解釋，我個人不敢確言，也許以後在史料裡有

本文也認為，「塞思黑」應該另有其涵義。而且，要解釋「塞思黑」，會比解釋「阿其那」要來得容易些。原因有如下二點：

第一，「阿其那」是個滿語新字，⁹在字典上翻查不到，所以要說明其明確語意比較困難。而「塞思黑」滿文作「seshe」，¹⁰在康熙時代的字典《大清全書》上就有。¹¹而《大清全書》是足以闡釋雍正朝的滿文涵義，¹²問題也相對就簡單多了。

第二，被稱為「塞思黑」的允祿，行事常以其兄允禩馬首是瞻，雍正將之更名前，才將允禩改名為「阿其那」，可見這對兄弟確屬一黨。只要尋找出一些兄弟共謀的事件，尤其是那些讓雍正極為反感的事情，就可以具體了解「塞思黑」的涵義了。例如，由雍正皇帝主導的「允祿罪狀二十八款」等資料，¹³應是值得詳加分析的重要標的，在其中找到有用線索的可能性顯然是極大的。

貳、「塞思黑」的往例分析

我們打算先從前述的蕭一山、玉麟、富麗、沈原等先生、女士的研究結果分析起，希望能深入探索以往論述的癥結所在。

新發現也未可知。」

⁸ 馮爾康,許盛恒,閻愛民主編,《雍正皇帝全傳》, (北京:學苑出版,1994,北京第1版),頁76。「“塞思黑”也是滿語,其含義至今仍含糊不明,有人說其意為豬。」

⁹ 張華克,〈「阿其那」與滿文謎語〉,《歷史文物》, (台北市:中華民國國立歷史博物館,2011,四月),頁22-33。文中詳述「akina 阿其那」源自於「kimun bata 仇敵」一詞的理由與過程,可知「akina 阿其那」是一個滿語新字。

¹⁰ 《ilire tere be ejeha dangse, hūwaliyasun tob i jakūci aniya šanggiyan indahūn, sunja biya, fejergi debtelin.》(滿文起居註冊,雍正八年歲次庚戌,五月,下冊。), (台北市:故宮博物院藏手寫本,雍正八年(1730年)五月),無頁碼。雍正八年五月十九日,當天滿文資料中有「seshe 塞思黑」字樣:「jai neneme seshe be wargi daitung de unggih de, bi akina sei hacin hacin i ehe tuwali falihha babe yūn jy de hese wasimbuha bihe, (又從前遣塞思黑往西大同時,朕以阿其那等黨惡種種,面語允祉。)」

¹¹ 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辦公室滿文編輯部編,《北京地區滿文圖書總目》, (瀋陽:遼寧民族,2008,第1版),頁59。《大清全書》較早的版本是康熙二十二年(1708)出版的。

¹² (清)沈啟亮輯,大清全書, (瀋陽:遼寧民族,2008,第1版),卷六,頁五十二。seshe 煩厭之意。原書中出現的滿文,現均以拉丁字母轉寫。

¹³ 華文書局,《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 (台北市:華文:華聯,民53[1964]),冊一,卷四十五,頁十六至二十一。

一、「豬」說

蕭一山先生的說法，經查實源自於日本學者稻葉君山（1876 年—1940 年）。稻葉君山的代表作日文《清朝全史》，早在大正三年（1914）就已經出版了，¹⁴書中的說法比蕭一山之說早了許多年，堪稱原創：

允禩允祿一派，運動益急，要不能越出帝之深密之布置。
雍正四年，帝責彼等之罪惡，削其宗室之籍，撤其黃帶之典。
所謂黃帶者，宗室使用之黃色帶，如覺羅之以紅帶為記號也。
且所罰猶不止此，帝改彼等之名，允禩曰阿其那，允祿曰塞思黑，又不呼其父皇所賜之名。阿其那、塞思黑滿洲語為豬狗之義，則帝不僅不以骨肉視彼等，且以其悖德而不以人類視彼等矣！¹⁵

按照稻葉君山先生的說法，「阿其那、塞思黑滿洲語為豬狗之義」，並沒有明指「塞思黑」是「豬」或「狗」，但是聽到此說的人卻紛紛將之對號入座，各取所需。像學者黎東方就認為「塞思黑」是「狗」，明顯與前面的蕭說相反，難免讓人感到困惑：

胤祿於雍正三年七月在西寧被捕，罪名是陝西有人背後稱他為九王爺。到了四年五月，雍正下聖旨將他改名為塞思黑（狗），罪名是他用密碼和人通信。他被押解回京，走到中途，暴卒。胤禩於雍正四年正月被削籍離宗；二月，被革去王爵，改名阿其那（豬），圈禁在宗人府；九月，死在獄中。¹⁶

不過自從陳寅恪先生 1940 年代提出「世宗亦決無以豬狗名其同父之人之理」的說法後，¹⁷「豬狗說」的缺點就已顯露無遺，而遭到識者認為

¹⁴ 稻葉君山著，《清朝全史》，（東京市：早稻田大學出版部，大正 3 年[1914]）。

¹⁵ (日)稻葉君山著，但燾譯，《清朝全史》，（台北市：中華，民 49[1960]，臺一版），上四，頁二三。

¹⁶ 黎東方撰，《細說清朝》，（台北市：傳記文學，民 59[1970]，初版），頁 140-141。

¹⁷ 陳寅恪撰，〈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序〉（原載一九四三年七月讀書通訊陸玖期），陳寅恪，《讀書札記二集》，（北京市：三聯，2001），頁 275 至 276。「以後來清代諸皇子之名，今所知者，亦止其漢文雅名，而不傳其滿文之名故也。又胤禩胤祿之改

是過時的舊說了。

二、「像刺傷人的野公豬，令人可恨的東西」說

玉麟先生的說法十分有趣，他認為「塞思黑」跟野生的公豬有關。他在〈“阿其那”、“塞思黑”二詞釋義〉一文中說，「塞思黑」就像刺傷人的野公豬一樣，是令人可恨的東西，「塞思黑」來自滿語詞根「Se che mi 豬刺傷人」。

玉麟先生的「Se che mi 豬刺傷人」之說，在辭書中查到最接近的字是「šešembi 蜂蟄」，¹⁸二者語音、語意雖然都有些接近。然而蜂蟄與豬刺到底有些距離，所謂的「群眾口語」何以跟辭書不同，其中的機轉未見玉麟先生說明，論證有些勉強。

另外玉麟先生一再提到，「塞思黑」口語的形成，是因滿族經常打獵需與野豬搏鬥，卻常為利牙所傷，所以口語中把厭恨野豬刺傷說成「塞思黑」，就跟雍正深恨允禩一樣。

不過此說也有問題。據馮爾康先生講，雍正跟打獵沒有什麼緣分。康熙後期幾乎年年北狩的秋獮，雍正在位十三年「卻一次也沒有進行」：

康熙帝自在位的二十年代後期起，幾乎年年北狩，訓練八旗將士，增強武備，拉近與蒙古王公的關係，並且建造熱河行宮，作為秋獮和夏季以至秋季處理政務的中心。雍正帝號稱繼承康熙帝帝業，本應也進行秋獮，但是卻一次也沒有進行。早年的原因是為防範允禩等人發動政變，不敢遠離北京。¹⁹

當然，雍正早期為了防範允禩等人發動政變，以致不進行秋獮。但是早在雍正四年允禩朋黨就已經完全瓦解了，後來雍正還是不想打獵，只能說他對弓馬之事的興趣根本不大，才是主因。

由此可知，雍正跟打獵的淵源不深，連正式的秋獮也都不想去，滿族狩獵的經驗用在雍正身上，說服力比較有限。

名阿其那，塞思黑，世俗相傳以為滿洲語豬狗之義。其說至為不根。無論阿其那塞思黑非滿文豬狗之音譯，且世宗亦決無以豬狗名其同父之人之理。其究為何義，殊難考知。」

¹⁸ 羽田亨編，《滿和辭典》，（台北：學海，民63[1974]，初版），頁400。

¹⁹ 馮爾康，《雍正帝》，（台北市：聯經出版，2009，初版），頁117-118。

三、「迂俗可厭之人」說

富麗女士在〈“阿其那”、“塞思黑”新解〉一文中說的很明白，她根本沒看過滿文文獻中的「塞思黑」，其所依據的資料，是來自於北京故宮明清檔案部一九七三年公佈的初稿。明清檔案部當時認為「塞思黑」的滿文作「sesheri」，而「sesheri 瑟思赫里」的讀音，如果將「里」音輕讀，也近似於「塞思黑」。富麗女士就據此配合查閱《清文匯書》，²⁰得到「迂俗可厭之人」的解釋。

富麗女士的「迂俗可厭之人」說，當然是不能採用的。因為把「塞思黑」的滿文當作「sesheri」，跟官方的滿文文獻「seshe」有所不同，源頭就弄錯了，那麼結論當然也不可能令人信服。²¹

四、「討厭的人或東西」說

沈原女士的研究算是比較完整的。她看過內閣滿文《上諭檔》，知道「seshe 塞思黑」的正確寫法。也引用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等文獻當作佐證，比前述三位作者的論述要有力得多，這都是優點。然而在論證方法上，卻還是有些問題，需要檢討。例如：

第一、沈原女士為了證明蕭一山先生《清代通史》的“塞思黑，滿語豬也”有問題，就在《清文鑒》中尋找出「balda 白蹄豬」、「taman 去勢公豬」、「aidagan 公野豬」等，接近二十種豬隻，以其無一與「塞思黑」音近，證明「塞思黑」之意並非「豬也」。

這個論述，看似四平八穩，可是實際上卻是不甚得體的。前面我們也舉出過，黎東方先生認為「塞思黑」是「狗」的說法，沈原女士難道也要以窮舉法，找出許多「狗名」，以證明其非？

沈原女士的問題其實出在時效上面。可以採用「列舉證明法」的時機，是在稻葉君山、蕭一山、黎東方、陳寅恪、玉麟、富麗等學者專家的時代。當時看不到滿文原文，當然只好排比出可能文字和可能讀音，加以

²⁰ 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辦公室滿文編輯部編，《北京地區滿文圖書總目》，（瀋陽：遼寧民族，2008，第1版），頁68。《清文匯書》十二卷最早版本是康熙年間京都四合堂刻本。

²¹ 追溯錯誤的來源，起於一九七三年明清檔案部發出的資料。當時大陸上還在進行文化大革命（1966-1976），社會動盪，研究條件貧乏。為文有誤，也是環境使然。

校對，以推敲找出原文。而沈原女士既然看過內閣滿文《上諭檔》，已經知道「seshe 塞思黑」的正確寫法，再來大張旗鼓比對豬名，就顯得毫無意義了。

「seshe 塞思黑」從康熙朝就是字典上的正式文字，當然不會等同於字典上的其他單字「balda 白蹄豬」、「taman 去勢公豬」、「aidagan 公野豬」等豬群文字，其理甚明。依照一般寫論文的經濟原則，實無須著墨於明顯不成立的議題。

第二、沈原女士說：「至於“顫抖”之說，亦來源於滿語動詞 *seshembi*，不為無據。只是，其立論偏離允祿改名的實際情況較遠，茲不贅言。」就把「seshe 塞思黑」跟「顫抖」的關係打斷了。

其實既然已說「顫抖」之說「不為無據」，或許就該繼續發揮闡述，而不是說「其立論偏離允祿改名的實際情況較遠」，即放下不表。本文則認為「顫抖」之說或為解答「seshe 塞思黑」本意的契機，證據也相當多。

參、「seshe 塞思黑」的涵義分析

看過了上面各家對「seshe 塞思黑」的解釋，無論「豬」、「像刺傷人的野公豬，令人可恨的東西」、「迂俗可厭之人」、「討厭的人或東西」等，看得出來，大家都不約而同的都朝向「厭」字的方向加以發揮。如此考慮，只不過是要迎合一種刻板印象，就是雍正討厭允祿，曾經形容允祿是「癩肥臃腫」罷了。²²

「厭」字的來源，推測是選擇了「*seshembi*」的語意而產生的。「塞思黑」滿文作「seshe」，其動詞原形是「*seshembi*」。在早期字典《御製清文鑑》中，「*seshembi*」的滿文語解是「*seshembi: dahūn niyalma be usuršeme eimere be seshembi sembi, jai jetere jaka daruhai jekei eimere be inu seshembi sembi, geli yaya olhon ufa i jergi jaka be seseme maktara etukui jergi jaka be isihire be inu seshembi sembi,*」。²³

²² 華文書局，《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台北市：華文：華聯，民 53[1964]），冊一，卷四十四，頁二十八至二十九。

²³ 阿爾泰語研究所編纂，《御製清文鑑》，（韓國大邱市：曉星女子大學校出版部，1978-1982），上冊，頁 261-262。原書中出現的滿文，現均以拉丁字母轉寫。

此文可逐字對譯如下：

dahūn niyalma be usuršeme eimere be seshembi sembi, jai
 重複 人 把 厥惡 厥煩 把 厥 說 再
 jetere jakā daruhai jekei eimere be inu seshembi sembi, gelī
 吃 物 常常 吃 厥煩 把 也 膩 說 又
 yaya olhon ufa i jergi jakā be seseme maktara etukui jergi
 凡 乾燥 麵 的 品 物 把 撒 抛 衣的 品
 jakā be isihire be inu seshembi sembi,
 物 把 抖 把 也 抖 說

這段文字翻譯出來的意思是：「seshembi」就是「人常厥，厥惡的厥，又食物常吃，吃膩的膩，拋撒乾麵粉的撒，抖衣服的抖」。也就是說，「seshembi」有「厥、膩、撒、抖」等四種涵義。

「厥」字是「seshembi」的前半段語意「厥、膩」。至於後半段的語解「撒、抖」，就不在前述各家的解說範圍之內了。

這就令人不由得發出一個疑問，要談「seshe 塞思黑」何必先談「seshembi」呢？因為在《清文總彙》一書裡，「seshe 塞思黑」的解釋相當單純，就是「令抖」，²⁴卻並沒有「厥、膩」等其他意思。

也就是說，許多人為了能順利解釋「seshe 塞思黑」，先把「seshe 塞思黑」引導到等同於「seshembi」，接著又只選擇「seshembi」的前半段語意「厥、膩」。這麼兩度轉折的巧思，卻很可能弄偏了方向，反而找不出「seshe 塞思黑」真正的意涵呢。

根據分析，「seshe 塞思黑」具有兩方面的意義，一為語意、一是構詞，現分述如下：

一、「seshe 塞思黑」的語意

雍正為允祿取名「seshe 塞思黑」，可能正是要以「抖」義，來控訴允祿、允祿的「欺誑聖祖、不忠不孝」。

為了要看清楚「seshe 塞思黑」跟「抖」的關係，可以再翻找出《清

²⁴ (清)李延基,宜興同編，《清文總彙》十二卷，(台北市:中國邊疆歷史語文學會印行,民55[1966])，卷五，頁四十。原書中出現的滿文，現均以拉丁字母轉寫。

文總彙》裡「seshembi」語意的完整解釋：

seshembi：厭惡，物常吃，吃厭之厭。凡醃物撒鹽醃之撒。

馬牲口抖擗頭。抖衣襟等物之抖。凡桿麵恐黏，用乾麵等物一點點、少少兒的拋撒之撒。冷了身抖顫之抖。撒糖浸醃之撒。²⁵

「seshembi」的說明裡，又多了一項「冷了身抖顫之抖」與「抖」字有關的解說，這是《清文總彙》跟《御製清文鑒》二書內容不大相同的地方。

「冷了身抖顫之抖」似乎已經說得相當具體了。因為身體之所以會抖顫，無非是受寒、害怕、生病等原因，足供我們可另闢蹊徑，朝向以前備受學者冷落的「允祿罪狀二十八款」中尋找答案。

所謂的「允祿罪狀二十八款」，是雍正四年六月三日「甲子，康親王崇安，及諸王、貝勒、貝子、公、滿漢文武大臣等，公同議奏」時所公佈的允祿罪狀。其中跟「冷了身抖顫之抖」可能有關係的，可以找到兩款，即第二、第三款罪狀：

2、康熙五十六年冬，聖祖仁皇帝召諸王子，面詢建儲之事。塞思黑陳奏之語背謬，聖祖仁皇帝面加切責。是夜三鼓時，聖祖仁皇帝念及塞思黑之言，益增憤怒，中夜起坐。次日，塞思黑即畏懼稱病，平日結交近侍，密行伺察探聽，眾所共知者一也。3、詐稱有疾，私向穆經遠云：「皇父欲立我為皇太子，是以詐病迴避。」僭妄無恥，眾所共知者一也。²⁶

「抖顫之抖」如何能與上述罪狀「畏懼稱病」、「詐病迴避」扯上關係？而「詐病」所得的是哪種病？「允祿罪狀二十八款」裡面並未言明，或許要深入檔案，才能找出這個疾病的完整病狀了。

根據《文獻叢編》「允祿允祿案」的記載，其中有一段穆景遠的口供，恰好說出了什麼是允祿「詐病迴避」藉口的病名：

²⁵ (清)李延基,宜興同編，《清文總彙》十二卷，(台北市:中國邊疆歷史語文學會印行,民 55[1966])，卷五，頁四十。

²⁶ 華文書局，《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台北市:華文:華聯,民 53[1964])，冊一，卷四十五，頁十六至二十一。

據供：我在允祿處行走又隨他在西大同，前後有七八年了。允祿待我好也是人所皆知的。如今奉旨審問我，一件不敢隱瞞。當年太后欠安時節，我聽得允祿眼皮往上動，說是得了痰火病了。我去看時，我說，「這未必是真病」。他說，「外面的人都說我合八爺、十四爺三個人裏頭有一個立皇太子，大約在我的身上居多些，我不願坐天下，所以我粧了病，成了廢人，就罷了。」到後來十四爺出兵的時節，他又說，「十四爺現今出兵，皇上看的也很重，將來這皇太子一定是他」，這都是實在是允祿說過的話。²⁷

從穆景遠的口供裡，可以得知允祿承認自己是使詐，得了「痰火病」。「痰火病」要演得像，還一定要假裝成「廢人」一般才行。而且還要有「眼皮往上動」的病徵，這可跟「seshe 塞思黑」一詞，具有「顫抖」之意的症狀是有些類似的。

同案還有秦道然的供詞。他除了把「痰火病」稱為「瘋痰」之外，還節外生枝，另外又供出了允祿教唆允禩裝病的重要機密：

又，我常向人說允祿為人寬洪大量，慈祥愷悌，要人知他好處，原是包藏不軌之心，當年聖祖皇帝因允祿為人不好，又與允禩允禩私相結好，因此允祿允禩止封貝子，允祿心懷怨望，又假粧瘋痰，並於允禩病愈後還叫他拿拐棍子，仍舊粧病，這俱是欺誑聖祖處。²⁸

秦道然所說「允禩病愈後」的病，指的是康熙五十五年秋九月十二日戊辰，允禩所染患的傷寒病。²⁹傷寒是正式病名，與對外宣稱的「瘋痰」

²⁷ 故宮博物院編，《文獻叢編》，（台北市：台聯國風出版社影印本，民 53[1964]，初版），允禩、允祿案，頁一。文中說「當年太后欠安時節」，所謂太后當指順治的孝惠章皇后博爾濟吉特氏，身體欠安時節當指康熙五十六年十二月初六丙戌逝世之前那段期間。又太后逝世時年為七十七。

²⁸ 故宮博物院編，《文獻叢編》，（台北市：台聯國風出版社影印本，民 53[1964]，初版），允禩、允祿案，頁五。

²⁹ 華文書局，《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台北市：華文：華聯，民 53[1964]），冊六，卷二百六十九，頁十四。康熙五十五年秋九月十二日，「戊辰，上聞皇八子多羅貝勒允禩，染患傷寒。」

不同，秦道然口供裡說這是爲了要「欺誑聖祖」，才繼續說是得了「瘋痰」。

由於雍正對「允禩允糖案」，一直在嚴密掌控。所有口供資料，都要親自過目。對於不滿意的地方，就直接硃批增刪修改，毫不避諱。在另一名嫌犯何圖的口供上，就留下一些刪改文字的硃批紀錄：

允糖「後來懶怠行走」（以上六字硃批勾去改為「懼罪」），便稱有瘋痰之症。這又是欺誑聖祖處。那年允禩病後，允糖向允禩說：「阿哥，你病雖好了，這拐棍子卻不可棄吊（掉）。你仍舊粧病。」因此允禩也拿了拐棍子粧病。允糖自己粧病，已大不是了；又叫別人粧病，欺誑聖祖，更加不是了。那年大阿哥圈起之後，允糖曾對我說：「這叫做甚麼圈法？比我們只隔得一層門罷了。」圈得大阿哥鬆，又是抱怨聖祖的意思。這都是允糖不忠不孝處。³⁰

從這份資料中，看得出來允糖向外宣稱所患的病名，又成了略有不同的「瘋痰之症」。由於雍正將允糖「後來懶怠行走」更改爲「懼罪」，與「允糖罪狀二十八款」中第二款罪狀的「畏懼稱病」相符。可知罪狀的撰寫，已經迎合了雍正的意旨，也表示雍正完全知道這場「瘋痰」的來龍去脈，確是允糖不忠不孝的明證。

上述「痰火病」、「瘋痰」、「瘋痰之症」這些症名，應該都只是俗稱，與正式醫書裡的記載似乎並不相同。然而由於中醫裡「瘋、風」經常互通，³¹瘋痰可能就是風痰，風痰有如下的定義：

此證脈弦面青，肢脅滿悶，便溺祕滯，時有躁怒，其痰清而多泡，乃濕在肝經所致。³²

這裡提到的病證、病因等表現，一般人並不容易理解。不過我們把

³⁰ 故宮博物院編，《文獻叢編》，（台北市：台聯國風出版社影印本，民 53[1964]，初版），允禩、允糖案，頁十一至十二。

³¹ 啓業書局，《中醫名詞術語大辭典》，（台北市：啓業，民 71[1982]，再版），頁 299。例如：羊癲瘋通羊癇風。

³² 謝觀編，《中國醫學大辭典》，（台北：臺灣商務，民 47[1958]，臺一版），頁 1996-1997。

「瘋痰」拆開成「瘋」與「痰病」，就比較容易理出一些頭緒了。「瘋」字在《中國醫學大辭典》解釋為「一、頭風病，二、顛狂病。」，³³而「痰病」在該辭典中解釋為「瘋癲、狂癇之總稱，以其因於痰火，故名。」³⁴

原來，「瘋痰之症」不外就是瘋癲、狂癇之類的病症，一般人所熟悉的羊癲瘋，就頗為符合「瘋痰」的症狀。看起來這跟「顛抖」的關係，還真是相當密切呢。

現代中醫對「癲狂」與「癲癇」的區分，其實是相當細緻的，「癲狂」是精神失常的疾病，³⁵「癲癇」則與抽搐等神志失常有關，³⁶二者是截然分明的不同病症：

癲狂[定義]：癲証以精神抑鬱，表情淡漠，沈默癡呆，語無倫次，靜而少動為特徵，多由痰氣鬱結，蒙蔽心竅所致。狂証以精神亢奮，狂躁剛暴，喧擾不寧，毀物打罵，動而多怒為特徵，多由痰火壅盛，迷塞心竅所致。癲証與狂証都是精神失常的疾病，二者在臨牀上可以互相轉化，故常並稱。癲癇[定義]：癲癇是以突然仆倒，昏不知人，口吐涎沫，兩目上視，肢體抽搐，或口中如作豬羊叫聲等神志失常為主要臨床表現的一種發作性的疾病。又稱癇証、癲疾，俗稱「羊癲風」。³⁷

也就是說「瘋痰」如果要說得完整，需要包含了兩個病症，「癲狂」與「癲癇」，缺一不可。

然而古代中醫則不然，「癲狂」與「癲癇」的區分不明，相互摻雜，厲暢先生說出了其中混用的原委：

癲狂癇，在《內經》以至金元時期，往往並稱，有僅言陰

³³ 謝觀編，《中國醫學大辭典》，（台北：臺灣商務，民47[1958]，臺一版），頁3790

³⁴ 謝觀編，《中國醫學大辭典》，（台北：臺灣商務，民47[1958]，臺一版），頁3522

³⁵ 中醫學三百題編委會編，《中醫學三百題》，（台北市：建宏，1998三刷，初版），頁603。

³⁶ 中醫學三百題編委會編，《中醫學三百題》，（台北市：建宏，1998三刷，初版），頁604。

³⁷ 方藥中，《實用中醫內科學》，（上海市：上海科學技術，1985，初版），「癲狂」，頁364。「癲癇」，頁370-371。

癲、陽狂者，有統稱癲疾者，常至混淆不清。例如《靈樞·癲狂》之「癲疾始作，先反僵，因而脊痛」，「癲疾始作，而引口啼呼，喘悸者」，顯然是指癲癇；而「癲疾始生，先不樂，頭重痛，視舉目赤，甚作極，已而煩心」，「狂始發，少臥，不飢、自高賢也，自辨智也，自尊貴也，善罵詈，日夜不休」等，則顯然是指癲狂。《素問·奇病論》載「人生而有病癲疾者，病名曰何，安所得之？岐伯曰：病名為胎病，此得之在母腹中時，其母有所大驚，氣上而不下，精氣並居，故令子發為癲疾也」，是論癲癇病因有先天遺傳者；《素問·陰陽類論》「巔疾為狂」，則指土氣刑水，陽熱傷陰而致癲狂。可見古典醫籍中癲狂內混有癲癇，而巔疾則包括了癲癇和癲狂。³⁸

由於「古典醫籍中癲狂內混有癲癇，而巔疾則包括了癲癇和癲狂」，所以，這種含混的觀念顯然延續到了清代。

因此，當「seshe 塞思黑」一詞具僅有「顫抖」之意時，正代表著雍正對「瘋痰」的看法，依舊是「癲癇」、「癲狂」不分的，可以「以偏概全」，與金元時期「統稱癲疾」的觀點毫無差別。

不過，這種含混不明，並不影響關於「seshe 塞思黑」一詞的定義。反而更由這些所謂的「缺陷」觀念中，可以認定這個單字，確實是經由雍正，依照當時流行的醫學理論所製作完成的。

二、「seshe 塞思黑」的構詞

「seshe 塞思黑」一詞是一個滿文單字，其構詞學上最大的特徵，是「seshe 塞思黑」開頭的元音「e」屬於陰性。³⁹

因為雍正說過「阿其那陰險詭譎，實為罪魁。」⁴⁰而「阿其那

³⁸ 中醫學三百題編委會編，《中醫學三百題》，（台北市：建宏，1998 三刷，初版），頁 603。

³⁹ 季永海,劉景憲,屈六生編著，《滿語語法》，（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民 75]，第一版），頁 86。「滿語中有六個基本元音音位，即 a、e、i、o、u、ū。根據它們在詞中和構詞附加成分、語法附加成分中出現的規律，可以分為三類：陽性元音：a、o、ū。陰性元音：e。中性元音：i、u。」原書中出現的滿文，現均以拉丁字母轉寫。

⁴⁰ 華文書局，《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台北市：華文：華聯，民 53[1964]），冊

akina」的起音「阿 a」，這個音節顯然有「陽」的意思在，⁴¹定為罪魁禍首，構詞與實際相符。

「seshe 塞思黑」的起頭元音是「e」，屬於陰性，陰性遇到陽性，常表示附屬、柔弱的意思，這也與「塞思黑」允祿，兄弟排行在允禩之後的地位相符。

由「seshe 塞思黑」的構詞觀察，雍正在選詞造字上，是很用了一番心思的，不只字義上合適，在構詞的音韻上，也吻合滿文的語法規則。

三、小結

總結上述的論證，「seshe 塞思黑」語意的「抖顫」，就是允祿所宣稱的「痰火病」、「瘋痰」、「瘋痰之症」等。這些症名，是允祿詐病迴避責任，與延續允禩所患傷寒病，一石二鳥，是用來欺詭聖祖康熙的招式，也算是雍正指斥允祿不忠不孝的明證。這種疾病有「眼皮往上動」、「行走用拐棍子」、「有如廢人」的病徵，可簡稱為「癲疾」，代表著清代「癲癇和癲狂」含混不分的觀念，有其時代意義。而「seshe 塞思黑」一詞的構詞，具有滿文音韻上的陰性詞性，顯示出允祿排行在允禩之後的齒序地位。

肆、「seshe 塞思黑」的產生背景

前面我們提到過，在允祿被迫改名前，官方問審相關嫌犯何圖等人，曾經紀錄到允祿裝病得到「瘋痰」的事情。由於此事與「seshe 塞思黑」這個名字的產生有密切的關聯，所以我們有必要詳談當時所謂的「瘋痰之症」產生的過程。原來，「瘋痰」的產生，竟與允禩的一場疾病「傷寒」有關。

回溯到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六日，康熙皇帝回到熱河行宮，不久就聽說允禩染患傷寒，病勢不輕。九月十二日，康熙降旨要十四阿哥允禩會同太

一，卷四十五，頁二十八。

⁴¹ 羽田亨編，《滿和辭典》，（台北：學海，民 63[1974]，初版），頁 1。在字典上可以查到，有「陽、字牙、慢應聲」等解釋。作為「akina 阿其那」的起音，這個音節顯然有「陽」的意思在。因為滿語重視第一音節，當第一音節是屬於陽性時，整個詞就是陽性，這也是因為元音和諧律的關係。

醫商量醫治事宜。⁴²

九月十七日允祉等所寫的滿文奏摺卻說，大夫李得宗稟稱八皇子允禩所得的病，逐漸好轉，紅疹子已接近散完，惟每次稍稍發熱有火。⁴³

九月十八日，康熙駐蹕兩間房，要皇四子和碩雍親王胤禛派人回到北京暢春園允禩那裡探視。這位胤禛親王，就是後來的雍正皇帝。⁴⁴

九月二十三日，康熙駐蹕密雲縣。胤禛奏稱，已經派人看過八阿哥允禩，病勢很重，想親自前去探望。康熙同意胤禛的看法，開始換胤禛處理允禩的醫藥事宜。⁴⁵

九月二十五日，康熙駐蹕湯泉。湯泉行宮位於北京正北的溫泉古鎮小湯山，距離北京城區僅僅三十餘里。但是因為允禩臥病在暢春園路傍園內，而暢春園又是康熙的住處，皇四子胤禛等人提議將允禩遷離暢春園，搬到允禩自宅。皇九子允禟卻生起氣來，說是萬一病人搬得不好，有個三長兩短，誰來承當責任？鬧得不可開交。康熙不願捲入糾紛，只好說：「八阿哥病重，人都已經昏迷了。如果要搬回到自宅，即使有什麼長短，也不要把責任推到我的頭上。」後來，還是按照胤禛等人的講法，因為允禩所住的地方，阻礙了康熙的通行，事關重大，必須遷離。於是就將昏迷

⁴² 華文書局，《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台北市：華文：華聯，民 53[1964]），冊六，卷二百六十九，頁十四至十五。「戊辰。上聞皇八子多羅貝勒允禩，染患傷寒。降旨十四阿哥允禩，向來與八阿哥允禩相好，著伊同太醫，商酌調治。」

⁴³ 王小虹等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發行：1996 新華經銷，第 1 版），頁 1143。「2878 〈胤祉等奏八阿哥紅疹已漸好轉摺〉，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十七日臣胤祉等謹奏：據調理八阿哥病之大夫李得宗稟稱，自本月十四日奏聞皇父以來，現又漸漸好轉，紅疹子已近散完。惟每次稍稍發熱有火。等語。故將大夫奏疏一併謹奏。臣胤祉、胤示我、胤禡。朱批：知道了。」

⁴⁴ 華文書局，《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台北市：華文：華聯，民 53[1964]），冊六，卷二百六十九，頁十六。「甲戌。上駐蹕兩間房。上問皇四子和碩雍親王胤禛曰：八阿哥病，汝曾使人往看否？回奏云：尚未使人往看。上曰：當使人往看。」。

⁴⁵ 華文書局，《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台北市：華文：華聯，民 53[1964]），冊六，卷二百六十九，頁十九至二十。「己卯。上駐蹕密雲縣。皇四子和碩雍親王胤禛奏云：臣使人往看八阿哥允禩，病勢甚篤，今欲先回看視。上允之。後發來上諭云：四阿哥隨駕在外，惟伊一人，乃置扈駕之事，奏請先回，看視允禩。觀此關切之意，亦似黨庇允禩。允禩醫藥之事，即著四阿哥料理。」

中的允禩，遷移回家。⁴⁶

九月二十七日，胤禛趕赴湯泉，當面向康熙報告：「之前在旅途中，皇父問我是否派人看過八阿哥，我就派人前去。派的人回說八阿哥允禩病重，所以我就啟奏想親自前去探望。我當時未曾衡量這事可能鬧大，不是我所能處理的，罪責實在難以逃避。何況我不懂醫藥，現在既然已經送允禩回家，我也不想再管這事了，所以呈報皇父事情的來龍去脈。」康熙並不怪罪胤禛，表示「釋然」。第二天康熙就回到了暢春園。⁴⁷

十月初五日，允禩傷寒病痊癒，康熙命將其所停的俸銀俸米仍照舊發給，算是也原諒了允禩以往的過失。⁴⁸

到了十一月中旬，康熙離京往謁暫安奉殿、孝陵。出發之前，派皇三子允祉和皇四子胤禛去探視仍在病中的八阿哥。他們探望允禩之後，一起面奏皇父：「阿哥見今並無好轉。」康熙的消息來源相當多元，在硃批中對允祉、胤禛的報告提出了質疑。這兩名皇子大驚失色，馬上分頭再去探視。結果所看到的允禩，卻「已見大好」，簡直不像是個病人。十二月初十日允祉、胤禛二人具奏認錯，康熙也毫不客氣的斥責他們「眼神不濟而胡言」。⁴⁹

⁴⁶ 華文書局，《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台北市：華文：華聯，民 53[1964]），冊六，卷二百六十九，頁二十至二十一。「辛巳。上駐蹕湯泉。因允禩臥病在暢春園路傍園內、降旨將允禩移回家中之處、著諸皇子議奏。皇四子欲移允禩回家，問及諸皇子，俱說應當移回。惟允禩憤怒云：八阿哥今如此病重，若移往家中，萬一不測，誰即承當，激切攔阻。將欲移允禩之事奏聞。上又降旨云：八阿哥病，極其沉重，不省人事，若欲移回，斷不可推諉朕躬，令其回家。諸皇子議云：八阿哥允禩，見今病勢，雖未至於十分沉重，然已甚篤。倘有不測，允禩見駐之處，乃皇父經由之御路，所關非細，理應移回。一面奏聞，一面即將允禩，移回家中。」

⁴⁷ 華文書局，《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台北市：華文：華聯，民 53[1964]），冊六，卷二百六十九，頁二十一至二十二。「癸未。孝慈高皇后忌辰，遣官祭福陵。上命固山貝子蘇努、舅舅佟國維、大學士馬齊、領侍衛內大臣公阿靈阿、鄂倫岱、侯巴渾德，同往看視允禩病，同四阿哥多方延醫，竭力調治。皇四子和碩雍親王胤禛因至湯泉，奏云：向在途次，皇父問及曾使人往看八阿哥否。及使人往看，回稱病篤，故爾奏請看視。臣未審輕重，實屬錯誤，罪所難逭。況臣素不諳醫藥，今既送允禩到家，臣無可料理之事，奏知前後始末。上方釋然。得旨：所奏已悉。甲申。上回駐暢春園。」

⁴⁸ 華文書局，《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台北市：華文：華聯，民 53[1964]），冊六，卷二百七十，頁三。「辛卯，允禩患傷寒病愈後，囑內侍魏珠奏聞。上命將所停允禩之俸銀俸米，俱照前支給。」允禩為五十四年正月，上命停給爵俸。

⁴⁹ 楊珍，《康熙皇帝一家》，（台北市：遠流，1999[民 88]，初版），頁 382。「康熙

雍正在這件事情上，算是吃力不討好。爲了搬遷八阿哥允禩，既得罪了皇九子允禟，也惹得康熙生氣，事後還需要兩度向康熙請罪，上下不是人。

而允禩在這場「傷寒之戰」中，只要人躺在病床上，所停的俸銀俸米就從天而降，照舊發給，又奪得了康熙的歡心，雍正心頭的氣憤是可想而知的。

尤其是當雍正四年二月，他仔細閱讀了嫌犯何圖、秦道然的口供之後，才知道允禩是聽了允禟所謂的「建議」，方才繼續假冒「瘋癲」，欺騙康熙，以奪取政治利益。

而雍正當然會回頭思索，允禩的病透露著許多蹊蹺。例如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六日，康熙聽說允禩染患傷寒，病勢不輕。九月十七日允祉卻說逐漸好轉。九月二十三日，胤禛奏稱允禩病勢很重。十一月中旬，皇三子允祉和皇四子胤禛一起面奏稱允禩現今並無好轉。十二月初十日允祉、胤禛二人卻具奏認錯，因允禩又已見大好。

生病有高低起伏，本是常態。而允禩的病，起起伏伏，卻很古怪，讓雍正三度受責，⁵⁰造成他心中難以平復的挫折。雍正之所以會「眼神不濟而胡言」，當然是因爲墜入允禟圈套，才遭受無妄之災。

雍正忍氣吞聲，等了十年。直到雍正四年，許多人早已淡忘這件事情的時候，才以縝密的行動，向允禟展開報復，這就是「seshe 塞思黑」的產生背景。

五十五年（公元一七一六年）秋，皇八子胤禩染患傷寒，一度病得很重。十一月中旬，玄燁離京往謁暫安奉殿、孝陵，行前，派皇三子胤祉和皇四子胤禛去探視仍在病中的八阿哥。他倆探望後，一起面奏皇父：「阿哥見今並無好轉。」十二月初，玄燁在胤祉、胤禛、胤祺、胤禩等九個皇子的請安摺上硃批：「三阿哥、四阿哥前曾面奏，稱八阿哥並無好轉。見今情形如何？一如過去所言，或已見好轉？無論怎樣，爾等所知該是可信吧！」胤祉、胤禛聽出皇父話中有話，深感不安，前思後想，決定分別再去探視。兩人在十二月初三、初九日先後看過胤禩，遂於初十日具奏認錯：「見今八阿哥不僅好些，而且已見大好，漸漸復元了。」「十一月初六日皇父差我二人往視八阿哥，臣等奏稱並無好轉，乃因眼神不濟，看錯了，大爲失實。」玄燁硃批道：「雖眼神不濟而胡言，但畢竟還是通學醫書之人！【如此言非事實】，可稱爲奇聞！」冷言挖苦，語氣生硬，可見還未諒解。」

⁵⁰ 指九月二十五日受皇九子允禟指責、九月二十七日向康熙請罪、十二月初十日康熙斥責「眼神不濟而胡言」等三次。其中九月二十七日康熙雖表示「釋然」，其實就有怪罪雍正的意思，否則雍正無須大費周章，並當面解釋請罪。

而改名，正是一種處罰，就像古代的墨刑一樣，把犯人的罪行刻在臉上，等於要外人明辨允祿的劣跡，以免上當，並以示愧辱。⁵¹

伍、相關問題的探討

這裡我們想繼續探討以下五個跟「塞思黑」有關的問題，就是一、「塞思黑」形成的原因與推理模式。二、「塞思黑」的跟滿文謎語的關係。三、謎語是否是倫常違失的掩護？四、允祿的新名字若是誠親王、恆親王更改的，是否正確合理？五、「塞思黑」的研究價值為何？

一、「塞思黑」形成的原因與推理模式。

「塞思黑」一詞的出現，其原因並不單純。以往的研究者常以簡單的推論，認定就是雍正鄙視允祿，才給他取這麼一個名稱，以宣洩自己的厭惡。

其實這種想法只說對了一部份，離真正具體的起因還有些距離，現將這個形成原因與推理模式分別略述如下。

(一)、「塞思黑」形成的原因

允祿改名的原因，或許與「akina 阿其那」的需要定性有關。在〈「阿其那」與滿文謎語〉一文中，⁵²認為允祿被雍正所改的名字「akina 阿其那」，源自於「kimun bata 仇敵」一詞。

不過「kimun bata 仇敵」一詞只能算是「akina 阿其那」的文字組合來源，卻不能代表「akina 阿其那」的實質含意。且因「akina 阿其那」一詞在滿文字書裡，並沒有完全一樣的單字。⁵³而類似字卻有一些，以致其含意言人人殊。

遇到這種情況，通常這就需要用到另一個詞彙，來輔助其定義，以導

⁵¹ 華文書局，《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台北市:華文:華聯,民 53[1964])，冊廿一，卷一〇四八，頁十七。原文作「以示愧辱」

⁵² 張華克，〈「阿其那」與滿文謎語〉，《歷史文物》，(台北市：中華民國國立歷史博物館，2011，四月），頁 22-33。

⁵³ 王佩環，〈從新發現的滿文檔案再釋阿其那與塞思黑〉，《瀋陽故宮博物院院刊》，(北京市: 中華書局，2000 年第 2 期 (總第 88 期))，頁 82。「阿其那，在《黑圖檔》中寫作 akina，而漢文中沒有可標注“ki”音的字，故漢文用“其”來表示，寫作阿其那。但滿文中沒有 akina 這個辭彙，卻有 acina (即阿其那) 的動詞 acimbi (阿其姆比)，漢意是指馬、牛等牲畜馱載東西之“馱”。」

引出正確的解釋。猜測「seshe，塞思黑，抖」的意思相當明確，辭書已經收錄，正好可與「akina 阿其那」相互補充，共創一組完整的謎語涵義，這才是「塞思黑」出現的具體理由。

像這種需要兩個條件，來共同形成涵義的例子，在傳統中國燈謎中，也可以找到類似的案例。例如有一種成對的「組字謎」案例，正好可以用來當作允塘改名案的補充說明。

像有一則打二個字的字謎：「同是四橫四直，爲何一高一低。」答案是：「凸、凹」。⁵⁴在這道謎題中，有「同是四橫四直」字樣，就具有輔助定義的功能。

如果單看「爲何一高一低」，我們可以得到二個字一組的解答可就不少，像「日、曰」、「二、一」、「甲、由」都是很合適的答案。但是當補上前一句「同是四橫四直」的時候，後面再說「爲何一高一低」，答案就只能是「凸、凹」了。

因爲「日、曰」、「二、一」、「甲、由」的橫直數是「3,2、3,2」、「2,0、1,0」、「3,3、3,3」等，全不符合「四橫四直」的條件，所以不能算是答對。只有「凸、凹」才是都有四橫四直，算是完全符合答案的要求。

同樣的道理，「akina 阿其那」一詞，在沒有另一個謎面「seshe 塞思黑」的環境裡，含意是不明確的。因此即使有人往「狗、豬、去駄的畜生、夾冰魚」等解答臆測，⁵⁵都不能算是錯誤，於是可能出現無數個標準答案。

但是當謎面完整講出「seshe 塞思黑」以後，「akina 阿其那」的語意就遭到了限制。這時的「akina 阿其那」，已經被「seshe 塞思黑」侷限在一個狹小的範圍之內了。就像上述謎題中，只有字樣「凸、凹」的橫直數是「4,4、4,4」，合於「同是四橫四直」的條件，這就是輔助定義的功能。

⁵⁴ 阿良選編，《百年來流行的民間謎語精選 6000》，（武漢市：長江文藝，2005，第 1 版），頁 349。「組字謎」案例。

⁵⁵ 張華克，〈「阿其那」與滿文謎語〉，《歷史文物》，（台北市：中華民國國立歷史博物館，2011，四月），頁 23。學者黎東方曾提出阿其那是豬的說法。

換句話說，就像一個畫家，原想畫出一隻老虎。但是繪畫技巧不夠，連自己都覺得畫的不像虎，而像隻狗。

所能採取的彌補方法，就是在那隻動物身上繪上五彩的班爛，再在額頭上寫上一個「王」字。於是任何觀眾都能了解，畫家的原意是想畫一隻老虎，而不是狗。

正因為「akina 阿其那」先天上有些不足，雍正就只好像那個畫家，採取補救措施，免得觀眾想入非非，答非所問。以這個觀點來解釋「塞思黑」出現的起因，或許會讓人比較容易理解些。

（二）、追尋「塞思黑」答案的推理模式

歷史資料，汗牛充棟，要在其中追尋答案，得靠適當的推理方法才行。在前面第叁節「seshe 塞思黑的涵義分析」之中，似乎很容易就找到了答案，明白「seshe 塞思黑」的寓意為「瘋痰之症」。

其實，尋找「塞思黑」答案並非是一蹴而就的，反而是需要經過多番嘗試與錯誤的過程，才能逐漸接近真相。

在歷次的嘗試過程中發現，文氏圖是個很適合使用的工具。⁵⁶文氏圖可用來表示不同集合之間的數學與邏輯關係，利用各集合間的交集，能夠推演和鎖定某些焦點，以顯現出答案，現在就將這番過程加以說明如下。

在「塞思黑」的相關事件中，足以構成文氏圖的集合有五個，即「允禩罪狀四十款」、「允祿罪狀二十八款」、「允禟罪狀十四款」、⁵⁷「seshe 顫抖」、「雍正」等五個集合圓圈。

前面三個圓圈的選定，當與雍正有關，因為這些罪狀的基本資料，顯然是由他親自提供的。否則即使滿朝文武，看起來人多勢眾，可是任誰也沒那種膽量，敢對皇帝的兄弟，說三道四。因此這份基本資料與雍正、「塞思黑」等，有著密切的關係，足堪選用。

現將前面三個圓圈之中，允禩、允祿兄弟二人共謀的大事列出，發現

⁵⁶ 文氏圖（Venn diagram），是在集合論數學分支中，在不太嚴格的意義下用以表示集合的一種草圖。它們用於展示在不同的集合（事物群組）之間的數學或邏輯關係。

⁵⁷ 華文書局，《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台北市：華文：華聯，民 53[1964]），冊一，卷四十五，頁七、十六、二十一。雍正四年六月初三日甲子。由康親王崇安，及諸王、貝勒、貝子、公、滿漢文武大臣等，公同議奏，公佈了允禩罪狀四十款、允祿罪狀二十八款、允禟罪狀十四款。以下各個有關本罪狀的出處，即不再重複註解說明。

僅有五條而已，現在按照事件出現的前後順序略述如下：

1、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二十九日，因允禩謀爲皇太子一事，康熙命將胤禩鎖拿交與議政處審理。經過允禩慇懃，允禩出面保奏說：「八阿哥無此心，臣等願保之。」康熙被激得大怒，使允禩險些命喪刀下。⁵⁸

2、康熙四十七年冬（1708），康熙身體違和，允禩奉旨檢視方藥。與允禩、允禩等促坐密語，毫無憂色，醫藥之事，漫不關心，驚駭聽聞。⁵⁹

3、康熙五十年（1711）十一月二十日允禩之母良妃逝世。允禩爲了沽取孝名，已到百日還要人扶掖而行。而受允禩、允禩、允禩等，每日輪班送飯，大肆筵席，遭康熙降旨切責。⁶⁰

4、康熙五十五年秋（1716），允禩患傷寒。允禩獻計故托大病，懇求魏珠謊奏，將所停俸米賞給，病愈仍稱病重。允禩自己也一齊裝病，謊稱得了「瘋痰」，還使雍正失去了康熙的信任。⁶¹

⁵⁸ 孫繼新著，《康熙后妃子女傳稿》，（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第1版），頁217。「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廢皇太子期間，術士張明德爲胤禩相面後，胤禩首先告訴胤禩和胤禩，並轉述張明德鼓動謀刺皇太子胤禩等情節。九月二十九日，因胤禩謀爲皇太子一事，康熙帝命將胤禩鎖拿交與議政處審理。胤禩對胤禩小聲說：“爾我此時不言何待！”胤禩聞言出面保奏說：“八阿哥無此心，臣等願保之。”康熙帝被激得大怒，使胤禩險些命喪刀下。」按此即爲「允禩罪狀十四款」之第一款：「允禩性質狂悖，與阿其那尤相親密。聖祖仁皇帝於二阿哥之案，將阿其那擎問時，召入眾阿哥，諭以阿其那謀奪東宮之罪，現交議政究審。允禩與塞思黑，同向聖祖仁皇帝之前，允禩奏云：「阿其那並無此心，若將阿其那問罪，我等願與同罪」。聖祖仁皇帝震怒，拔佩刀欲殺允禩。經允禩力勸稍解，將允禩重加責懲，與塞思黑一併逐出，眾所共知者一也。」。

⁵⁹ 「允禩罪狀四十款」之第一款：「阿其那秉性姦險，立心詭詐。康熙四十七年冬，聖祖仁皇帝聖體違和，奉旨檢視方藥。阿其那毫無憂色，醫藥之事，漫不關心。惟與塞思黑、允禩等促坐密語，情狀叵測。及聖躬平復，毫無喜色，反有目前雖愈，將來之事奈何等語。驚駭聽聞，眾所共知者一也。」

⁶⁰ 「允禩罪狀四十款」之第十四款：「阿其那母妃喪時凡事逾禮，沽取孝名。已及百日，尙令人扶掖而行。而受塞思黑、允禩、允禩等，每日輪班送飯，豕羊狼籍，筵席喧囂。脫孝後，面貌愈加豐碩，聖祖仁皇帝降旨切責云：「虛偽不孝，實屬姦詭。」眾所共知者一也。」

⁶¹ 「允禩罪狀四十款」之第十五款：「康熙五十五年秋，阿其那偶患傷寒。正值聖祖仁皇帝自熱河回鑾，冀以病症，幸邀寢寢。故托大病，懇求魏珠謊奏，將所停俸米賞給，病愈仍稱病重。魏珠往看，乃下炕迎接，在地叩謝。姦偽無恥，眾所共知者一也。」。另有關「瘋痰之症」請參考：故宮博物院編，《文獻叢編》，（台北市：

5、雍正三年（1725），傳聞允祿縱容家下人在西寧生事，都統楚宗奉旨前往約束，楚宗至，允祿不出迎，傳旨詰責，允祿說：「我行將出家離世！」雍正以允祿傲慢無人臣禮，手詔深責之，並牽連及允禩、允禩、允禩我。」⁶²

以上各條，基本條件是允禩、允祿兄弟都會出現的。再檢視其內容，真正比較重大的事件，卻只有第一、第四條等兩條而已。

其中第一條「康熙被激大怒，使允禩險些命喪刀下」，由於是允祿慫恿允禩出面具保，或許可以稱得上是跟「seshe 塞思黑 頸抖」一詞有關。當然，在滿文上，「jili 大怒」，⁶³意思上跟「seshe 頸抖」是有些距離的，不過描述一個人非常生氣的時候，會說「氣得發抖」，似乎也跟「seshe 頸抖」拉得上關係，所以我們也從寬將之列入。

而在第四條的「瘋癲之症」事件中，允禩、允祿都與「瘋癲」有關，我們前面已經說明過「seshe 頸抖」與「癲症」的關聯。

由於第一、第四條等兩條都與「seshe 頸抖」說得上有一些關係，所以雍正在這兩件事件中，是否有所牽連，就成為判斷其重要性的關鍵因素了。

我們很容易發現，雍正在第四條事件中，涉入最深。由於允禩、允祿一齊裝病，謊稱得了「瘋癲」，把滿朝文武要得團團轉，⁶⁴使雍正的報告偏頗，失去了康熙的信任。如此一來，相對的提升了允禩的份量，讓允禩重回康熙的左右，引起雍正記恨。

分析好以上資料之後，就可以利用文氏圖，繪出圖形，找出焦點。由於允禩罪狀有四十款、允祿罪狀有二十八款、允禩罪狀十四款，所以允禩

台聯國風出版社影印本，民 53[1964]，初版），允禩、允祿案，頁十一至十二。

⁶² 國史館校註，趙爾巽等纂，《清史稿校註》，（台北市：臺灣商務，1999[民 88]），卷二二七，列傳七，諸王六，冊十，頁 7833。「三年，上聞允祿縱容家下人在西寧生事，遣都統楚宗往約束，楚宗至，允祿不出迎，傳旨詰責，曰：「上責我皆是，我復何言？我行將出家離世！」楚宗以聞，上以允祿傲慢無人臣禮，手詔深責之，並牽連及允禩、允禩、允禩我私結黨援諸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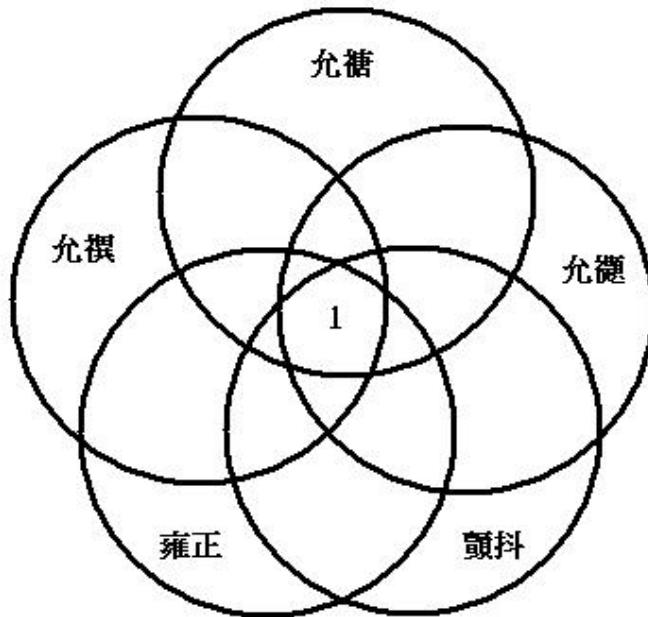
⁶³ 羽田亨編，《滿和辭典》，（台北：學海，民 63[1974]，初版），頁 248。

⁶⁴ 華文書局，《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台北市：華文：華聯，民 53[1964]），冊六，卷二百六十九，頁二十二。康熙五十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癸未。「上命固山貝子蘇努、舅舅佟國維、大學士馬齊、領侍衛內大臣公阿靈阿、鄂倫岱、侯巴渾德，同往看視允禩病。」

那個圓圈代表 40，允祿那個圓圈代表 28，允禩那個圓圈代表 14，三者的交集是 5，也就是上述的五條事件。

接著「seshe 顫抖」的圓圈與「五條事件」的交集是 2，也就是上述的第一、第四條等兩條事件。

當雍正的圓圈再加入之後，就只剩下唯一的第四條了，也就是圖形中央所寫的「1」，正好代表允禩、允祿、允禩、顫抖、雍正等五者交集的「瘋癲之症」事件。經過這番重重篩選，「塞思黑」的答案已經呼之欲出了。現將上述分析資料，以文氏圖繪製如下：



（三）、小結

關於「塞思黑」形成的原因，是由於「akina 阿其那」一詞，在滿文字書裡並沒有完全一樣的單字，容易產生誤解，故雍正找出「seshe 塞思黑」一詞，可輔助「akina 阿其那」的語意，以導出正確的解答。

另外利用文氏圖，可從允禩、允祿、允禩、顫抖、雍正等五個集合中，交集產生焦點，篩選出「瘋癲之症」事件，等於從另一個角度，觀測到「塞思黑」的形成原因。

二、「塞思黑」的跟滿文謎語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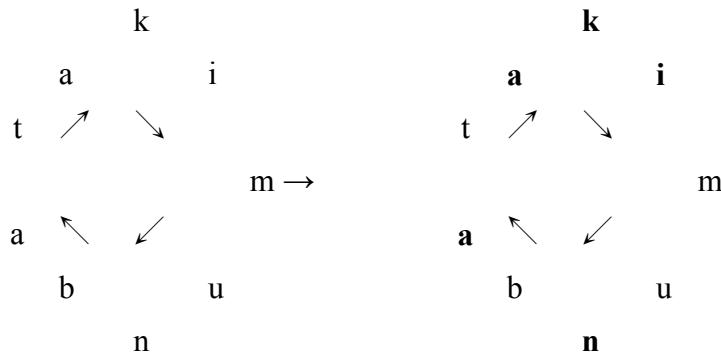
「seshe 塞思黑」一詞的出現，除了前面所說，是為了讓「akina 阿其

那」一字得到正確的解答之外，「塞思黑」的出現，還具有以下兩種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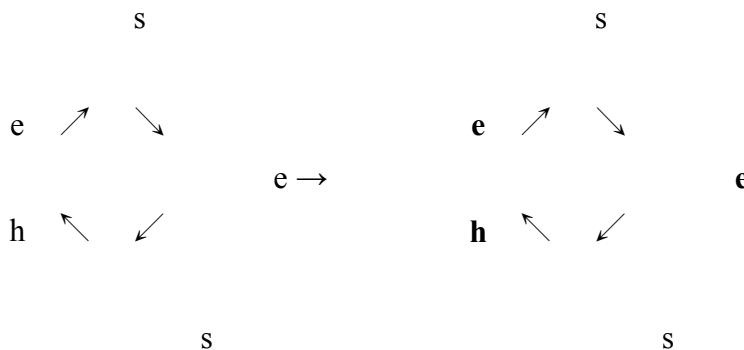
(一)、「塞思黑」本身就是一則雙關語謎面

「seshe 塞思黑」這個字本身就暗藏著玄機。我們曾經討論過，「akina 阿其那」的產生，可由滿文謎語的「圓形謎語」機制來順利解釋：

65



因此「seshe 塞思黑」這個字，先天上跟滿文謎語的「圓形謎語」有著不解之緣。原來《雍正皇帝實錄》中雍正在論述「塞思黑」時，有如下話語「塞思黑之惡，亦與相等」。⁶⁶利用滿文謎語的「圓形謎語」來看，「惡」的滿文是「ehe」，⁶⁷「seshe 塞思黑」這個字裡面正好躲著一個「惡 ehe」字：



⁶⁵ 張華克，〈「阿其那」與滿文謎語〉，《歷史文物》，（台北市：中華民國國立歷史博物館，2011，四月），頁29。

⁶⁶ 華文書局，《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台北市：華文：華聯，民 53[1964]），冊一，卷四十五，頁廿八。四年六月三日甲子，「阿其那，與允禩、塞思黑、允示我、允禩，結為死黨。而阿其那陰險詭譎，實為罪魁。塞思黑之惡，亦與相等。允禩等狂悖糊塗，受其籠絡，聽其指揮，遂至膠固而不解。」

⁶⁷ 羽田亨編，《滿和辭典》，（台北：學海，民 63[1974]，初版），頁 106。

如果以謎面、謎底關係來表示「seshe 塞思黑」和「ehe 惡」的關聯，可以寫成下面這個樣子，符合謎語的形式：

謎面：seshe 塞思黑（圓形謎語）

謎底：ehe 惡

因此雍正說「塞思黑之惡，亦與相等」，是有根有據的。不過，由於這條謎語的出現，對於「塞思黑之惡，亦與相等」的語意解讀，也會有所不同。

通常，我們會認為「塞思黑之惡，亦與相等」這句話的意思是「塞思黑的惡，也跟阿其那相等」。

而謎語觀點出現之後，語意卻可解釋成「塞思黑也跟惡相等」，意思是「塞思黑很壞」，是個壞人。二者之間的差異，值得細細品味。

前面說過，「塞思黑」與「阿其那」搭檔，意為顫抖的「瘋瘓」，而「塞思黑」本身又是「ehe 惡」的化身，所以說「塞思黑」是一則雙關語謎面。

（二）、以「塞思黑」謎語來展現雍正的製謎本事

雍正八年五月初四日辛未，十三皇子允祥去世，《雍正朝起居注冊》上說「上親臨視，悲慟至極」。⁶⁸六月，雍正哀思過度，他激動的說了以下一段話：

有功於朕躬者，即有功於皇考者也。有功於皇考者，即有恩於朕躬者也。此等之人，朕自加恩以報之。若懷挾奸私，紊亂治體，使朕躬有不令之名，以致上累皇考知人之哲，啟千秋萬世之譏評，則其人之罪，通於天矣！豈可擢髮數哉？是以阿其那視皇考、朕躬如仇敵，朕亦只得以仇敵視之。⁶⁹

由此可見雍正是個感情強烈的人。他說「是以阿其那視皇考、朕躬如仇敵，朕亦只得以仇敵視之」，阿其那敵視他，就把自己兄弟阿其那當成敵人看待。

⁶⁸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起居注冊》，（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93，第1版），第五冊，頁三六一八。雍正八年五月初四日辛未。

⁶⁹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起居注冊》，（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93，第1版），第五冊，頁三六七七。雍正八年六月十三日庚戌。

他對允祿同樣也是睚眦必報。允祿以密碼格式寫信，觸犯了雍正的禁忌，被列入「允祿罪狀二十八款」中的第二十二款，足以明正典刑。其內容如下：

22、別造字樣，巧編格式，令伊子學習，打聽內中信息。
縫於騾夫衣襪之內，傳遞往來，陰謀詭計，儼同敵國，眾所共知者一也。⁷⁰

「別造字樣，巧編格式」的內容，可以從一段口供中看出端倪，口供的供詞出自於西洋傳教士穆景遠，穆是允祿的好友兼參謀，兩人相當熟稔：

問：允祿寄信給他兒子都是西洋字。據他管事人佟保已經供明，是你教他的西洋字。他跟前只得你一個西洋人，這是不用再問的了。供：我有簿（部）格物窮理的書，他看了說：這字倒有些一像俄羅素（斯）的字。我說：果然有些像俄羅素（斯）的字。他說他得過俄羅素的字頭兒，況這字也有阿、額、衣，竟可以添改用得。我也說：可以添改用得。不想他後來怎麼樣添改了寫家信，我實實不得知道。委實我不曾教他寫這樣添改的字，我是甚麼話都說出來了，若這一件果然有我教他的字，就殺我就是了。⁷¹

穆景遠的口供中透露了一些允祿使用密碼通信方式的資訊。所謂的「阿、額、衣」，就是滿文發音的字母順序，所謂的「俄羅素（斯）字」，就是一種「替代密碼」模式。⁷²上文所述「他得過俄羅素的字頭

⁷⁰ 華文書局，《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台北市：華文：華聯，民 53[1964]），冊一，卷四十五，頁十六至二十一。另見，冊一，卷四十四，頁二十九。

⁷¹ 故宮博物院編，《文獻叢編》，（台北市：台聯國風出版社影印本，民 53[1964]，初版），允禩、允祿案，頁三。

⁷² 中見利男著；楊明珠譯，《密碼的故事：從東方到西方、從戰爭到文學，一部編碼和解碼的簡史》，（台北市：三言社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2008[民 97]，初版），頁 25。替代密碼是古典密碼法中的一種基本技巧。就是先建立一個替換表，加密時將需要加密的明文依次通過查表，替換為相對應的字元，當明文字元被逐個替換後，就變成無任何意義的字串，成為密文，密文可以靠替換表再還原成明文。

兒」，當時又稱作「十九字頭」⁷³，以有別於傳統的滿文「十二字頭」。⁷⁴

以允祿所處的時空背景來看，使用替代密碼已經屬於當時的先進技術了。馮爾康先生在『雍正繼位之謎』一書中提到的「礮書案」，算是比較低層次的密碼技巧：

允祿不甘心被廢，乘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年）對蒙古
準爾部用兵之機，用礮水寫了信件，要求公普奇為他活動，出
任領兵大將軍，以便再謀復位。允禩黨人貝子蘇努指使其侄輔
國公阿布蘭出面告發，康熙遂給予打擊，這就是所謂礮書案。⁷⁵

被廢的太子允祿還在依照古法「用礮水寫字，往來通信。」⁷⁶這種保密方式，過於傳統，避人耳目的效果當然有限。

允祿使用俄文字母拼寫滿文，大多數人是看不懂的，足以保證通信的安全性。根據這兩項重要的內容，參酌《滿和辭典》⁷⁷、《新俄漢辭典》⁷⁸等辭書所列的字母表，就可以幫助我們重建當時的允祿「密碼格式」如下：

允祿以俄文字母拼寫滿文對照表⁷⁹

⁷³ 故宮博物院編，《文獻叢編》，（台北市：台聯國風出版社影印本，民 53[1964]，初版），允禩、允祿案，頁十四。根據「雍正四年六月初十日，李紱奏報查出年羹堯與塞思黑（允祿）往來密書摺：查塞思黑造作十九字頭，私寫格子書信。至有事機已失，悔之無及之語。其謀為不軌，已屬顯然。」

⁷⁴ 新疆人民出版社編，《滿語入門（錫伯文）》，（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9 年，初版），頁 1 至 15。原書中出現的滿文，現均以拉丁字母轉寫。

⁷⁵ 馮爾康著，『雍正繼位之謎』，（台北市：知書房，2004[民 93]，第一版），頁 24。

⁷⁶ 華文書局，《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台北市：華文：華聯，民 53[1964]），冊六，卷二六六，頁五。時為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十一月。

⁷⁷ 羽田亨編，《滿和辭典》，（台北：學海，民 63[1974]，初版），頁 VII。

⁷⁸ 遼寧大學外語系編委會編，《新俄漢詞典》，（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9[民 78]，增補本），頁 15。

⁷⁹ 重建允祿「密碼格式」係根據俄文譯本一九六一年沃爾科娃《尼山薩蠻傳說》*Нишань Самани Битхэ* (Предание о нишанской шаманк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Переплет: твердый; 180 страниц; 1961 г.一書所提供之俄文拼寫滿文資料而成，該書所用俄文拼音為舊式俄文，較為接近清朝時所用形式。羅馬字母與俄文字母拼寫差異較大者為 ng，俄文字母中將 ng 拼寫為 н，只有一個字母。而羅馬字母 ng 等於 n、g，為二個字母。考察滿文十二字頭應用在字典排列上時，ng 並無順序地位，故本表亦不列出 ng 位置，以符實際。又本表滿文均以羅馬字轉寫。

羅馬	a	e	i	o	u	ū	n	k	g	h	b	p	s	š	t	d	l	m
俄文	а	е	и	о	у/ý	ы	н	к	г	х	б	п	с	ш	т	д	л	м

с	ј	у	к	г	х	к'	г'	х'	р	ф	в	ts'	ts	dz	ž	sy	с'у	ју
ч	ц	ј/и	к	г	х	к	г	х	р	ф	в	тс	тс	цз	ж	сi	чi	ци

上表滿文字母是以羅馬字母表示的，爲了順應西洋教士穆景遠口供的「阿、額、衣」字母順序，表中羅馬字母就依照十二字頭的順序排列。⁸⁰

雖然上表中所列俄文字母多達三十七個，似與「十九字頭」的十九之數並不相符。但所謂傳統的滿文「十二字頭」，也不代表字母只有十二個。「十二字頭」只代表一種拼字順序，與字母的多寡並無關聯。

允祿使用替代密碼秘密通訊的原始史料已經湮滅失傳，但類似的寫法卻並不罕見。俄國滿學界一直以相同方法來拼寫滿文，現在摘錄一段一九六一年沃爾科娃出版的《尼山薩蠻傳說》，一方面當作驗證上表的實例，一方面看看俄國人是如何應用俄文字母來表達滿文的：

俄文 цулгеi мiŋ гүрун i форгон де. ему лоло сере. гашан бiхе. ере
羅馬 julgei ming gurun i forgon de, emu lolo sere, gašan bihe, ere
漢字 從前 明 朝 的 時候 於 一 羅羅 叫做 鄉村 有 這

tokso де техе. ему балду бајан сере. гебүүгэ јуан wai.⁸¹
tokso de tehe, emu baldu bayan sere, gebungge yuan wai,
村子 於 住著 一 巴爾杜巴顏 叫做 有名 員 外

翻譯：從前明朝的時候，有一個鄉村叫做羅羅村。在這個
村子裡，住著一位名叫巴爾杜巴顏的員外，很有名。⁸²

⁸⁰ 新疆人民出版社編，《滿語入門（錫伯文）》，（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9 年，初版），頁 1 至 15。

⁸¹ Нишань Самани Битхэ (Предание о нишанской шаманк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Переплет: твердый; 180 страниц; 1961 г. p111.

⁸² 德克登額著；張華克譯，《尼山薩滿全傳》，（台北縣新店市：映玉文化出版，民 96[2007]，初版），頁一。

上面這個句子摘自《尼山薩蠻傳說》，原文是滿文，但是用了俄文字母來轉換表達以後，不僅是只懂得滿文的滿人認不出所寫的內容是什麼，連原來學過俄文卻不懂滿文的一般人，其中包括西洋人，也弄不清楚其中的涵義，這正是密碼學「訊息加密」概念所希望達成的效果。例如《雍正皇帝實錄》雍正四年正月就有如下的記載：

丁酉，諭諸王滿漢文武大臣等：允祿平日居心詭詐，行事乖張。從前罪犯多端，不可悉數。朕不忍執法治罪，令其居住西寧，望其醒悟改悔。乃怙惡不悛，詭詐如故。其門下親信之毛太、佟保，將編造字樣之書信，縫於騾夫衣襪之內，寄往西寧，被九門捕役拿獲。該提督奏聞，朕見體製怪異，有類西洋字跡，因遣人詢問西洋人。據西洋人稱：此種字體，亦不能識認。朕因遣人詢問允祿之子弘暘，據弘暘稱：去年十一月佟保來京，我父親寄來格子一張，令我學習，照樣繕寫書信寄去，我向佟保學會了，因此照樣寫信寄往等語。從來惟敵國之人，差遣姦細往來，偷傳信息，造作隱語，防人知覺。⁸³

然而這套密碼，正如允祿之子弘暘所說，對於某些學過洋文字母的滿族皇子來說，卻頗易學習，幾與明文無異。

允祿自以爲萬無一失的秘語行動，當然瞞不過雍正及其眾多的耳目。因爲從前面西洋教士穆景遠的口供中已經證實「允祿寄信給他兒子都是西洋字。據他管事人佟保已經供明…」可知問案的人早從其他人犯口中得到允祿寄信的識別方式，破解密碼的管道很多，訊問穆景遠只是要他認罪而已。

案發後雍正批評允祿「別造字樣，巧編格式」，利用密文傳遞消息，要弄陰謀詭計「儼同敵國」，當然會遭到報復。而雍正的處置之道，當然就是做出另外一組「密碼」，以一較高下。

雍正的「密碼」，似乎應該就是我們看到的「塞思黑」一詞。「塞思黑」是一道謎語，而且前面提過「塞思黑」本身就是一則雙關語謎面，與

⁸³ 華文書局，《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台北市：華文：華聯，民 53[1964]），冊一，卷四十，頁五、六。

滿文謎語的「圓形謎語」機制有關，頗具複雜性。由於謎語也是密碼的一種，日本中見利男先生認為，⁸⁴謎語跟密碼系出同門，往往只是所用場合不同而已。

所以不論雍正怎麼撻伐允祿，甚至貶低允祿是「癡肥臃腫、嬌揉妄作、粗率狂謬、卑汙無恥之人」，⁸⁵罵得愈惡毒，反倒相對抬高了允祿使用密碼通訊所形成的威力。

（三）、小結

康熙、雍正時期皇子間的文字加密，除了允祿所用的古典「礬書法」外，就以允祿使用的「十九字頭」為主流，分類上可歸諸於「替代密碼法」，或是西洋各國早已採用的「凱撒密碼法」⁸⁶。這些加密方式雖屬於密碼學應用的初級階段，但在中國歷代密碼通訊的紀錄上、滿文應用的革新上，允祿所為已屬劃時代的創舉。⁸⁷

因此雍正在允祿的高級密碼水準面前，製謎的功夫也不便馬虎了事。他巧妙的找出「seshe 塞思黑」一詞，除了讓「akina 阿其那」一字得到正確的解答之外，還靠著滿文謎語的「圓形謎語」機制，讓「seshe 塞思黑」字裡躲著一個「惡 ehe」字，以嘲諷允祿的不忠不孝。

這正是雍正喜歡操作的阿 Q 式「精神勝利法」。⁸⁸雍正在組合「akina 阿其那」一字的時候，就要弄心機將「kimun bata 仇敵」的尾音

⁸⁴ 中見利男著；楊明珠譯，《密碼的故事：從東方到西方、從戰爭到文學，一部編碼和解碼的簡史》，（台北市：三言社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2008[民 97]，初版），頁 28，圖一。

⁸⁵ 華文書局，《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台北市：華文：華聯，民 53[1964]），冊一，卷四十四，頁二十八至二十九。

⁸⁶ 賽門·辛(Simon Singh)著；劉燕芬譯，《碼書：編碼與解碼的戰爭》，（台北市：臺灣商務，2000[民 89]，初版），頁 011。凱撒大帝（西元前 100-西元前 44），凱撒密碼法的定義是：「密碼字母集相對於明文字母集挪移了一定數目的位置，例如將 A 寫成 D，將 B 寫成 E 即是。」

⁸⁷ 張華克，〈允祿、穆景遠的滿文十九字頭解讀〉，《中國邊政》，（台北市：中國邊政雜誌社，192 期，民 101(2012)），頁 117-122。

⁸⁸ 魯迅著，〈阿 Q 正傳〉，《呐喊》，（台北市：風雲時代出版：學欣發行，民 80[1991]，四版），頁 100。「阿 Q 想在心裡的，後來每每說出口來，所以凡是和阿 Q 玩笑的人們，幾乎全知道他有這一種精神上的勝利法，此後每逢揪住他黃辮子的時候，人就先一著對他說：“阿 Q，這不是兒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自己說：人打畜生！”」

「a 阿」字，當成「akina 阿其那」的字首，於是每喊一次「akina 阿其那」之名，就等於把「kimun bata 仇敵」允禩給腳上頭下倒吊起來，消遣一回。⁸⁹

雍正也把這種做法延續用到「seshe 塞思黑」身上。凡是只要一提起「seshe 塞思黑」的名字，在「seshe 塞思黑」身上嵌鑲著的「惡 ehe」字就會出現，等於辱罵允禩是個「惡 ehe」人，而讓雍正在精神上得到快慰。

不過，能寫出一語雙關的謎面，證明雍正製謎的功力確實不同凡響，無怪「塞思黑」會讓許多人頭暈腦脹，無法洞悉。而允禩的密碼信與雍正謎語，二者都能突破常規，無論規劃與應用，評價起來應該都是無分軒輊的專業佳作。

三、謎語是否是倫常違失的掩護？

五倫，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的倫常關係，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⁹⁰ 雍正認為「五倫為百行之本，天、地、君、親、師，人所宜重」：

五倫為百行之本，天、地、君、親、師，人所宜重；而天地君親之義，又賴師教以彰明。自古師道無過于孔子，誠首出之至聖也。我皇考崇儒重道，超軼千古，凡尊崇孔子典禮，無不備至。朕蒙皇考教育，自幼讀書，心切景仰；欲再加尊崇，更無可增之處；故敕部追封孔子以上五代。⁹¹

既然如此，兄長就不能侵犯父權，因為「長幼有序」，如果為兄弟改名，是侵犯五倫的行為。這點雍正十分清楚，所以他要用謎語來掩飾自己的言行不一。

⁸⁹ 張華克，〈滿文名字「阿其那」的史語解讀〉，《中國邊政》，（台北市：中國邊政雜誌社，187期，民100(2011)），頁94。

⁹⁰ (宋)朱熹集註，《四書集註(甲種本)》，（台北市：世界書局，民46[1957]，二十三版），頁七四。《孟子·滕文公上》：「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⁹¹ 項潔主編，《國立臺灣大學典藏古碑拓本·臺灣篇》，（台北市：國立臺灣大學，2005），頁3。本文為雍正元年三月二十七日題。四月十八日，大學士馬等啓奏摺本之上諭。

例如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康熙去世後雍正預備登基，眾「胤」字輩兄弟的改名避諱事宜，是由宗人府、禮部等衙門和雍正自己所安排處裡的。⁹²這種名正言順，非作不可的事情，到了雍正八年五月間，雍正卻要將之說成是允祉、隆科多、阿其那等政敵所為。⁹³ 至於當時怡親王允祥去世，雍正痛悼不已，又將怡親王改名「胤祥」，雍正解釋這不是改名，而是「仍書原字」。⁹⁴

由此可知，雍正在經歷了「塞思黑」事件之後，對於有關改名之事的應對上，相當心虛，有想盡方法撇清的傾向。

由於雍正為弟更名的原本用意，是要暴露允祿「不忠不孝」的真相，但是為兄弟改名，頗傷五倫，雍正更擔心自身名譽受損，為了避免殃及自己，雍正即使多嘴，也畢生都不肯解釋改名的含意。

四、允祿的新名字若是誠親王、恆親王更改的，是否正確合理？

據《雍正皇帝實錄》的紀錄，允祿更名為「塞思黑」，是由誠親王、恆親王所辦理的：

允祿改名，所擬字樣，存心奸巧，殊屬不法。應廢令擬改。得旨，此事在允祿猶為罪犯之小者…允祿改名之事，諸王大臣議令發伊自改，若發令自改，伊必至又多奸詐。著交誠親王、恆親王、酌改具奏。尋議：允祿應改名為塞思黑。從之。⁹⁵

⁹² 華文書局，《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台北市：華文：華聯，民 53[1964]），冊一，卷二，頁三十四。「先是宗人府奏稱：親王阿哥等名上一字，與御諱同，應請更定。上以名諱由聖祖欽定，不忍更改，禮部宜奏請皇太后裁定。至是禮部等衙門具摺啓奏，得旨：朕曾奏聞皇太后，諸王阿哥名上一字，著改為允字。」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辛未。

⁹³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起居註冊》，（北京：中華書局出版，1993，第 1 版），第五冊，頁三六三五。雍正八年五月十五日壬午。「朕名及諸兄弟之名，皆皇考所賜。朕即位之初，允祉、隆科多等，以諸王之名上一字，與朕相同。奏請更改，朕不允行。而伊等援引往例，陳懇再三，朕不得已，奏聞太后，勉強許之。至於改用允字，乃問阿其那而定者。」

⁹⁴ 國史館校註，趙爾巽等纂，《清史稿校註》，（台北市：臺灣商務，1999[民 88]），卷九，本紀九·世宗，冊一，頁 318。「朕諸兄弟之名，皆皇考所賜。即位之初，胤祉援例陳請更改上一字，奏明母后，勉強行之。今怡親王薨逝，王名仍書原字，誌朕思念。」

⁹⁵ 華文書局，《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台北市：華文：華聯，民 53[1964]），冊一，卷四十四，頁二十至二三。

誠親王是康熙第三子允祉，恆親王是康熙第五子允祺。此時大阿哥允禔遭到囚禁，無法活動，皇太子允礎已經去世，領銜幫忙改名的皇三子誠親王允祉，算是康熙皇子之中，年歲最長的一位了。雍正派允祉這份差事，當然有借重其年長，較有威望的用意在。

不過允祉空具皇上兄長的虛銜，後來下場卻是十分難看的。允祉奉旨爲允禟改名爲塞思黑之後，到了雍正八年五月，就遭到奪爵、拘禁於景山永安亭的懲處，並以幽死收場。⁹⁶憑允祉這種任人踐踏宰割的政治實力，他能握有多少命名的權力，真是很值得懷疑的。

《清史稿》就不再提允祉更名說，而是記載「（五月）乙巳，改胤禟名爲塞思黑，拘於保定。」⁹⁷呼應《清史稿》論點的還有清代蕭奭撰的《永憲錄》一書，也有類似說法。⁹⁸

雍正在允禟更名爲「塞思黑」一案中，雖然動用了輩分較高的誠親王允祉、恆親王允祺，當作清理門戶受命大臣。但是允祉、允祺對政治爭奪的興趣缺乏，積極參與更名的可能性不大，研判不過是聽從雍正命令行事的御用工具罷了，真正參與製作新名字的主角還是雍正自己。

五、「塞思黑」的研究價值為何？

研究「塞思黑」的價值，分析起來大致上有以下三項：

（一）、史語結合。

這裡所說的「史語」，是「歷史、語言」的簡稱。以往研究「塞思黑」，之所以找不到解答，可能就是未曾將「歷史、語言」結合所致。

好比前述蕭一山先生《清代通史》稱：「塞思黑，滿語豬也」。這個講法似乎是僅顧到歷史，卻不管語言。而玉麟先生認爲「塞思黑」有「像

⁹⁶ 國史館校註，趙爾巽等纂，《清史稿校註》，（台北市：臺灣商務，1999[民 88]），卷五三六，列傳七·諸王六·允祉項下，冊十，頁 7828。

⁹⁷ 國史館校註，趙爾巽等纂，《清史稿校註》，（台北市：臺灣商務，1999[民 88]），卷九，本紀九·世宗本紀，冊一，頁 306。另卷二二七，列傳七·諸王六，冊十，頁 7833 所寫：諸王大臣請治允禟罪，命革去黃帶子，削宗籍，逮還京，令楚宗及侍衛胡什禮監以行。五月，令允禟改名，又以所擬字樣奸巧，下諸王大臣議，改爲塞思黑。

⁹⁸ 蕭奭撰，《永憲錄 四卷》，（北京：中國書店，2000，第 1 版），卷四，頁二七二、二七八所寫：發庶人允禟歸正藍旗卓鼐佐領下，改允禟名阿其那…改庶人允禟名塞思黑。

刺傷人的野公豬一樣，令人可恨的東西的意思」，則好像又是只談論語言，不管歷史。這兩種極端的講法，都會把問題拉遠，而難以尋找真相。所以唯有嘗試將史語結合，才可解開歷史謎團。

既然是歷史之謎，當然跟重新建構當時的時空背景，息息相關。例如玉麟先生提到「滿族經常打獵需與野豬搏鬥」，所設定的時空環境，似乎還在滿族入關以前。而雍正時代，距離入關已有八十年，關內的農業環境，頗難讓滿族騎射本領有所發揮，雍正也不愛騎射，因此不易出現「與野豬搏鬥」的場景。

就像陳捷先先生在「略述《尼山薩蠻傳》中的儒釋道思想」一文中所說，清代滿人的薩滿信仰，已經吸收了大量的漢人儒、釋、道思想，早已不是一句「薩滿教是原始宗教」的概念所能涵蓋。⁹⁹因此，同樣的道理，把紫禁城中舞文弄墨的雍正當成東北山林獵人是不切實際的模擬。

雍正精通滿漢文字、會煉丹、懂醫學。馮爾康先生曾在《雍正帝》一書中探討過雍正的「研製丹藥與服藥」：

雍正帝給大臣的藥品，有既濟丹、金雞丹，還有沒有具體說明名稱的所謂珍奇藥。即使是金雞丹之類，他也在不斷地研製改進，製造升級產品。製成之後，親自服用，也讓臣工服食。這是否帶有試驗性質？他說不是，讓人放心使用。看他那麼熱心，倒令人有點懷疑他在關懷臣工身體健康之外，是否具有試驗性了。他的藥品，有治療作用，不過更重要的是補益元氣，是補藥。這是他明確說明的。雍正帝研製藥品、服食藥品，不在治病，而在進補。這是他的身體狀況所決定的：不時犯病；操勞過度，需要補藥，恢復元氣。¹⁰⁰

由於雍正研製丹藥「不斷地研製改進，製造升級產品」，可以明確知道，雍正是懂得醫術的，而且嘗試著活學活用，非紙上談兵之輩。因此

⁹⁹ 陳捷先，〈略述《尼山薩蠻傳》中的儒釋道思想〉，《滿族文化》，（台北市：中華民國滿族協會主編，第十五期，1991），頁 23。「滿洲薩蠻原本是一種原始迷信的信仰，沒有高深的哲理，但當長期與漢人接觸之後，漸次的吸收了道、佛兩教的觀念，因而也沾染了漢人宗教信仰的若干色彩了。總之，在《尼山薩蠻傳》中我們可以很清楚了解滿洲原始宗教到了清朝確已相當漢化而有了重大的改變。」

¹⁰⁰ 馮爾康，《雍正帝》，（台北市：聯經出版，2009，初版），頁 230-231。

「瘋痰」在當時的醫學有什麼觀點，例如「陰癲、陽狂」之類的講法，是我們該去弄清楚的，否則很難追上雍正的思路，而誤解「塞思黑」的內涵。

此外，「塞思黑」一詞還是一則謎語，要研究「塞思黑」，也附帶得探討清人說滿語謎語的方式，至少需要清楚滿文謎語的「圓形謎語」為何才行。

又「seshe 塞思黑」一詞是一個滿文單字，對於構詞學，我們得具有清人使用滿文的程度，懂得元音是「e」屬於陰性，否則無從理解其隱喻。

因此，「史語結合」，強迫我們去重新建構當時的時空背景。雖然這麼做有些必定會遭遇許多困擾，但卻可以讓我們在探討雍正的範圍上，從千篇一律的政治史裡跳脫出來，從而進入生活史、休閒史、民族史、文化史的範疇，觀點不同，內容自然相異，其收穫當然就更為豐富多元了。

（二）、找出重點。

前面我們在「seshe 塞思黑的涵義分析」一節中，列出了部分的「允祿罪狀二十八款」。允祿的二十八款罪狀，由於過於冗長，所以真正詳細列出的書籍不多。馮爾康先生《雍正皇帝全傳》算是較為詳盡的，卻也只列示了少數重點：

“塞思黑”的罪狀主要有：

- 1· 行止惡亂，謀望非常，暗以資財買結人心，使門下之人廣為延譽；（1）
- 2· 收西洋人穆經遠為腹心，誇稱其善，希圖儲位；（1）
- 3· 平日結交內侍，密行伺察探聽；（9）
- 4· 聖祖稍加教訓，即生怨恚，每云不過革此微末貝子耳；（4）
- 5· 令秦道然各處稱其寬洪大量、慈祥愷悌，圖買人心，以謀大位；（5）
- 6· 密結何圖，令其暫赴同知之任，如有用處，即速來

京；（6）

7· 聖祖將阿其那鎖拿發審，與允禩懷藏毒藥，願與同死；（7）

8· 將伊子弘晉認內侍魏珠等為伯叔，窺探宮禁消息；（9）

9· 伊女聘與明珠之孫永福索取資財百萬金，奪取各處貿易，貪婪無厭；（11）

10· 允禩往軍前時，遣太監隨從，複差人往來寄信；（14）

11· 又與允示我、允禩相約，彼此往來密信，看後即燒毀；（15）

12· 別造字樣，陰謀詭計，儼同敵國；（22）¹⁰¹

在馮爾康先生的每條重點之後，括弧裡的數字代表《雍正皇帝實錄》中二十八款罪狀的原來順序編碼。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出馮爾康先生所提示的重點，明顯遺漏了《雍正皇帝實錄》中很重要的第二款罪狀「畏懼稱病」、第三款罪狀「詐稱有疾」，這兩款罪狀。¹⁰²

前面分析過，「seshe 塞思黑」一詞的產生與「瘋癲」有關，是雍正用來指斥允禩不忠不孝的罪證根源。所以，這兩款「畏懼稱病」、「詐稱有疾」罪狀，表面上看來似乎無關宏旨，卻是雍正建立「塞思黑」罪狀與釋義的重要依據，一經遺漏，就顯不出重點所在了。

因此，研究「塞思黑」可以幫助研究者掌握雍正內心深處的意向，知道這位心思複雜的皇帝到底在想些什麼，這不就是政治史研究者最希望達到的目標嗎？

（三）、決定位序。

一般人對於允禩、允禩的看法，無論在年齡、官階、人望等方面，允

¹⁰¹ 馮爾康,許盛恒,閻愛民主編，《雍正皇帝全傳》，（北京:學苑出版,1994，北京第1版），頁387。

¹⁰² 這兩款罪狀的詳細文字列在本文的第叁節「seshe 塞思黑的涵義分析」裡。

禩似乎必然都在允祿之上。

前面談論「構詞」時就說過，連雍正爲允禩、允祿更名，允禩的「akina 阿其那」是以「a 阿」音節爲主，具有有「陽」剛的意思在。而允祿「seshe 塞思黑」，元音是「e」，屬於陰性，陰性遇到陽性，常表示附屬、柔弱的意思。

不過只要稍微對「塞思黑」改名案深入了解，就會感受到，允祿其實頗佔上風。這點可由乾隆所說過的一些話中，尋找出一些蛛絲馬跡。

雍正十三年十月間，乾隆繼位。他對以往的政爭結果做了一些修正，要求眾臣解決阿其那、塞思黑子孫回歸宗室問題，其旨意是：

阿其那、塞思黑存心悖亂、不孝不忠，獲罪於我皇祖聖祖仁皇帝。我皇考即位之後，二人更心懷怨望，思亂宗社，是以皇考特降諭旨，削籍離宗。究之二人之罪，不止于此，此我皇考至仁厚之寬典也。但阿其那、塞思黑，孽由自作，萬無可矜，而其子若孫，實聖祖仁皇帝之支派也，若俱屏除宗牒之外，則將來子孫，與庶民無異。當初辦理此事，乃諸王、大臣再三固請，實非我皇考本意。其作何辦理之處，著諸王、滿漢文武大臣、翰詹科道，各抒己見，確議具奏；其中若有兩議、三議者，亦准陳奏。¹⁰³

其中有所謂的「不孝不忠」字句，很值得注意。大致上，「不孝」指的是允禩，「不忠」則是在說允祿。

根據《康熙皇帝實錄》上記載，允禩在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間，故意送了兩隻快要斃命的老鷹給康熙，雖然康熙早知允禩「不孝不義」，卻還是讓康熙氣得半死，「朕因憤怒，心悸幾危」：

諭諸皇子：允禩因伊母二周年往祭，事畢，理應趨赴行在。乃允禩於朕駐蹕遙亭之次日，以將斃鷹二架，遣太監一名、親隨人一名，來請朕安。言伊在湯泉等候回京，並不請旨。藐視朕躬，朕因憤怒，心悸幾危。允禩系辛者庫賤婦所

¹⁰³ 華文書局，《大清高宗純(乾隆)皇帝實錄》，（台北市：華文：華聯，民 53[1964]），冊一，卷四，頁二十八。

生，自幼心高陰險，聽相面人張明德之言，遂大背臣道，覓人謀殺二阿哥，舉國皆知。伊殺害二阿哥，未必念及朕躬也，朕前患病，諸大臣保奏八阿哥，朕甚無奈，將不可冊立之允禩放出，數載之內，極其鬱悶。允禩仍望遂其初念，與亂臣賊子等，結成黨羽，密行險奸，謂朕年已老邁，歲月無多，及至不諱，伊曾為人所保，誰敢爭執？遂自謂可保無虞矣！朕深知其不孝不義情形，即將所遣太監馮進朝等，於朕所御帷幄前，令眾環視，逐一夾訊。¹⁰⁴

允禩之所以要刺激康熙，當然是為了爭取冊立為皇太子。但是允禩所採用的手段過於激烈，以致康熙展開反擊，將允禩乳母的丈夫雅齊布處死：

上覽允禩奏摺。諭諸皇子曰：朕前命將雅齊布夫妻充發，乃敢違旨，潛匿在京。朕已差官將雅齊布等正法。此事與二阿哥釋放應正法之得麟相似，豈非藐視朕躬而為此舉乎？伊摺內奏稱冤抑，試問伊所謂冤抑者何在？總之此人黨羽甚惡，陰險已極。即朕亦畏之，將來必為雅齊布等報仇也。¹⁰⁵

康熙說他殺了雅齊布，也很擔心允禩「為雅齊布等報仇」，因為「此人黨羽甚惡，陰險已極」。接著又在康熙五十四年正月，停給允禩爵俸：

諭宗人府：貝勒允禩、延壽，行止卑污，凡應行走處，俱懶惰不赴。著將伊等俸銀俸米、及伊屬下護衛官員俸銀俸米、執事人等銀米，俱著停止。¹⁰⁶

這就是允禩的「不孝」，而且「獲罪於我皇祖聖祖仁皇帝」的整個過程，已經完整呈現出來。

至於允禩的「不忠」，當屬康熙五十五年九月間的「瘋瘓之症」事

¹⁰⁴ 華文書局，《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台北市：華文：華聯，民 53[1964]），冊六，卷二六一，頁八至九。時為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甲子廿六日。

¹⁰⁵ 華文書局，《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台北市：華文：華聯，民 53[1964]），冊六，卷二六一，頁九。時為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乙丑廿七日。

¹⁰⁶ 華文書局，《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台北市：華文：華聯，民 53[1964]），冊六，卷二六二，頁五。時為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丙寅廿九日。

件。當時雍正以親王之尊，在暢春園中遭到允祹痛罵及其後的康熙的斥責，讓雍正耿耿於懷。後來允祹又慫恿允禩繼續假冒「瘋癩」，使雍正受騙，並再度受到康熙譏斥。

在那次「瘋癩之症」事件之中，允祹無疑是大出風頭。因為允禩一直因「傷寒」而昏迷不醒，而跳出來罵人、暗中出主意的都是允祹。

允祹痛罵雍正之事，讓雍正記恨十年，屢思報復。而將允祹改名「塞思黑」，正是「君子報仇，十年不晚」的真實寫照。

比較起來，允禩的「不孝」，讓康熙當場就生氣反擊，殺了允禩乳母的丈夫雅齊布。雅齊布可是允禩貼心的黨羽，康熙此舉是故意要允禩難看。接著又在康熙五十四年正月，停給允禩爵俸。¹⁰⁷允禩愈是「不孝」，對雍正的得位愈顯有利。

而允祹的「不忠」，對雍正來說，那才是惡夢的開始。允祹辱罵雍正，使雍正在皇子間的威望受損。接著害雍正二度受到康熙訓斥，讓康熙對雍正的信任降低，直接影響到傳位的機率。「瘋癩」的招式，讓允禩躺在病床上，就恢復了「俸銀俸米」。「俸銀俸米」代表康熙的恩寵，表示他已經不計較允禩的「不孝」了，還命每年要他隨駕巡幸熱河，¹⁰⁸，這可是雍正極度無法忍受的事。

因此，雍正一登基，馬上找藉口，「以諸王大臣議，命允祹出駐西寧。」用意顯然是將允祹充軍到遙遠的西寧，以免允祹的「壞心眼」在京城發威：

雍正元年，世宗召允禩回京，以諸王大臣議，命允祹出駐
西寧。允祹屢請緩行，上譴責所屬太監，允祹行至軍。¹⁰⁹

¹⁰⁷ 華文書局，《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台北市：華文：華聯，民 53[1964]），冊六，卷二六二，頁五。時為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丙寅廿九日。「諭宗人府：貝勒允禩、延壽，行止卑污，凡應行走處，俱懶惰不赴。著將伊等俸銀俸米、及伊屬下護衛官員俸銀俸米、執事人等銀米，俱著停止。」

¹⁰⁸ 孫繼新著，《康熙后妃子女傳稿》，（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第 1 版），頁 206。「但念他乃大病初愈之人，未加深究，并于同年四月，又命他隨駕巡幸熱河。從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到六十一年(1722 年)的六年中，每年胤禩都隨康熙帝出巡熱河。五十九年和六十年還曾到木蘭圍場隨圍。爭奪儲位的一場鬧劇已經成為歷史。」

¹⁰⁹ 國史館校註，趙爾巽等纂，《清史稿校註》，（台北市：臺灣商務，1999[民 88]），

不過允祿豈是肯如此就輕易就範的？允祿除了「屢請緩行」之外，到了西寧就使用前述特製密碼，暗中四處傳遞消息，議論時政：

允祿寄允禩我書言：「事機已失」，其言尤駭人。¹¹⁰

雍正對此極為不滿，雍正四年正月就說出有如下的批評：

允祿在彼，朕何曾禁其寄書，亦未禁其往來之人。若果安分守法，則所寄書，無不可以令人共見。何至於別造字體、巧編格式、暗藏衣襪之內，居然為敵國姦細之行耶？¹¹¹

雍正自認對允祿已經相當寬大，「何曾禁其寄書」。如果允祿「安分守法」，寫信就該用一般文字，何苦使用特殊格式的密碼，像是「敵國姦細」一樣呢？所以允祿此舉的確讓雍正大受威脅。雍正在〈李紱奏報塞思黑暈死復甦摺〉的硃批上，就曾擔心允祿的「奸詐」，顯得戒慎恐懼：

總督管理直隸巡撫事務臣李紱謹奏…今塞思黑所犯，在皇上登極之後，自當以誅管叔之法待之。故臣於奉命圈住塞思黑之時，實深憤激。及欽奉皇上硃批，有「萬萬使不得」之諭。因思聖人如天之仁，或出於常法之外。止欲嚴行圈住，錮其終身，俾與聖世之草木鳥獸同盡天年，亦未可知。（硃批「即此，朕意尚未定。爾乃大臣，何必懸揣？」）故於搜檢行李之時，去其刀刃等物。既防其鑽穴竄逸，亦不欲其速盡，以仰體皇上如天之仁。然臣於近日，聞都統楚仲言，其與年羹堯私書往來之事，則斷不可容於聖世。（硃批「此不過楚仲防汝之論耳，已被塞思黑之愚矣！與阿其那、塞思黑對面數日，有能不被二人之奸詐所愚者，朕未見也！」）雖皇上更有寬大之恩，亦非臣民所願，豈敢失於寬縱？¹¹²

卷二二七，列傳七·諸王六·允祿項下，冊十，頁7833。

¹¹⁰ 國史館校註，趙爾巽等纂，《清史稿校註》，（台北市：臺灣商務，1999[民 88]），卷二二七，列傳七·諸王六·允祿項下，冊十，頁7833。

¹¹¹ 華文書局，《大清世宗憲(雍正)皇帝實錄》，（台北市：華文：華聯，民 53[1964]），冊一，卷四十，頁五、六。

¹¹² 故宮博物院編，《文獻叢編》，（台北市：台聯國風出版社影印本，民 53[1964]，初版），允禩、允祿案，頁十五至十六。本摺標題下有（雍正四年）字樣。

雍正說「此不過楚仲防汝之論耳，已被塞思黑之愚矣！」認為楚仲已然中計。還更進一步的認為「與阿其那、塞思黑對面數日，有能不被二人之奸詐所愚者，朕未見也！」雍正說無人能逃過允禩、允祿的騙術，這點並非誇大不實。因為他在〈李紱奏報塞思黑病篤摺〉，承認自己曾多次被騙：

仍將塞思黑移至中一間安置。塞思黑業已昏迷不知，不能轉動。目暗語暗，惟鼻息有氣，兩手動搖，喉吻間有痰響而已，似此危篤，難以久延。除臣一面飭令該員弁，嚴加看守，併衣衾棺木，現在一面料理外，所有塞思黑患病危篤情形，理合據實奏明，臣謹奏。硃批：「朕不料其即如此，蓋罪惡多端，難逃冥誅之所致。至今日汝不曾被其欺，朕被其欺也多。設人密查，如有至塞思黑靈前門首哭泣嘆息者，即便拿問，審究其來歷，密以奏聞，著實留心，不可虛應故事。」¹¹³

文內所說「朕被其欺也多」，正是指他自己以往被允祿所多次愚弄的經驗談，頗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態勢。

從雍正執意將允祿命名為「塞思黑」推論，雍正一直對「瘋癲之症」事件痛心疾首。非把此事再度掀起，每天以滿文謎語「圓形謎語」的方式，咒罵允祿為「惡人」，才能略解胸中悶氣。

因此，允祿這個敵人，才是雍正的心頭大患。這與許多人僅憑直覺，就以為允祿癡肥臃腫，並無大用，顯然是個不小的誤會。

（四）、小結

研究「塞思黑」的價值，以上分析了三項，即（一）、史語結合。在研究中重新建構當時的時空背景，將史料與醫學、民族學、語言學等串聯起來，以解開「塞思黑」這個歷史謎團。（二）、找出重點。以「允祿罪狀二十八款」為例，說明前人在閱讀時，由於不知「塞思黑」語意，以致不清楚這二十八款罪狀，何者是主、何者為從。在悉心研究了「塞思黑」之後，則可以幫助了解雍正內心深處的感受，甚至是潛意識中的愛恨情

¹¹³ 故宮博物院編，《文獻叢編》，（台北市：台聯國風出版社影印本，民 53[1964]，初版），允禩、允祿案，頁十六至十七。本摺標題下有（雍正四年）字樣。

仇。（三）、決定位序。許多人輕易聽信雍正的一面之詞，認為允祿是個癡肥臃腫的粗人。其實從「塞思黑」的含意即可知曉，由允祿主導的「瘋瘓之症」事件後，允祿恢復了「俸銀俸米」，還命每年要他隨駕巡幸熱河，傳位的機率大增。而雍正二度受到康熙訓斥，讓康熙對雍正的信任降低。升降之間，讓雍正感受極為深刻。因此，允祿在雍正心目中的份量，不可小覷。

陸、結論

本文嘗試以中式謎語的解謎方法，文氏圖的推理模式，尋找出滿文名字「塞思黑」的適切涵義。

了解到以往所說的「狗、豬、像刺傷人的野公豬、令人可恨的東西、迂俗可厭之人、討厭的人或東西」等推測，不過是「seshe 塞思黑」的部分解答而已，而允祿所宣稱的「痰火病」、「瘋瘓」、「瘋瘓之症」，這些症名，才是應該注目的焦點。這種疾病有「眼皮往上動」、「行走用拐棍子」、「有如廢人」的病徵，可簡稱為「癲疾」，代表著清代「癲癇和癲狂」含混不分的觀念，有其時代意義。

此外由於滿文謎語的趣味性，「seshe 塞思黑」裡還嵌鑲了一個「ehe 惡」字，使雍正所說「塞思黑之惡，亦與相等」，顯得有所根據。而雍正喜歡操作的阿Q式「精神勝利法」，在此也再度顯露無遺。

雍正創造出滿文名字「seshe 塞思黑」一詞，除了要為允祿更名之外，其主要的目的有三。一、「阿其那」是個滿語新字，在字典上翻查不到，所以要說明其明確語意比較困難。「seshe 塞思黑」則可輔助「akina 阿其那」的定義，共同創造出一組完整的謎語涵義。二、雍正為自己兄弟改名，頗傷五倫。所以採用謎語形式，且不解釋其含意，以免殃及己身。三、突顯允祿的「不忠」，就像古代的墨刑一樣，要世人明辨允祿假冒「瘋瘓」的劣跡，以示愧辱。

至於研究「塞思黑」的最大價值，本文以為，允祿才是雍正心目中真正的敵人。允祿在其主導的「瘋瘓之症」事件中，讓允祿躺在病床上就恢復了俸銀俸米，使允祿送康熙將斃之鷹的不孝逆行，瞬間消失於無形。而雍正卻大受委屈，一時失去了康熙的信任，有如從雲端跌入深淵，長期痛

苦莫名。

雍正上台後，允祗又以其創造的俄羅素「十九字頭」，密傳滿文訊息，到處批評時政，使朝廷頗感威脅。

無怪雍正會向李紱吐露心聲，說出「朕被其欺也多」的感嘆言語。爲絕後患，只好將允祗削除宗籍，監禁改名，並使之「卒於幽所」了。

（本文於 2014 年 2 月 15 日投稿，2014 年 4 月 20 日審查通過）

邊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 好報需要時間，惡報只在旦夕。（藏族）
- 曲解真理，國家遭殃；吞食乾饃，食道受傷。（藏族）
- 自己釀的酒，不好也得喝。（藏族）
- 客大了壓主，虎大了傷人。（藏族）
- 愛情要到花叢裡找，幸福要到民間去尋。（維吾爾族）
- 好事導向幸福，惡事引往墳墓（維吾爾族）
- 想死的老鼠，咬著貓尾巴玩。（維吾爾族）
- 一事做好，能免百難；一事做壞，可招千災。（維吾爾族）
- 過河莫丟枴杖，相逢莫要撒謊。（彝族）
- 誠實是立身之本，輕浮是敗事之根。（壯族）
- 清不過泉水，實不過娃子。（壯族）
- 即使捨棄性命，也不出賣朋友。（哈薩克族）
- 正義雖非利劍，卻能戰勝一切。（維吾爾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畫鷹話鷹(海東青拾遺)

粘龍音
中國邊政協會理事

好友金增光先生偶而會帶著他正在訓練的哈里斯鷹，來我居住在小山谷邊的家，順便訓練我駕鷹(附圖 1)，喚醒我意識到原是女真族人，往昔女真人擅長馴鷹獵鷹的民族，祖先每年秋收後拉鷹(抓鷹)，馴鷹，來年春末將鷹野放回自然，冬季利用鷹捕獵，供族人高蛋白食物，在春耕時放回繁衍，這是祖先與自然共存的智慧¹，海東青是我女真人最愛利用的鷹種之一，因每年自東方海上飛來故稱「海東青」又名海青，學名矛隼，獵鷹之一種，原產在鄂霍次克海庫頁島一帶、棲息於長白山、大興安嶺，遼東松花江中上游，由於人類土地開發過當，棲息地縮小，它的數量銳減中，海東青一向是我族寶貴的女真圖騰之一，公元 2005 年曾在黑龍江阿城，看見薩滿教的男女巫師戴上鷹飾的頭冠施法(圖 2)，海東青被女真族視為神鳥，大陸已把它申遺列入重點保護，有關海東青歷史的由來，本會劉學銚教授及張華克博士都曾為文在本刊刊出過不再累述。



¹ 清 柳邊記略(楊賓撰)卷四，二、三月放骨鶲號海東青，卷五第十段，八月松花江凍家家打角鷹。

開始對海東青有興趣還是在 15 年前，當時大風堂張大千大師的關門第子孫家勤教授，返台在師大藝研所授課，他教我敦煌藝術，一日他出示一張臨摹張大師鷹犬富貴圖(附圖 3)，這是元、清皇室流傳下來的工筆畫作，圖中有黑獵犬、白鷹配置花開富貴的牡丹，原來孫老師用意要考驗我這不材的學生，畫黑畫白要有層次感，我努力了三個月才完成，雖不滿意也差強人意，為了這幅作品尋找資料，瞭解畫的涵意背景，這隻主角白鷹確是供應皇家的海東青中最高貴的品種，純白的雪隼為上品，稱白玉爪，海東青以純白色、純黑色最珍貴，蘆花色次之，往昔清代女真人若有罪責在身，但捕獲海東青進貢可免刑責，圖中有一微小處，眾人不查，就是在鳥站立踏架上(檳子)，鷹爪緊緊握住那踏架上，架檳子置小塊花色軟墊布，原來雪隼雙掌中有各有一爪天生自然向內彎曲，長期下來會傷其掌肉，故架上置軟布包墊免鷹自傷；其實臨摹古畫的精神並不是一昧地拷貝，先得先了解畫的結構、筆法、原涵筆意、顏料等，上乘的臨摹也常有青出於藍更勝於藍，連大千先生也不否認他臨摹過黃公望的山水從中取得山水畫的精妙，由於多方瞭解才能下筆也就更能學得到畫中的精華。

大陸東北吉林鷹屯仍有少數的獵鷹及馴鷹戶，這工作是相當辛苦，即使捕獲海東青也得從熬鷹(訓練獵鷹的方式)開始陪著鷹不眠不休，還要經



過開餓帶軸(耐餓)，跑繩過拳(聽懂主人吆喝)、蹲杠、養膘到秋冬季才教它狩獵拿活過程漫長²，一隻訓練有術的海東青成鳥於狩獵時，配合獵犬奔追獵物如雉雞等，聽命獵人迅雷不及掩耳，利爪抓住正在奔騰的獵物，海東青亦會單獨作業，海東青被視為有謀略而戰的英雄鳥，當地仍然保留有我們滿語傳頌海東青海神鳥的歌(刊列於文後³)。

現在在國際上阿拉伯、中東、歐美一帶仍有鷹獵之活動，騎馬攜獵

犬帶鷹狩獵當做一種高尚貴族運動，優質的海東青一隻曾叫價二佰萬美元以上，由於台灣夏季過於炎熱，海東青在本島不適合成長，要發展鷹獵活動不易，一是腹地太少，二是農田、土地遭受污染十分嚴重，即使鷹捕到田鼠、野兔，這些獵物本身可能吃過污染過的糧食，對鷹的生命極俱威脅，據瞭解餵鷹需使用無抗生素也無生長激素的專門飼育的鴿肉、

鵝鴨肉來餵養，還得常磅體重記錄，過重會影響飛行速度，每日得定期放飛揚鷹，去年曾駕御那隻哈里斯鷹還是隻年輕的亞成鷹，目前它已是雄糾糾的青年鷹，看它隨著氣流優雅地盤旋，飛翔在晴空，在天際時而在翱翔、時而無畏地俯衝，展現威武的天性讓我感念女真族那輝煌歲月。

² 民族出版社“趙氏家族” P108—121

³ 民族出版社“趙氏家族” P1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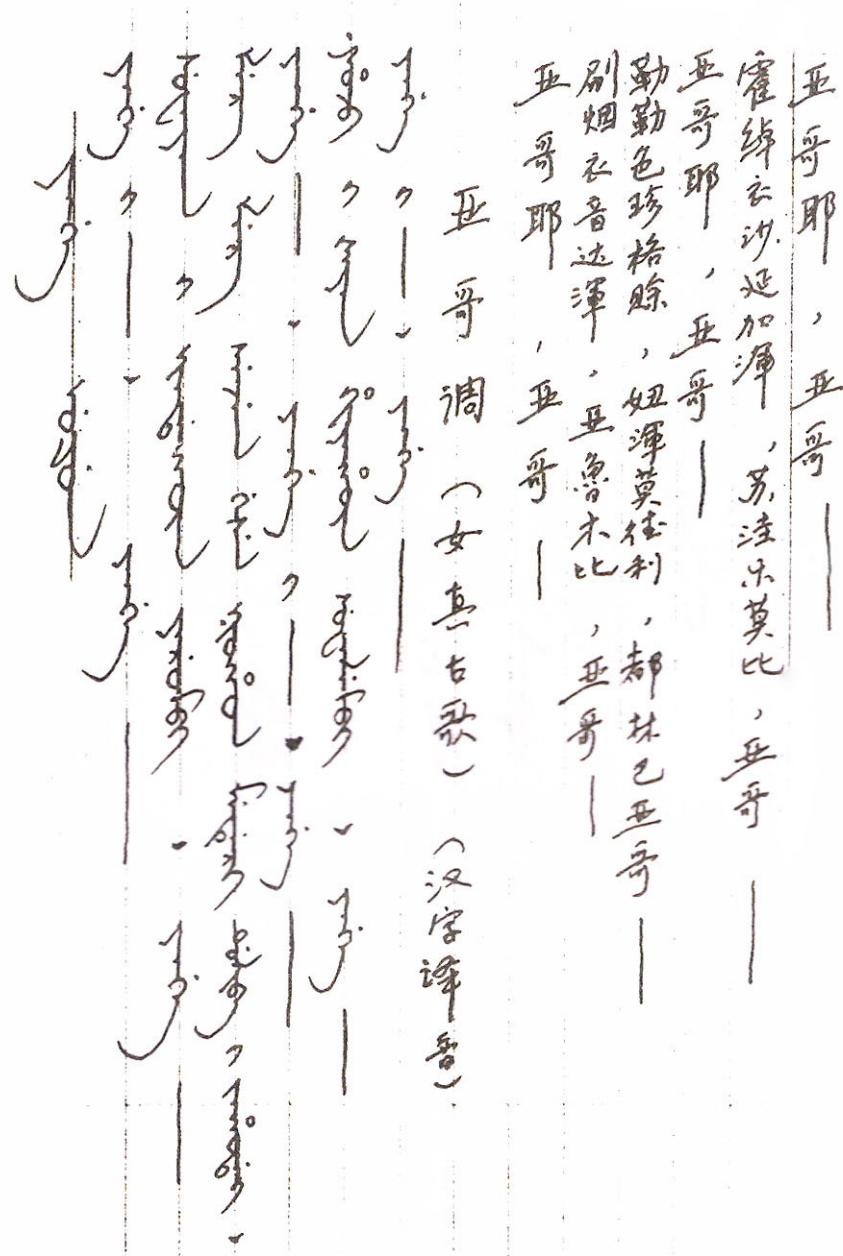


圖 2 金上京博物館提供

「如何圓一個少數民族的中國夢」述記

中國邊政協會第四十一屆第二次理、監事會，於 103 年 1 月 15 日中午假台北市敦化南路悅上海餐廳召開，席間除一般性會務報告外，並決議本年度邀請中國社科院來台參加學術研討會日期，會議日期訂於 4 月 25 日至 5 月 2 日，共八天；楊開煌教授提議「如何圓一個少數民族的中國夢」為本次研討會主題，獲參會者一致通過，楊理事長責成秘書處籌備本次學術研討會相關事宜。

四月二十五日（星期五）

11：35 中國社科院郝時遠秘書長所率領與會學者 11 人，搭乘 CA185 航班抵達桃園國際機場，受理事長與秘書長指派前往接機，並於八天會議期間全程陪同。

18：30 今天適逢中國邊政協會召開第四十一屆(103 年)第二次會員大會，為歡迎參加「如何圓一個少數民族的中國夢」學者，假中和區中安路上海宴餐廳，席開六桌舉辦歡迎晚宴，並邀請中華民族團結協會理事長夏瀛洲先生、副理事長吳光清先生、海基會主任秘書萬英豪先生與思行文化傳播公司董事長陳建安先生。



中國邊政協會年會



學術研討會歡迎晚宴

四月二十六、七日（星期六、日）

一、議程

4月 26 日議程		
08：30- 09：00	報到	
09：00- 09：20	【開幕式、致詞】 中國邊政協會楊理事長克誠 中國社會科學院郝副秘書長時遠	
09：20- 10：00	茶敘(大合照)	
【第一場次】主持人：楊開煌教授		
09：50- 11：50	發表人：楊克誠理事長 題目：放下大族思維圓一個少數民族的中國夢	與談人：郝時遠教授
	發表人：郝時遠秘書長 題目：少數民族的中國夢：尊重差異、消除差距	與談人：劉學銚教授
11：50- 13：30	午膳	
【第二場次】主持人：王希恩教授		
13：30- 16：30	發表人：王希恩研究員 題目：跨越·困境·出路—裕固族聚居区新世纪发展路径试描	與談人：劉學銚教授
	發表人：楊開煌教授 題目：從「301 暴恐事件」到中國的民族夢	與談人：王希恩研究員
	發表人：丁賽研究員 題目：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指標體系與少數民族地區發展	與談人：藍美華副教授
	發表人：馬平研究員 題目：“中华民族认同”与“少数民族认同”	與談人：楊開煌教授
4月 27 日議程		
09：30- 11：30	【第三場次】主持人：劉學銚教授	
	發表人：方素梅教授 題目：民族贫困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制约因素	與談人：張慧端副教授
	發表人：邢廣程主任 題目：民族團結是中國夢的重要保證	與談人：趙竹成教授
	發表人：阿拉坦寶力格教授 題目：民族地區工業化進程中的環保機制與生態安全	與談人：林遙鵬副秘書長
11：30-	發表人：馬偉教授 題目：從中亞到中國—撒拉族文化的傳承與發展	與談人：張華克博士
	午膳	

4月26日議程

【第四場次】主持人：邢廣程主任	
13：30- 16：00	發表人：白拉都格其教授 題目：繼續實行和完善民族政策，與各民族共同走向全面現代化 與談人：陳又新副教授
	發表人：陳建樾副教授 題目：大陸解決民族問題的雲南經驗 與談人：李信成副教授
	發表人：蔡榮男副教授 題目：從語言使用看民族社會的和諧發展 與談人：周耿生副教授
16：00- 16：30	會議總結

二、參會論文

楊克誠(漢族) 放下大族思維圓一個少數民族的中國夢

郝時遠(蒙古族) 少數民族的中國夢：尊重差異、消除差距

王希恩(漢族) 跨越·困境·出路—裕固族聚居區新世紀發展路徑試描

楊開煌(漢族) 從「301 暴恐事件」到中國的民族夢

丁 賽(漢族)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指標體系與少數民族地區

馬 平(回族) “中華民族認同”與“少數民族認同”

方素梅(壯族) 民族貧困地區生態環境保護與建設的制約因素

邢廣程(漢族) 民族團結是中國夢的重要保證

阿拉坦寶格力(蒙古族) 民族地區工業化進程中的環保機制與生態安全

馬 偉(撒拉族) 從中亞到中國—撒拉族文化的傳承與發展

白拉都格其(蒙古族) 繼續實行和完善民族政策，與各民族共同走向全面現代化

陳建樾(漢族) 大陸解決民族問題的雲南經驗

蔡榮男(傣族) 從語言使用看民族社會的和諧發展

三、主持人、與談人

主持人(依主持順序)

楊開煌 銘傳大學教授、中國大陸問題研究學會理事長

王希恩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民族理論研究室主任

劉學銚 中國文化大學教授、中國邊政協會秘書長

邢廣程 中國社會科學院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

與談人(依與談順序)

郝時遠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秘書長

劉學銚 中國文化大學教授、中國邊政協會秘書長

王希恩 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民族理論研究室主任

藍美華 國立政治大學副教授

楊開煌 銘傳大學教授兼兩岸研究中心主任

張慧端 國立政治大學副教授

趙竹成 國立政治大學教授

林遙鵬 中華大學行政管理所、中國邊政協會副秘書長

張華克 中國邊政協會常務監事、滿族協會滿文顧問

陳又新 中國文化大學教授副教授

李信成 馬偕護校教授、主任

周耿生 馬偕護校副教授

四、與會學者合影



後排左起：丁賽、張慧端、蔡榮男、方素梅、王輔羊、廣定遠、馬普東、張華克、陳建
樾阿拉坦寶格力、馬偉、林遙鵬、秦偉騰

前排左起：白都拉格其、王希恩、楊開煌、郝時遠、楊克誠、邢廣程、劉學銚、馬平

五、會議剪影



楊克誠理事長致詞



郝時遠秘書長致詞

四月二十八日（星期一）

10：00 拜會故宮博物院馮明珠院長，接見期間大陸學者團團長郝時遠秘書長致贈馮院長三本著作《天驕偉業》（郝時遠、羅賢佑與烏蘭合編）、《類族辨物》與《台灣民族問題：從「番」到「原住民」》（郝時遠與陳建樾合著）；寧夏社會科學院馬平所長提出了封禪玉冊作為故宮收藏品的始末，也準備為馬鴻達將軍提出平反（民國二十年馬鴻達將軍所率領的軍隊駐紮於山東泰安，在修建烈士祠的過程中，發現一座五色土壇，挖掘後得到玉冊兩套，玉冊上分別鐫刻著唐玄宗及宋真宗禪地祇之祝禱文）；雲南民族大學蔡榮男副教授提出明朝是否有設立傣語館的史料典藏。馮院長逐一解答並提供馬平所長封禪玉冊作為故宮收藏品的始末，同時說明了台灣原住民早至康熙年間就已經一批批送到大陸北京，不單是原住民也包括了台灣土狗、各式水果、番鴨等等，而康熙也對進京之台灣原住民給予賞賜。馮院長推薦了故宮所出版之《中國疆域的變遷》一書，可作為研究邊疆史地學者參考。今天上午社科院王希恩主任因另有要公已經先行返回北京。



拜會故宮博物院馮明珠院長



郝時遠秘書長致贈馮院長三本著作

15：00 與中國文化大學文學院學生舉行座談，首先，聽取學生的讀書報告，隨後的交流課程「中國現代化問題」，學生們均已經準備多時，分組分別報告後詰問，充分展現文大之自由學風，大陸學者對這種上課方式多有讚賞。

18：30 於市民大道 TAJ 印度餐廳用餐並邀請蒙藏委員會藏事處娥舟文茂處長與中國文化大學人文學院林冠羣院長共同參加，娥舟處長和林院長與郝秘書長及陳建樾老師共同討論十月中旬社科院與山東煙台大學舉辦「民族問題的歷史與現實選擇」學術研討會細節事宜，席間大伙盡情享受印度料理所夾雜的辛香料與燒烤醬和肉類在口中所爆發出融合的口感，在一片歡愉的氛圍下結束今天的行程，有幾位老師在偉騰的帶領下前往西門町好好的「瞎品」一番。



與文大學生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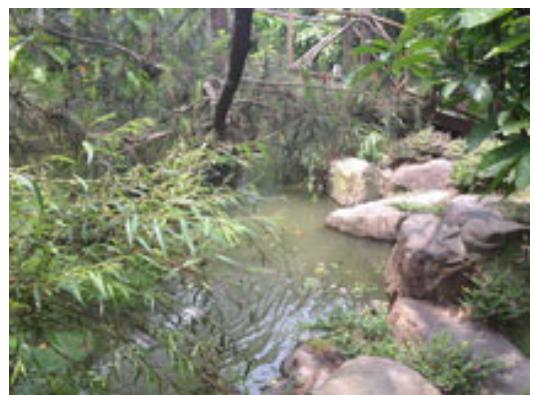
TAJ 印度清真料理

4月 29 日（星期二）

07：30 出發前往大陸學者嚮往已久南投的日月潭來趟愜意的遊湖之旅，經過三小時的車程順利抵達埔里牛相觸餐廳，雖然南投埔里號稱是好山好水之地，但隱身在四面環山的牛相觸，此地多增添了一份主人家的巧思與創意，將餐廳入口處整理得如此的雅緻，小橋流水旁的幾株鐵樹與二葉松、五葉松更襯出了靜謐的美，午餐在老闆娘的熱情與和善相伴中品嘗道地的中台灣美食。



埔里牛相觸餐廳



餐廳入口處小橋流水

14：30 到達日月潭的四個碼頭之一的朝霧碼頭，學者競相拍照留念，想要為自己留下到此一遊的身影；登上環遊號前往玄光碼頭，往玄光寺兩邊均有法輪功成員在宣揚理念，批判中國共產黨的惡行，所有遊客中帶有黨色彩的只能苦笑的頷首或加快步伐離去，順著石梯頭也不回的往寺中奔去，殊不知這樣的場景在台灣的八天旅途中，將會不斷的上演，直到飛機飛離屬於中華民國的國門後，才能擺脫法輪功成員的糾纏。伊達邵碼頭，兩側街道有各式原住民的飲料、食物與地方的特產；滋滋作響香氣四溢屬於原住民的石板山豬肉再啜一杯濃郁乳白色液體的小米酒，在口中幻化出久久令人無法忘懷而歸於味蕾上的滋味，這的確是夠嗆！待食物進入胃工廠後，老闆再來一杯日據時代由印度引進的阿薩姆紅茶，轉瞬間纏繞於舌尖的味道蕩然無存。



學者於日月潭前合影



玄光寺

16：30 大家不捨離開伊達邵社…但是賽德克巴萊我們來了！聽見這一句就知道下一個目的地「川中島•清流部落賽德克族」；中國邊政協會會員淑珍姊前二天就回部落打點一切，一進入清流部落，迎面撲過來的是那股濃得化不開的羊味兒，這就是我們晚餐的重頭戲，分置好房間後隨意走走，逐漸往餐廳方向前進，各種風味餐的料理一道道端出，那這時就不得不拿出郝秘書長所帶來的白酒-五糧液四瓶，搭配一隻約四十斤重的烤全羊在我們齊心協力下幾盡屍骨無存，部落的長者與兒童分別跳了一次又一次賽德克族的迎賓舞，而我們一行 17 人在五糧液與山地糯米酒的酒精催化下一同跳著煞是不協調的舞蹈；，大伙似乎仍未盡興，投幣式的卡拉 ok 成了我們發洩精力的對象，此時啤酒瓶已堆積如山，大伙紛紛回房就寢，而我也在帶著滿足的笑容下一覺到天亮。



五糧液四瓶



烤全羊



紅豆糯米飯



筍白筍(美人腿)

4月30日（星期三）

06：00 就被清流部落總幹事普乎克•畢夫的廣播聲吵醒，梳洗後在部落散步呼吸摻雜芬多精的新鮮空氣，昨晚的酒氣方消失殆盡，此時發現被吵醒的成員又豈只我一個，夥伴中十之八九已經徜徉在清新空氣所充塞的川中島，今天認識部落的導覽人員特別商請賽德克巴萊電影擔任的翻譯與旁白重任的郭明正老師，郭老師對於霧社事件始末知之甚詳（其年輕即不斷研究探索，從許多部落耆宿口中及多種角度評論之史料資料，更能一窺事件全貌而不偏頗），使我們知道以前所不知道之事，真可說獲益良多。

09：30 拜訪清流社區發展協會張進昌理事長（淑珍姊大哥），張理長介紹了日據時代居住於霧社地區，分屬 DloDux(現今仁愛國中；Gu-Nu(現今春陽部落)；TruWan(現今春陽溫泉)；SuKu(現今雲龍橋上方)；MeHeBu(現今廬山溫泉) BoAiun(現今廬山部落) 等六個部落，因不堪日本暴政統治，爆發霧社原住民抗日事件，幾近滅族，震驚國際，霧社事件後，1953年5月6日，餘生後裔遭日本強制搬遷至本地設「川中島社」，時人口298人，因為此地為河所環繞，故與外隔離形成川中島，族人稱：谷路邦 (Guibian),日本戰敗國民政府接收後，將川中島改名為清流部落之始末。同時也邀請大家於5月10日能再次蒞臨參加霧社事件餘生追思祭活動，也說明本次活動贊助經費申請四處碰壁，我遂代表本協會及理事長捐贈新台幣伍仟元贊助本次賦有時代意義活動，而大陸學者因簽證問題確定無法參加。



拜會張進昌理事長



清流部落



餘生追思祭(翻拍邀請函)



清流部落路線圖(翻拍邀請函)

10：30 拜會互相國小桂進德校長，桂校長簡介了山地鄉學校的教育狀況，並自我期許培養優秀一代的原住民學生，學校班級不多學生 76 人但校園廣闊又漂亮。再分別拜訪清流部落的 16 間（921 大地震後政府遷移安置受災戶）與泰雅族部落並享用該族風味餐，大家酒足飯飽之際，沿著部落大道一路往東散步，部落導遊以幽默又帶灰諧用語介紹屬於泰雅族的特色與動人的傳說，還喝了一杯當地定緣居月老仙翁吳素貞老闆所種、烘焙的咖啡，以精準的 85°C 水，沖泡出溫潤齒頰留香的味道；告別泰雅、清流二部落，中巴士一路往西狂奔，在車上應大陸學者要求將賽德克巴萊下級「彩虹橋」看完，雖然歷史的傷痛永難抹滅，但我們不能沈浸在

過往歷史的悲傷與憤怒中，必須著眼於未來，使讓光明面再再的引領我們為人類的永續生存與福祉奉獻一份心力；抵達梧棲農會參觀該會精心籌劃的農、漁業發展史，今晚農會總幹事吳大姊設宴歡迎郝秘書長一行的參訪，上菜隨即酒來，肉品公司張總經理倒了二個半杯我家鄉的特產 58 度金門高粱與郝秘書長一飲而盡，不知是攝於張總的酒量或熱情，勸酒聲此起彼落，但僅止於二旁之客人，郝秘書長與張總周圍彷彿成了生人勿近之地，喝醉的大有人在，在回到台北的旅店後，結束了二天匆促又豐富的中台灣之旅。



拜會互相國小桂進德校長



桂進德校長與學者合



與郭明正老師合影



賽德克族傳統紡織工作坊

5月1日（星期四）

10：00 北部地區從昨中午開始就雨下不停，雖然不大但原計畫安排去海邊心就涼了一半，索性大家商量野柳就不去了，更改行程到台北信義區公民會館（原聯勤兵工廠四四南村），喚起大陸學者的回憶，同年代大陸不也就是如此，如今物換星移，台灣與大陸的改變已經不可同日而語，雖說細雨濛濛，但能見度似乎還可以，決定上 101 大樓觀景臺俯瞰大台北全景，無奈雲層誤事一望無際皆是雲，毀了我的一番好意，大陸學者有幾位第一次到台灣也掃了大伙的興緻。不過瘋狂的購物倒也稍墳了一絲絲落寞感。由於時間實在太短匆忙中抵達八德路三段「回回私房菜」桌子上已經擺滿一桌佳餚，不知是太餓或食物太美味，三兩下光盤目標即達成，老闆再來一盤羊肉，只見筷子彼此錯綜交雜著後盤又見底，礙於安排二點鐘拜會海基會林中森董事長，只能悻悻然上車離開，抵達海基會新會址後即上 9 樓坐定，林董事長和大家交換名片後，即侃侃而談，將海基會成立的目標與功能逐一向大家報告，同時也將台灣現有優勢充分說明，真不愧是行政歷練豐富的官員，雖然已不在官場，但作為曾經是政府的官員，實也無愧於心了，臨走時與會人員又收到一份第八次江陳會談紀念郵冊，林董事長感恩吶……。

下午 5 點本公司（美德醫療集團）舉行喬遷雞尾酒會，與會貴賓數十位，酒會簡單而隆重，緊接著將是今晚的歡送晚宴；今天適逢本協會楊理事長生日，酒過三巡切蛋糕後似乎有人已銘盯而醉，在互道珍重再見後返回旅館渡過本次學術研討會在台灣的最後一晚。



拜會海基會林中森董事長



回回私房菜



楊理事長生日暨歡送晚宴



陳素甜董事長祝福壽星



楊理事長偕夫人陳素甜董事長(臺銀人壽)



壽糕

5月2日（星期五）

10：00 抵達中正橋頭永和豆漿創始店，桌面上擺滿了豆漿、燒餅、油條…，大夥珍惜在台灣的最後一頓早餐，全部吃光光，礙於辦公室將搬遷分身乏數，只能在這裡和來台參加「如何圓一個少數民族的中國夢」學術研討會的所有學者說拜拜，大家十月煙台見。本此學術研討會端賴本協

會楊克誠理事長的充分授權、郝秘書長的鼎力相助及許多人的協助才能順利圓滿，再一次感謝大家！

少數民族美食簡介（十四）－赫哲族 食品「他勒卡」

華 華

壹、前言

赫哲族是中國與俄國境內的少數民族之一，在俄羅斯稱為那乃人。主要分佈在東北黑龍江省的黑龍江、烏蘇里江和松花江沿岸。少數散居於樺川、依蘭、富錦三縣和佳木斯市，是中國北方唯一的依靠漁獵為生的民族。赫哲人平日打漁捕獵，是天生的戰士。清朝時曾在半強迫的狀態下，加入了滿洲，稱為伊徹滿洲，意思是新滿洲。現在人數不多，只有四千多人。

赫哲人所說的語言，叫做赫哲語，跟滿語有親屬關係。好友安俊先生，是《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簡志叢書·卷陸·赫哲語簡志》的編寫人，精通滿語文，曾經長期在黑龍江研究赫哲語，他的赫哲語，堪稱權威。根據他的經驗，即使通曉了滿語，到赫哲地區，還需要花上一個月的時間，才能大致了解滿語與赫哲語的對應關係，勉強溝通。因此，即使這兩種語言都列在滿·通古斯語族之下，卻不是憑著想像能很快互通的語言。

不過政治人物的說法卻不一樣。清太宗皇太極說，「此地人民，語音與我國同。」¹意思是滿語跟赫哲語相同，既然語言一樣，都是一家人。所以要求赫哲人「移家內地，編甲入戶」，²都到當時的盛京，也就是瀋陽來當兵。於是，天聰八年（1634）十二月十日，皇太極指派梅勒章京霸

¹ 華文書局，《大清太宗文皇帝實錄》，（台北市：華文：華聯，民 53[1964]），冊一，卷二十一，頁 14-15。時為天聰八年十二月十日壬辰。

² 曹廷杰，《東北邊防輯要》，（瀋陽市：遼瀋書社，1985，收入《遼海叢書》），頁 2298。

奇蘭、甲喇章京薩穆什喀出征虎爾哈部，一次就抓回了上萬人，戰果豐碩。虎爾哈部是赫哲人居住在黑龍江地方的大本營，皇太極為了充實滿洲人口，把赫哲人移居到了瀋陽，卻使得赫哲人在黑龍江畔憑空消失，是造成了如今赫哲族人口稀少的主要原因。

赫哲人靠水而居，有豐富的捕魚經驗。吃魚的功夫，更是與眾不同，「他勒卡」是一種赫哲名菜，以生魚為主要原料。

貳、赫哲族食品「他勒卡」

「他勒卡」，是赫哲人傳統風味食品，就是赫哲式的「生魚片」。製作方法是，鯉魚一條，重量約一公斤。由於是要吃魚肉，所以以選取公魚為主。鯉魚大了之後，公母的區別十分明顯。公魚體側扁而肥厚，有鬚鬚 2 對，吻鬚短，頷鬚長。母魚雖也有鬚鬚，可是體態因為帶有大量的魚卵，所以通體圓滾滾的，十分好認。母鯉魚是川菜糖醋豆瓣鯉魚的首選，但是相對的卵多肉少，不適合用在「他勒卡」的製作上。

先將鮮活公鯉魚一尾，打鱗、剖肚、洗淨。如何避免割破苦膽，請參考少數民族美食簡介（四）－苗族食品「酸湯魚」那篇文章。苦膽是很殺風景東西，只要劃破了一點，再鮮美亮麗的魚肉，都會難以入口，十分掃興，這點古代越王勾踐十分清楚。而鮮活公鯉魚又是很難駕馭的水族，掌握不好，可能會「鯉魚躍龍門」，一發不可收拾。

接著片去魚皮，剔去魚刺，再把魚肉切成細絲。許多作西餐的廚師，對如何切出魚排，十分在行。因為西餐用餐時使用刀叉，不時興在吃魚的時候，還靠嘴上功夫去挑出小刺。通常廚師會在魚的背脊上下刀，順著魚「肋骨」（或稱椎弓）往腹部切，只要不把大刺切斷，步步進逼，片出魚排並不困難。魚排上只有一面是魚肉，另一面則是魚皮。去魚皮的方法，是將魚皮面向下，菜刀由魚尾往魚頭方向推進，只要菜刀夠鋒利，刀鋒擺得夠水平，魚皮、魚肉很快就可分成兩部份了。切魚的時候，記得要找一塊白布，隨時擦拭刀子、砧板上的水汽與血漬。魚肉愈乾爽，下刀愈順利，而濕濕滑滑的將不利於運作。

在台灣，生魚大多切片，很少有人切絲的。偏偏赫哲人傳統上不切生

魚片，而是切生魚絲。在赫哲語之中，「他勒卡」就是「生魚」的意思，而魚片，則稱為「拉步卡」，³卻是煮熟了的。也許，「他勒卡」這道菜的重點，不只是要吃出生魚的滋味，還希望嚐到配菜的味道呢。就像雪菜肉絲、青椒肉絲所想達到的目的是一樣的吧。

現在就來看「他勒卡」的雪菜、青椒，是怎麼調製出來的。「他勒卡」用上的青菜，包括：馬鈴薯、綠豆芽、大白菜，以及粉絲。

馬鈴薯一顆，先洗乾淨，去皮、切絲。大白菜洗淨，去外層，留下中層數片，切絲。大白菜之所以保留中層，是取其不老不嫩，跟生魚的味道比較搭配而已。綠豆芽一把，沖洗乾淨即可，無須特別處理。粉絲則泡水泡到柔軟。

然後將這些青菜、粉絲等配料，放到開水鍋裡汆燙到八分熟，也就是將料用沸水攪動燙到略熟後撈出，放在盛器中備用。

十分鐘後，這些青菜、粉絲等配料溫度降低了，就可以跟主原料生魚絲拌勻。同時加進調料，包含：大蔥絲、鹽、味精、陳醋、薑末、辣椒油等。

這道菜的特色是，原料豐富多變化，除了主原料生魚絲不變之外，其他的配料，像是馬鈴薯、綠豆芽、大白菜等，都是可以替換的。例如換上萐苣、甘藍、苜蓿芽、各色青椒等各類時菜，也未嘗不可，滋味會更覺特別。其次是口味鮮美、略酸微辣，是飲酒、下飯的好菜餚。

參、結語

對於吃生魚，台灣有許多特色，值得參考。一般所吃的生魚片，大多是海魚，很少有淡水魚。當然，這是為了衛生問題。其次，即使吃海魚，也常是經過急速冷凍至攝氏零下 25 度，以消滅病蟲害。美國 FDA 有明確規定，在美國販賣的所有生魚片，一定要先經過冷凍，現撈現切給消費者吃，在美國是違法的。

赫哲人捕魚、吃魚，是不是因此而使民族生育不旺，而人口愈來愈少

³ 安俊著，《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簡志叢書·卷陸·赫哲語簡志》，（北京市：民族出版：新華發行，1986[民 75]，第 1 版），頁 984。

呢？其實，赫哲人的少，跟飲食無關，而是跟前面所說的滿族興起有關。現在滿族協會裡的赫哲人不少，像是關紹蘊、關天成等都具有赫哲血統，就是明顯的證據。至於純粹的赫哲族，較為有名的似乎只有尹章義先生。他是臺灣知名的歷史學家，曾任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現任中國文化大學教授，家住在碧潭附近，倒是挺有赫哲人「靠水而居」的傳統習性。

尹章義先生著作等身，所寫《臺灣開發史研究，1989》相當有名。當然他時常戴著獨家的「赫哲帽」，遊走各地，也很引人側目。最近聽到他主持評審博士論文口試的意見，聲震全場，更堪稱一絕：「文不對題、方法不明、內容空洞、新義全無、無法苟同。」還另寫了五大張詳細說明，要撰寫人改進。受試者臉色鐵青，張口結舌，幾乎無法答辯。不過，最後的結果，卻是峰迴路轉，高分通過，讓人大感意外。據了解尹先生是有名的「刀子嘴、豆腐心」，心地善良寬厚，卻言語潑辣、心直口快，不失明朝「野人女真」的坦率風範。

因此，有詩為證。

詩云：「昔年野人為漁夫，今日赫哲入學府，無改坦蕩魚躍勁，提攜後進心豆腐。」

◆ 稿 約 ◆

- 一、本刊為研究中國少數民族史地政治及現況之中文刊物，歡迎學者專家
踴躍賜稿。
- 二、來稿請依一般學術論文格式撰寫（A4，Word 檔），使用註解，說明
來源，文長以一萬字以內為限。並請附摘要（三百字以內）、作者簡
介（學歷、現職及研究領域），以上資料請附磁碟。
- 三、來稿經本社聘請學者審查通過後採用，未刊登者，本社恕不退件。
- 四、來稿一經刊載，依本刊規定致奉稿酬。
- 五、來稿限未曾發表過的作品，文責由作者本人自負。
- 六、本社對來稿有刪改權；凡經採用之論文，著作權歸本社所有。
- 七、來稿請以掛號郵寄新店市二十張路 129 巷 2 弄 10 號 3 樓，劉學銚。
電話：（02）2218-6116
0921-883325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六月創刊
中華民國一〇三年三月出版

中國邊政協會

中國邊政季刊

名譽：楊克誠
發行人

發行人：阿不都拉

社長：林恩顯

主編：劉學銚

電話：0921-883325
2218-6116

發行者：中國邊政協會

印刷者：晟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寧波西街 124-2 號 1 樓

電話：2303-9471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 0197 號

中華郵政臺字第 1658 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